



名家短篇

创作谈

大眾書局印行

名 家 短 篇
創 作 選
下 集 目 次

法味.....	豐子愷	...263
姊嫁之夜.....	葉靈鳳	...282
愛國.....	川 島	...296
綠徽火腿.....	張資平	...303
婚姻的一長二短.....	青 青	...334
病	適 夷	...344
小折磨.....	鋼 君	...358
強盜.....	若 吾	...367
號聲	王統照	...377
篤哥兒.....	川 島	...389
瘋婦.....	欽 文	...398
寫在楓葉上的日記.....	凝 秋	...407
獵野猪的人.....	從 文	...415
偵.....	從 文	...431

法 味

豐 子 愷

暮春的有一天，弘一師從杭州招賢寺寄來了一張郵片說：

“近從温州來杭，承招賢老人慇懃相留，年內或不復他適。”

我於六年前將赴日本的前幾天的一夜，曾在開口鳳生寺向他告別。以後僕僕奔走，沈酣於浮生之夢，直到這時候未得再見，這一天接到他的郵片，使我非常感興。那筆力堅秀，布置妥貼的筆跡，和簡潔的文句，使我陷入了沈思。做我先生時的他，出家時的他，六年前的告別時的情景，六年來的我……霎時都浮出在眼前，覺得這六年越發像做夢了。我就決定到杭州去訪問。過了三四日，這就被實行了。

同行者是他底老友，我的先生S，也是專誠去訪他的，從上海到杭州的火車，幾乎要行六小時。我在車中，一味回想着李叔同先生——就是現在的弘一師——教

我繪畫音樂那時候的事。對座的S先生從他每次出門必提着的那隻小籃中抽出一本小說來翻，又常常向窗外看望。車窗中最惹目的是接續奔來的深綠的桑林。

車到杭州，已是上燈時候。我們坐東洋車到西湖邊的清華旅館定下房間，就上附近一家酒樓去。杭州是我底舊游之地。我的受李叔同先生之教，就在貢院舊址第一師範。八九年來，很少重游的機會，今晚在車中及酒樓上所見的夜的杭州，面目雖非昔日，然青天似的粉牆，稜角的黑漆石庫牆門，冷靜而清楚的新馬路，官僚氣的藤轎，叮嚀的包車，依然是八九年前的杭州的面影；直使我的心暫時反了童年，回想起學生時代的一切的事情來。這一夜天甚黑，我隨S先生去訪問了幾個住在近處的舊時師友，不看西湖就睡覺了。

翌晨七時，即偕S先生乘東洋車赴招賢寺。走進正殿的後面，招賢老人就出來招呼，他說：

“弘一師日間閉門念佛，只有送飯的人出入，下午五時才見客。”

他誠懇地留我們暫時坐談，我們就在殿後窗下的椅上就坐，S先生同他談話起來。

招賢老人法號弘傘，是弘一師底師兄，二人是九年前先後在虎跑寺剃度的。我看了老人底平扁的顏面，聽了他底黏潤的聲音，想起了九年前的事：

他本來姓程名中和。李先生剃度前數月，曾同我到玉泉寺去訪他，且在途中預先對我說：

“這位程先生在二次革命時曾當過團長(?)，親去打南京。近來忽然悟道，暫住在玉泉寺爲居士，不久亦將剃度。”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穿着灰白色的長衫，黑色的馬褂，靠在欄上看魚。一見他那平扁而和藹的顏貌，就覺得和他底名字‘中和’異常調和，他底齒底整齊，眼線底平直，面部底豐滿，及臉色底暗黃，一齊顯出無限的慈悲，使人見了容易聯想螺髻頂下的佛面，萬萬不會相信這面上是配戴軍帽的。不久，這位程居士就與李先生相繼出家。後來我又在虎跑寺看見他穿了和尚衣裳做晚課，聽到他底根氣充實而永續不絕的黏潤的念佛聲。

這是九年前的事了。如今重見，覺得除了大概因刻苦修行而蒙上的一層老熟與鎮靜的氣象以外，聲音笑貌，依然同九年前一樣。在他，九年的時間真是所謂‘如

一日’罷！記得那時我從杭州讀書歸來，母親說我底面龐像貓頭；近來我返故鄉，母親常說我面上憔悴瘦損，已變了狗臉了。時間，在他真是‘無老死’的，在我真如滅形伐性之斧了，——當S先生和他談話的時候我這樣想。

坐了一回，我們就辭去。出寺後，又訪了湖上幾個友人，就搭汽車返旗營。在汽車中談起午餐，我們準擬吃一天素。但到了那邊，終於進王飯兒店去吃包頭魚。

下午我與S先生分途，約於五時在招賢寺山門口會集。等到我另偕了三個也要見弘一師的朋友到招賢寺時，見弘一師已與S先生對坐在山門口的湖岸石埠上談話了。弘一師見我們，就立起身來，用一種深歡喜的笑顏相迎。我偷眼看他，這笑顏直保留到引我們進山門之後還沒有變更。他引我們到了殿旁一所客堂。室中陳設簡單而清楚，除了舊式的椅桌外，掛着梵文的壁飾和電燈，大家坐了，暫時相對無言。然後S先生提出話題，介紹與我同來的Y君。Y君向弘一師提出關於儒道，佛道的種種問題，又縷述其幼時的念佛的信心，及其家庭的事情。Y君每說話必垂手起立。弘一師用與前同樣的笑

顏，舉右手表示請他坐。再三，Y君直立如故。弘一師只得保持這笑顏，雙手按膝而聽他講。

我危坐在旁，細看弘一師神色頗好，眉宇間秀氣充溢如故，眼睛常常環視座中諸人，好像要說話。我就乘機問他近來的起居，又談及他贈給立達學園的續藏經的事。這經原是王涵之先生贈他的。他因為自己已有一部，要轉送他處，去年S先生就為立達學園向他請得了，弘一師因為以前也曾有二人向他請求過，而久未去領，故囑我寫信給那二人，說明原委，以謝絕他們。他回入房裏去了許久，拿出來一張通信地址及信稿來，暫時不願其他客人。同我並坐了，詳細周到地教我信上的措詞法。這種丁寧鄭重的態度，我已十年不領略了。這時候使我頓時回復了學生時代的常情。我只管低頭而唯唯，同時俯了眼窺他那絆着草鞋帶的細長而秀白的足趾，起了異常的感覺。

“初學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號。起初不必求長，半小時；一小時都好。惟須專意，不可遊心於他事。要練習專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計算，以每五句為一單位，凡念滿五句，心中告一段落，或念滿五句，摘念珠一顆。如此

則心不暇他顧，而可專意於念佛了。初學者以這步工夫爲要緊，又念佛時不妨省去‘南無’二字，而略稱‘阿彌陀佛’。則可依時辰鐘底秒聲而念，即以‘的格(強)的格(弱)’的一個節奏(Rhythm)底四拍暗合‘阿彌陀佛’四字，繼續念下去，效果也與前法一樣。”

Y君的質問，引了弘一師普遍的說教。旁的人也各提出話題：有的問他阿彌陀佛是甚麼意義，有的問他過午不食覺得肚飢否，有的問他壁上掛着的是甚麼文字。

我默坐旁聽着，只是無端地悵惘。微雨飄進窗來，我們就起身告別。他又用與前同樣的笑顏送我們到山門外，我們也笑着，向他道別，各人默默地，慢慢地向斷橋方面踱去。走了一段路，我覺得渾身異常不安，如有所失，却想不出原因來。忽然看見S先生從袋中摸出香烟來，我恍然悟到這不安是剛才繼續兩小時模樣沒有吸烟的原故。就向他要了一支。

是夜我們吃了兩次酒。同席的都是我底許久不見的舊時師友。有幾個先生已經不認識我，旁的人告訴他說“他是豐仁。”我聽了別人呼我這個久已不用的名字，

又立刻還了我的學生時代。有一位先生與我並座，却没有認識我，好像要問尊姓的樣子。我不知不覺地裝出幼時的語調對他說，“我是豐仁，先生教過我農業的，”他們篩酒時，笑着問我“酒吃不吃？”又有拿了香烟問我“吸烟不？”的。我只答以“好的，好的，”心中却自忖着‘烟酒我老吃了！’教過我習字的一位先生又把自己的葷齋省給我吃。我覺得非常的拘束而不自然，我已完全孩子化了。

回到旅館裏，我躺在床上想：‘杭州恐比上海落後十年罷！何以我到杭州，好像小了十歲呢？’

翌晨S先生因有事還要勾留，我獨自冒大雨上車返上海。車中寂寥得很，想起十年來的心境，猶如常在驅一羣無拘束的羊，才把東邊的拉攏，西邊的又跑開去。拉東牽西，瞻前顧後，困頓得極，不但不由自己揀一條路而前進，連體認自己的狀況的餘暇也沒有。這次來杭，我在弘一師的明鏡裏約略照見了十年來的自己的影子了。我覺得這次好像是連續不斷的亂夢中的一個欠伸，使我得暫離夢境；拭目一想，又好像是浮生路上的——個車站，使我得到數分鐘的靜觀！

車到了上海，浮生的淞滬車又載了我顛簸傾蕩地跑了；更不知幾時走盡這浮生之路。

過了幾天，弘一師又從杭州來信，大略說：“吾出月擬赴江西廬山金光明會參與道場，願手寫經文三百葉分送各施主。經文須用朱書，舊有朱色不敷應用，願仁者集道侶數人，合贈英國製水彩顏料 Vermilion 數瓶。”末又云：“欲數人合贈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

我與 S 先生等七八人合買了八瓶 Windsor Neaton 製的水彩顏料，又添附了十張夾宣紙，即日寄去。又附信說：“師赴廬山，必道經上海，請預示動身日期，以便赴站相候。”他的回信是：“此次過上海恐不逗留，秋季歸來時再圖叙晤。”

後來我返故鄉石門，向母親講起了最近訪問做和尚的李叔同先生的事。又在櫥內尋出他出家時送我的一包照片來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辮子的，有穿洋裝的，有扮白水灘裏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裏的馬克的，有作印度人裝束的，有穿禮服的，有古裝的，有留鬚，穿馬褂的，有斷食十七日後的照相，有出家後僧裝的照相。在旁同看的幾個商人的親戚都驚訝，有的說“這人是無

所不爲的，將來一定要還俗。”有的說“他可賺二百塊錢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次日，我把這包照片帶到上海來，給學園裏的同事們，學生們看，有許多人看了，問我“他爲甚麼做和尚？”

暑假放了，我天天袒衣跣足，在過街樓上——所謂家裏寫意度日。友人W君新從日本回國，暫寓我家裏，在我底外室裏堆了零零星星好幾堆的行李物件。

有一天早晨，我與W君正在吃了牛乳，坐在籐椅上翻閱前天帶來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PT兩兒正在外室翻轉W君底柙行李底蓋來坐船，忽然一個住在隔壁的學生張皇地上樓來，說“門外有兩個和尚在尋問豐先生，其一個樣子好像是照相上見過的李叔同先生。”

我下樓一看，果然是弘一弘傘兩法師立在門口。起初我略有些張皇失措，立了一歇，就延他們上樓。自己快跑幾步，先到外室把PT兩兒從他們的船中抱出，附耳說一句“陌陌人來了！”移開他們的船，讓出一條路，回頭請二法師入室，到過街樓去。我介紹了W君請他們坐下了，問得他們是前天到上海的，現寓大南門靈山寺，要等江西來信，然後決定動身赴廬山的日期。

弘一師起身走近我來，略放低聲音說：

“子愷，今天我們要在這裏吃午飯，不必多備菜，早一點好了。”

我答應着忙走出來，一面差P兒到外邊去買汽水，一面叮囑妻即刻備素菜，須於十一點鐘開飯。因為我曉得他們是過午不食的。記得有人告訴我說，有一次杭州有一個人，在一個素館子裏辦了盛饌請弘一師午餐；陪客到齊已經一點鐘，弘一師只吃了一點水菓。今天此地離市又遠，只得草草辦點了。我叮囑好了，回室，鄰居的友人L君，C君，D君，都已聞知了來求見。

今日何日？我夢想不到書架上這堆照片底主人公，竟來坐在這過街樓裏了！這些照片如果有知，我想一定要跳出來，抱住這和尚而叫“我們都是你的前身”罷！

我把牠們捧了出來，送到弘一師面前，他臉上顯出一種超然而虛空的笑容，興味津津地，一張一張地翻開來看，為大家說明，像說別人的事一樣。

D君問起他家庭的事。他說在天津還有阿哥，姪兒等；起初寫信去告訴他們要出家，他們覆信說不贊成，後來再去信說，就沒有回信了。

W君是研究油畫的，曉得他是中國藝術界的先輩，拿出許多畫來；同他長談細說地論畫，他也有時首肯，有時表示意見。我記得弘傘師向來是隨俗的；弘一師往日的態度，比弘傘師謹嚴得多。此次却非常的隨便，居然親自到我家裏來，又隨意談論世事。我覺得驚異得很！這想來是工夫深了的結果罷。

飯畢，還沒有到十二時，弘一師頗有談話的興味，弘傘師似也歡喜和人談話。寂靜的盛夏的午後，房間裏充滿着從窗外草地上反射進來的金黃的光，浸着圍坐談笑的四人——兩和尚，W與我，我恍惚間疑是夢境。

七歲的P兒從外室進來，靠在我身邊，咬着指甲向兩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師說她那雙眼生得距離很開，很是特別，他說“蠻好看的！”又聽見我說她歡喜畫畫，又歡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論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當她側着頭，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時，弘一師不瞬目地注視她。一面輕輕地對弘傘師說：“你看，專心得很！”又輕向我說：“像現在這麼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應報的故事講給她聽。”我

說“殺生她本來是怕敢的。”弘一師贊好，就說“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們周到！

話題轉到城南草堂與超塵精舍，弘一師非常興奮，對我們說：

“這是很好的小說題材！我沒有空閒工夫來記錄，你們可採作材料呢。”現在我把我所聽到的記在下面，

他家在天津，他父親是有點資產的。他自己說有許多母親，他父親生他時，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五歲上父親就死了。家主新故，門戶又複雜，家庭中大概不安。故他對於母親，曾一皺眉，搖着頭說，“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非常愛慕他母親。二十歲時陪了母親南遷上海，住在大南門金洞橋(?)畔一所許宅的房子——即所謂城南草堂，肄業於南洋公學，讀書奉母。他母親在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就死在這屋裏。他自己說：“我自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直到出家。”這屋底所有主許幻園是他底義兄，他與許氏兩家共居在這屋裏，朝夕相過從。這時候他很享受了些天倫之樂與俊遊之趣，他講起他母親死的情形，似乎現在還有餘哀，他說：“我母

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還只四十四歲！”大家庭裏的一個庶出(?)的兒子，五歲上就沒有父親，現在生母又死了，喪母後的他，自然像游絲飛絮，飄蕩無根，於家庭故鄉，還有甚麼牽掛呢？他就到日本去。

在日本時的他，聽說生活很講究，天才也各方面都秀拔。他研究繪畫，音樂，均有相當的作品，又辦春柳劇社，自己演劇，又寫得一手好字，做出許多慷慨悲歌的詩詞文章。總算曾經儘量發揮過他底才華。後來回國，聽說曾任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又當過幾個學校底重要教師，社會對他的待遇，一般地看來也算不得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種深的苦痛，所以說“母親死後到出家是不斷的憂患與悲哀，”而在城南草堂讀書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說成了他底永遠的思慕。

他說那房子旁邊有小浜，跨浜有苔痕蒼古的金洞橋，橋畔立着兩株兩抱大的柳樹。加之那時上海絕不像現在的繁華，來去只有小車子，從他家坐到大南門給十四文大錢已算很闊綽，比起現在的狀況來如同隔世，所以城南草堂更足以惹他底思慕了。他後來教音樂時，

曾取首淒惋嗚咽的西洋有名歌曲 My dear old sunny home 來改作一曲憶兒時，中有‘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閒情托’之句，恐怕就是那時的自己描寫了。

自從他母親去世。他拋棄了城南草堂而去國以後，許家的家運不久也衰沈，後來這房子也就換了主人。四年前，他曾經走訪這故居，屋外小溪，橋，樹，依然如故；屋內除了牆門上的黃漆改爲黑漆以外，裝修布置亦均如舊時。不過改換了屋主而已。

這一次他來上海，因爲江西的信沒有到，客居無事，靈山寺地點又在小南門，離金洞橋很近；還有，他曉得大南門有一處講經念佛的地方叫做超塵精舍也想去看看，就於來訪我的前一天步行到大南門一帶去尋訪。跑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他只得改道訪城南草堂去。

那裏曉得城南草堂的門外，就掛着超塵精舍的匾額，而所謂超塵精舍，正設在城南草堂裏面！進內一看，裝修一如舊時，不過換了洋式的窗戶與欄杆，加了新漆，牆上添了些花牆洞。從前他母親所居的房間，現在已供着佛像，有僧人在那裏做課了。近傍的風物也變換，

浜已沒有，相當於浜處有一條新築的馬路，橋也沒有，樹也沒有了。他走上轉角上一家舊時早有的老藥舖，藥舖裏的人也都已不認識。問了他們，方才曉得這浜是新近被填作馬路的，橋已被拆去，柳亦被伐去。那房子的主人，是一個開五金店的人，那五金店主不知是信佛還是別的原故，把牠送給和尚講經念佛了。

弘一師講到這時候，好像興奮得很，說：

“真是奇緣！那時候我真有無窮的感觸呵！”其‘無窮’兩字拍子延得特別長，使我感到一陣鼻酸。後來他又說：

“幾時可陪你們去看看。”

這下午談到四點鐘，我們引他們去參觀學園，又看了他所贈的續藏經，五點鐘送他們上車返靈山寺，又約定明晨由我們去訪，同去看城南草堂。

翌晨九點鐘模樣，我偕W君C君同到靈山寺見弘一師，知江西信於昨晚寄到，已決定今晚上船，弘一師正在送行李買船票去；不在那裏。坐談的時候，他拿出一冊白龍山人墨妙來送給我們，說是王一亭君送他，他轉送立達圖書室的。過了一回，他就換上草鞋，一手挾了

照例的一個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頂兩隻角已經脫落的蝙蝠傘，陪我們看城南草堂去。

走到了那地方，他一一指示我們。那裏是浜，那裏是橋，樹？那裏是他當時進出慣走的路。走進超塵精舍，我看見屋是五開間的，建築總算講究，天井雖不大，然五間共通，尚不窄仄，夠可住兩分人家。他又一一指示我們，說：這是公共客堂，這是他底書房，這是他私人的會客室，這樓上是他母親的住室，這是掛‘城南草堂’的匾額的地方。

裏面一個穿背心的和尚見我們在天井裏指點張望，就走出來察看，又打寧波白招呼我們坐，弘一師謝他，說“我們是看看的，”又笑着對他說“這房子我曾住過，二十歲年以前，”那和尚打量了他一下說：

“哦，你住過的！”我覺得今天看見城南草堂的實物，感興遠不及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濃重，且眼見的房子，馬路，藥鋪，也不像昨天聽他講的時候的美而詩的了。只是看見那寧波和尚打量他一下而說那句話的時候，我眼前髮髯顯出二十歲年前後的兩幅對照圖，起了人生刹那的悲哀，回出來的時候，我只管耽於遐想。

“如果他沒有這母親，如果這母親遲幾年去世，如果這母親現在尙在，局面又怎樣呢？恐怕他不會做和尙，我不會認識他，我們今天也不會來憑弔這房子了！誰操着制定這局面的權分呢？”

出了衙，步行到附近的海潮寺一遊，我們就邀他到城隍廟的素菜館裏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他談起世界佛教居士林尤惜陰居士爲人如何信誠，如何樂善。我們曉得他要晚上上船，下午無事，就請他引導到世界佛教居士林去訪問尤居士。

世界佛教居士林是新建的四層樓洋房，非常壯麗燦爛。第一層有廣大的佛堂，內有很講究的坐椅，拜墊，設備很豐富，許多善男信女在那裏拜懺念佛。問得尤居士住在三層樓，我們就上樓去，這裏面很靜，各處壁上掛着‘緩步低聲’的黃色的牌，看了使人愈增嚴肅。三層樓上都是房間。弘一師從一房間底窗外認到尤居士，在窗玻璃上輕叩了幾下，我就看見一五十歲模樣的老人開門出來，五體投地地拜伏在弘一師脚下，好像幾乎要把弘一師底脚抱住，弘一師但淺淺地一鞠躬，我站在後面發呆，直到老人起來延我入室，始回復我的知覺，才

記得他是弘一師的歸依弟子(?)。

尤居士是無錫人，在上海曾做了不少的慈善事業，是相當知名的人。就是向來不關心於時事的我，也是預早聞其名的。他底態度，衣裝，及房間裏的一切生活的表象，竟是非常簡朴，與出家的弘一師相去不遠。於此我才知道居士是佛教的最有力的宣傳者。和尚是對內的，居士是對外的。居士實在就是深入世俗社會裏去現身說法的和尚。我初看見這居士林建築設備的奢華，竊怪與和尚底刻苦修行相去何遠。現在看了尤居士，方才想到這大概是對世俗的方便罷了。弘一師介紹我們三人，為我們預請尤居士將來到立達學園講演，又為我們索取了居士林所有贈閱的書籍各三份。尤居士就引導我們去瞻觀舍利室。

舍利室是一間供舍利的，約二丈見方的房間。沒有窗，四壁全用鏡子砌成，天花板上懸四盞電燈，中央設一座玲瓏燦爛的紅漆金飾的小塔，四周地上設四個拜墊，塔底角上懸許多小電燈，其上層中央供一水晶樣的球，球內的據說就是舍利。舍利究竟是甚麼樣一種東西，因為我不大懂得，本身到也惹不起我甚麼感情；不

過我覺得一入室，就看見自己立刻化作千萬身，環視有千萬座塔，千萬盞燈，又面面是自己，目眩心悸，全我被壓倒在一種恐怖而又感服的情緒之下了。弘一師與尤居士各參拜過，就魚貫出室。再參觀了念佛室，藏經室，我們就辭尤居士而出。

步行到海寧路附近，弘一師要分途獨歸，我們要送他回到靈山寺。他堅辭說，“路我認識的，很熟，你們一定回去好了，將來我過上海時再見。”又拍拍他底手巾包笑說，“做電車錢的銅板很多！”就轉身進街而去。我目送着他，到那瘦長的背影，直到沒入人叢中不見了，始同W君與C君上自己的歸途

這一天我看了城南草堂 感到人生的無常的悲哀，與緣法的不可思議；在舍利室，又領略了一點佛教的憧憬。兩日來都非常興奮，嚴肅，又不得酒喝。一回到家，立刻叫人去打酒。

附記：

文內關於弘一弘傘兩法師的事實，凡為我所傳聞而未敢確定的，附有（？）記號：聽了忘記的，以口代字。謹向讀者聲明。如有錯誤並請兩法師原鑒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記於石門

——一般一卷二號——

姊嫁之夜

葉 靈 鳳

壁上的一座時鐘機輪，先噠噠地響了一陣後，隨着就破了空氣的沈寂，悠然鳴了兩下。在這暫時的響動消滅後，房中的深夜寂靜的空氣，立時又歸到原狀，祇有一盞昏黃的油燈，還在無言中繼續着牠的殘喘。這時的天氣正是惱人的豔陽時節，雖在夜間，在街市中的行人依然可以感得春風的沈醉，惟有這一間小房，緊閉的窗櫺却拒絕了春之嘯拂，

“呵，好奇怪！精神這樣疲憊，怎麼反不能夠成睡！”

二十一歲的舜華，睡在這間房內的一張上牀上，聽壁上的鐘聲敲了兩下後，便這樣地煩躁了起來。同榻的他的一位表叔，呼呼的聲息，和那一雙已黑污了的雙足自被底所蒸發出來的氣息，尤使他輾轉得益不安寧。

其實區區腳臭，在凡百滋味都受過了的舜華，並不是不能成睡的主因；他今晚所以這樣，實是在他的心中有些無形的東西作祟的原故。這種情形，與他三年前

的一晚所經過的正復相同——那一晚，便是他哥哥的結婚之夕。

他的精神今晚確是很疲憊了。今天是他雯姊的婚期，他以弟弟的資格，一早起便幫着在禮堂裏佈置，好容易待到四句鐘行過婚禮後，又忙着在酒館中作賓客的招待。他這一晚，是與他姊姊坐在一席的；座中除新婦新郎外，還有四位相伴新娘的她的同學，這四位女士都打扮得花團錦簇，如開屏的孔雀般，似是有意與新娘爭妍。感覺敏銳的舜華，誰是對於異性的滋味已有過很深刻的經驗。然在這萬物都萌動的春天，對了這當前的少女，眼看着一朵朵紅霞飛上了他們酡然的雙頰，和那紅灼的嘴唇接近酒杯時肌肉的顫動，都不覺感到一種苦悶。這分明是一種誘惑，是一種帶有閃避不脫的勢力的誘惑。他幾次立意垂手下眼簾注視面前的雙箸，但是祇要兩秒鐘之後，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飛上所不敢看的東西上去了！

經驗是能與人以智慧的。他經過幾次這樣地失敗之後，忽然悟到這誘惑不過僅是誘惑，多看一眼決不會發生有實在性的罪惡，便索性儘情地看了。很奇怪，因

爲是婚筵，在各人的心中差不多都聯想到一件不好說出口的事情，但是各人又都想着要說，因此彼此便借了象徵的東西和暗示的話語來互相戲謔，以發洩自己的興奮。尤其是這幾位初感到春意的少女。戲言諧笑，更像着了魔似的幾乎忘記同席倘有異性的他存在——這或者是他們故意如此。帶有幾分醉意的微朦星眸，表示拒絕時扭動的腰肢，白皙的手，嫣紅的腮，馨咳的香息，都燦然並起，他如進了天花繽紛的禪室一般，心旌不住的搖搖。新娘本來也很風流，但是今晚好像是受了拘束或是感到一點別的事情，竟變得很莊重了。這一桌的人物，既成了今晚各席的重心，加之又都是些年歲相若的青年，所以一直鬧到其餘的賓客都走完了才散席。在舜華送了一對新人登車自己回到家中時，已快近十句鐘了。

今晚舜華所睡的地方，並不是他平日的臥室，他自己的臥室因爲這次雲姊出關，親戚來的太多，已經讓給別人住了。現在的一間是在他家的間壁，恰巧新近有人遷移了，正空着，所以他便臨時租借了下來。這雖是一間在上海人對於房子的判別中認爲最好的前樓，但是

講到佈置，與其說是簡略，不如爽快說是沒有，一張架牀，一面方桌，合起檯上的油燈，壁上的時鐘，大小尚還不滿十件。如此大好一間房間，僅安下這樣幾件家具，雖說是有點疎空，然因為不過是暫居，且近日更有些別的事情，所以即是平日對於房中佈置很留意的舜華，到此亦任之不問。

他回到房中時，那位與他同榻已三日，彎腰曲背，迂腐騰騰的表叔，已一枕鼾然了。他在房中站了一會，一種初自熱鬧地方歸來，腦中尚不時翻現着適才的印象的情調，佔滿了他的心頭。他因為房中空氣太肅靜了，祇得又跑到間壁他們的賭博場中，作壁上觀戰，一直等到十二點鐘已過，一連幾個呵欠給了他一個疲倦的通告時，才又邁步歸來。

可惡春的天，似是空氣中散下了麻醉劑般，使人到處都有點朦朧之感。他走進房來，即覺得煩悶惱人，便推開一扇窗子，然後才預備就寢。一日來奔走的困頓，使他頹然在牀沿坐下，他側了頭無精打采地正解衣紐，窗外的一角滿布了小星的湛藍色的天空，不期闖進了他的眼簾。就像從星光中飛下了一股中人欲醉的東

西般，他才解了一半的衣紐便突然中止。因為他在暇時曾閱過一兩冊無聊文人寫情的文章，不覺受了影響，到此便脫口嘆道：

“呵！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

一種滄惱的心情，驅使他狠狠地將窗子重行關上了然後才卸衣就寢。表叔此時入睡已久了，祇有酒後咻咻的鼻息尙時時可聽。

上牀後才展開棉被，一陣冲人欲嘔的熱臭的氳氳便從被底發出。舜華雖已和他睡了三天，而今晚似乎覺得是特別難受。同他睡在一頭去雖可以好些，但是舜華又不情願；他不僅沒有這種習慣，並且睡在一頭會聯想到一些別的事情，反益覺不便。他無法，祇得緊緊將眼睛閉上，但那裏能入睡！脚臭在他鼻端環繞，眼簾裏卻現出一隻肥白的纖手，挾了一雙牙箸，伸得來自己面前的碗裏佈菜，袖管大了，從迎面望過去，正看見白絲邊的粉紅襯衫和一條線彎上去的手腕。

一點鐘早過了，慢慢兩點鐘又過，他依然未能成睡。眼中儘現出些修長的黛眉，豐潤的紅頰，笑時抖動的肩頭和偶爾現出的白牙！

“呵，真討厭！兩點鐘已過了，怎麼還不能入睡！”

舜華悶得不耐煩了，便在被裏用力將身體一翻。這一翻，竟將沈睡的表叔也驚動了；鼾聲暫息，竟說起囁語來：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今夕是良衾，今夕是春宵，我要祝新郎……”

舜華聽了，又氣又覺得好笑。

“呵，可惜睡在我旁邊的是脚臭薰天的表叔，假若另易一位……”

“呵，已兩點了，遙想雯姊此時當已……”

這兩種離軌的意念，不知怎樣，突然在舜華的心頭浮起。彷彿恐怕他的想念竟已實現似的，他連忙閉眼向旁邊看了一眼。旁邊仍然是一件黑布棉袍蓋在被上，一陣陣的脚臭緩緩地從被底發出。

他又想到他姊姊今晚的事。關於在結婚幕後躲着的祕密，他自己是早已窺破，「他想姊姊或不致像他這樣，姊姊今晚或許小鹿怦怦，正不知怎樣是好好哩！……舜華才想到這裏，一股不知從那裏來的熱力流貫了他的全身，逼他不由自主地將側轉身子，將兩腿路路彎

起。他受了苦惱，立刻又自責道：

“該死，該死！怎麼這樣無聊！姊姊出嫁與你有什麼相干，值得要你想到這些事？時候不早了，不如快點睡罷，快點睡罷。”

他勉強閉上雙目。

這是一座半圓形的禮堂。正中懸着一幅廣闊的紅幔，幔上綴了一雙金黃的喜字，從台上望下去，一直到牆脚，黑壓壓地都是人頭，都是來參與今天這婚禮的嘉賓。但是在他的眼中並看不見一個人，他的目光，此時祇認識幔上兩個金光燦爛的喜字。電一般的目光，一直透過了喜字的背後，從這背後他漸漸看出一對青年的男女，男的着一套黑色的禮服，女的則自頂至踵，都籠在霞光的蟬翼紗中。兩人漸漸走近了，伸開長臂，微笑着，互相擁抱了，女人面一般紅的雙脣，黏在男人的嘴上。在兩人旁邊，遠遠地又有個瘦白的青年，像嚴冬赤身立在風雪中般，不知何故，這青年戰慄得竟是這樣厲害，兩耳濃濃地冒出青煙，目中噴出了赤燄的烈火，一種炸裂的聲音，續續自胸部發出。他看見這兩人接吻

後，雙眉一縐，即緩緩地自身邊抽出一柄……

“呵新娘來了！”被這聲音一驚，他眼中幻覺立時消滅，回過頭來一看，他的姊姊果然來了。四個盛妝的姑娘攙扶着，穿一雙水紅的高跟鞋，走一步時，手中捧的花束和頭上的紗球都在巍巍的顫動。她才走上禮堂的階級，斜刺裏又有兩個青年將新郎擁出，他一看見，兩眼真噴出火來，要不是面前站的人太多，他簡直要跑上去撕裂她的披紗，將他的禮帽摔在地上！

——啊，也罷！什麼事都已過了，我又何必再爭這一點？姊姊，今天祇要你用眼睛對我望一望我便可以饒恕你一切……

他一人在下面這樣自言自語。

但是新娘今天突然莊嚴了起來，走上去時垂下了眼簾，什麼人也沒有望！

——呵，姊姊！言猶在耳，誓墨未乾，你竟負心了麼？你不是伏在我的胸前，哀求我不要自殺，說祇要此身長健，何事不可作麼？休問你我是姊弟，休問你我是——姓，祇要奮鬥到底，什麼願望都可以成功，戀愛不應有一點的原忌，這不是你講的話？但是你現在怎這樣了

呢？你會說與他訂婚並不要緊，祇要不正式結婚，於實質並無妨礙；堅持着不允同他訂婚，反使家裏人啓生疑竇；到必要時再聲請解除婚約，實不爲遲，也並不礙事；這是你對我講的話。但是你今天怎跑到這裏來了？我赴校才一個月，你怎麼就突然改變？要不是我昨天在報上看見趕回來時，我今天還在夢裏哩！你爲什麼好好地要棄我？你是鄙我無能？你是嫌我瘦弱？你還是怕受不住家庭和社會的攻擊？還是燦爛的黃金迷住了你的心？還是他一頂平頂的方帽眩昏了你的眼？你總該預先向我說出個原由來！你戲弄我不足惜，你怎對得住聖潔的愛情二字？呵，愛情！——愛情被你踐踏尙不要緊，我卻不允你踐踏你這件比愛情還可貴的東西？你這兩瓣紅脣，這兩瓣讓我吮接過的紅脣我怎麼也不能讓你踐踏！這是我的！這是親自在一個晚間送給我的，我豈可任你給他人！這上面有我的痕迹！這上面有我的悲哀，也有我的歡樂，我怎麼也不能讓他再靠近別人的脣上。我任你撕爛你的精神，我任你毀壞你其餘各部的肉體，祇有這一點地方，這是我的，這是你親自送給我的。這已沒有你的主權，我怎麼也不能任你糟塌！你要想和他結

婚，你就該割下你的嘴唇給我！你不把這個屬於我的嘴唇給我，我是無論如何也不干休！

他瞪住眼睛，心裏說出這樣長的一篇話。可惜衆人此時都在注視台上的婚儀，沒有那一個肯回過頭來看他；假若有人回頭看他時，一定可以看出他的臉比死人還慘白，他的眼睛比瘋狗還可怕！

這時台上的秩序，已經到新人交換印戒了。他看見姊姊從手上褪下指環交給新郎，他低頭望望自己的手指，一種嫉妬的憤火冒穿了他的腦門。他忍耐着用牙齒咬住嘴唇，嘴唇已被他咬破了一條創裂。繼着又是來賓演說。有的說有情人終成眷屬，祝他們幸福無量；有的祝他們早生貴子，爲國家培養一個有用的人才。他在時起的掌聲與哄然的歡笑中，聽了這些話，心裏更加憤怒。他想到早生貴子，他眼睛裏看見了一雙筋肉都緊張的赤體男女，女的側着臉，不住將兩瓣鮮紅的嘴唇在男人的嘴上接喋……他想起這種情狀，他的神經再也無力統馭了，他忍不住叫了一聲，立時覺得眼前一黑，天地都在旋轉，什麼都消失了！

在衆人的慌亂中，他又陡然清醒轉來。他想起適才

所見的情狀，祇覺心裏一陣翻騰，咽喉痒癢，忍不住哇地一聲，突然嘔出了一口鮮血。衆人忙將他仰起，他接着又漫出了幾口。此時新娘似乎已聽出這聲音是什麼人所發，臉色突然變白，但是始終沒有抬起眼來。他的父親自台上跑來問他怎樣，他祇閉目不語。昏昏然他被衆人移在禮堂旁室內辦事人睡的一張牀上，血雖略止了，祇是神志依然還錯亂。其時外面的秩序已經恢復了，掌聲與歡聲又續續起來，他聽了心裏更劇烈作痛，想要站起，祇是不能。過了些時，他神經漸漸平靜下去，倦態來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慢慢地睡去。

他一覺醒來，小室內已一燈熒然。外面寂然無聲，婚禮已散過多時了，他腦筋雖依然昏痛，但是身體已復了原狀。他聽聽外面已沒有人聲，知道婚禮已畢，不覺想到今天這嚴重的一場，竟也忽忽過去，忍不住萬念俱灰，覺得什麼都消失了……

“呵，不行，我決不讓她過去！”他想這樣自己未免太懦弱了，不覺突然又發作了起來。“我若隱忍不言，她將以爲我懦弱可欺，嫁後更又要用特別的話來欺騙我了。不行！今天已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我決不讓她過

去，我要往旅館中，當着衆賓客的面前，當着兩家家長的面前，我要質問她對於我的負約！她既棄我，我雖不一定要她執行她的信約，然我却要她親口取消她的信約。呵，不行！我今天若任她安穩地過去，到明朝便甚麼也沒有可提的價值了！”他想到這裏，突然翻身跳下牀來，穿上衣服就走，雖是兩腿軟綿無力他也不顧，雖是看門的攔着他叫他不要出去受風，他更不顧。在外面找着了一輛車子，他叫車夫急馳向旅館去。

抵了旅館，他往二層樓上就走，上了樓，找着房間，他一直闖了進去，看見一對新人和兩家親長坐在一席，衆人正圍着鬪酒。他一見這盛妝的姊姊，想起以前的事，忍不住淚流滿面，嘶聲喊道，“呵，姊姊！你欺騙得我好啊！你怎輕輕地背了誓約？”新娘的纖手正舉了一滿杯的葡萄酒。一聽了他的聲音，渾身戰慄，噙的一聲，酒杯突然墮在地上，面色慘白，站起了反身就走。他的父親和其餘的人都楞住了，正不知何事。他見姊姊走了，跑上去便拉，新郎卻從旁邊將他攔住；他一看見這面目，怒從心起，伸手抓住新郎的襯衣，咬緊牙齒，劈臉就……

“哎呀，舜華？舜華？甚麼事，甚麼事？”

在沈睡中的表叔，腿部突然被人猛烈地打了一拳，嚇的連忙坐起來用力將同睡的舜華推了一下。

他被推醒了，睜開眼睛一看，自己正罩在一頂破舊的夏布帳內，房裏充滿了火油燈的黃光，適才的景象都消滅了，不見旅館，也不見姊姊和一千人，祇是心頭跳得厲害，口角還黏着涎沫。他知道是夢。

“甚麼事？”

“沒，沒什麼。哦！我夢見我捉着了一隻老鼠，我把他往地下一擲，不期竟打在你身上了！打痛了麼？”他不由的說起謊來。

“呀，原來如此，還好，沒有打着什麼。”

表叔說了，依然重行臥下。棉被一掀動，他又開始聞着了脚臭。

他不相信適才的事是在夢中，他也不相信現在是在醒着。他祇覺得好像初從黑暗的影戲場中重走入了街市一般，腦中的印象與當前的實現都分不清。他怎麼也想不出他竟會作出了這樣地一個夢來。他今晚曾見了很多的少女，關於他姊姊的事他僅想過一點，他今

— 姊 嫁 之 夜 —

晚不做一個旖旎的春夢，卻做了這樣地一個慘夢，實是他想不透之事。

這時已五點多鐘了，千金的春宵，看看已近天曉。他知道不能再入睡了，祇得將鼻子塞住，閉目養神。沙漠般荒涼的上海，住在這連青苔都沒有一點的小弄堂裏，在這天曉的一刻，休說聽不見鷄鳴，即連犬吠也從未聽過；祇是牆頭上有兩隻懷春的貓兒正在嬌媚的呻喚。

十四年四月三十夜

— 洪水一卷 —

愛 國

川 島

黃昏時國樑從遊藝園回公寓之後，決計要愛國了。他在路上洋車裏已經想妥；所以一回到家就叫來茶役向同寓的白先生處去。借近十幾天來的報紙。

然而事不湊巧，且也未免可恨，國樑所有的些消閑錄上固然都沒有記者‘慘殺同胞’一類的事，即從白先生處借來的報除近幾天的以外也都殘缺不全，而且所借到的報紙中大半部分也都因為吃飯時鋪過桌子，都沾着油漬。雖為愛國性所驅使，顧不得腌臢，然而也要費很大的功夫纔能看清楚。

從八點起一直到十點，國樑差不多把借來的報都看了，結果也不過是說這回的暴動，是由于排外和赤化。

‘排外？許就是老楊他們時常說的反帝國主義；我們是民國，從前是大清帝國，孫文革命，我們是民國，民國的國民因反帝國主義而被殺。這真不該！可惡；’國樑

想到這裏，猶如探得別人的祕密，不由的把手往桌上一拍。

經這一拍之後，陸樑恍如夢醒，知道自己是在設法愛國，又把手往頭上一摸，跟着就想：

‘赤化？赤眉賊？赤松子？報上都沒有載。莫非就是虛無黨……但是那個叫布爾扎克，布爾扎……赤——赤化？’陸樑站起身來，在房裏低了頭來回的走，走，走，還是想不出其中的奧妙，於是又躺在牀上，兩隻手墊在頭的後面。

‘赤——問老白去吧，豈不被人看輕？況且我不知道，他也未必。赤——或者和他去攀談攀談，順便探探他的口氣，看是不是布爾扎克，也許不至於被他看出破綻，只要說話時留心點，’想罷起來，叫茶役拿來開壺，順便就叫茶役去看白先生在家沒有。

“李先生！白先生出門啦。”停了一會茶役進來回報，

“唔，等他回來時再來告我。”

“是！”茶役要走。

“喂！等一等，給我去換一塊錢：打一壺煤油，買一

瓶——兩大瓶汽水，十塊杏仁酥，再買幾塊蛋糕。快！”

茶役走後，國樑因為碰了赤化的壁，對於愛國怎樣愛法一時又決不定了。去講演，到戲台上，會不會被看客‘噓’？募捐？偏偏那件華絲葛夾衫，國貨的方送去漂染。傳單？廣告。和老白一齊署名。可總得自己先擬一個稿子纔好，老白也許不肯擬。於是湊近桌子去坐下拿起筆來寫了。

“慨我華夏。積弱不振。滬變傳來。聞者銜冠。捕頭何物。轟我胞與。口口夙不自量。誓甘擋車。杞天有慮。完卵焉附。雖束髮小生不能縛雞。而赤胆忠心情願滅禁。且夫此次滬事之慘者。孰有甚於斃我華族哉。凡我同志。宜毋躊躇。壹意投筆。衆志成城。戮爾英日。反戈有期。口口固薄德。有……”

“李先生！白先生回來啦。”國樑正寫到此地，茶役進來報告，并且把汽水點心等件放在桌上。

“你先把汽水開了！去請白先生說我有要緊事情和他商量。”

吩咐完，國樑又拿起筆來，嘴裏還是‘慨我……’的念着。

“快兩點了，還不睡嗎？用功……”白先生進來就說。

“不，我是在做宣言”

“宣言？”

“是的！你看一看。如果也肯簽名更好，廣告費我擔。喝汽水，還有點心。”

白先生手裏拿一塊點心，一面吃，一面就燈下來看他起草的宣言。

“很好！很好！真是世界上沒有王道了。我當然署名，這還沒有完吧？”

“我以為登廣告宜於字少，就這樣有厚望也算完了，另外再說，你看字句間有斟酌的地方沒有？不要客氣。喝汽水，請！”

“不客氣，很好很好，不過這躊躇的躊字，許是未雨綢繆的綢字吧？是不是表示慢的意思？”白先生指着宣言稿子說。

“是！是的！我的筆誤，天實在太晚了，我的腦筋有點昏。

“這廣告，明天能出來正好，據今天晚報說明日下

午天安門要開大會。”

“大會？已經趕不上了。”

“唉！只好後天。”

“那沒有法子。”

白先生這時拿起汽水瓶來就喝，並且說：“民爲貴，社稷次之，現在慘殺同胞，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自家打仗總因想弄好中國，究竟情猶可原，就如革命黨，現在竟遭盎格遜種的槍殺，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盎格遜……是日本呢還是英國？”國樑又疑惑不決了。於是只好說：“再吃點點心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白先生看一看手表說：“明日再談吧！登報事就勞駕，我可以署名。”

白先生出去之後，國樑便關了門，擰低燈火躺在牀上了。然而一時頗不容易睡着。所以在牀上仍是想着應該怎樣愛國才好；要愛國非明天赴天安門大會不可，但是去了誰知道我是愛國！廣告又得後天才能見報。國樑的頭已經有點發漲，總因爲想不出妥當的愛國法，反來覆去的仍是睡不着。一直等到天色微白，麻雀們在樹上吵時，纔慢慢地睡去。因爲已經想到一條妙計，並且也

下了決心，在未赴大會之前，先去訪在西方醫院做看護的他的表妹。

第二天白先生還沒有起來時，國樑就起來了。頭腦還是漲的，拿鏡子一照，眼睛也陷進去了。一看手表已經九點，於是急着洗臉，也沒有洗牙，只把口漱一漱，剩下的漱口水，便用左手的食指蘸着在桌上寫了幾回‘慘殺同胞……’

國樑從他表妹處回來已經十一點半，據茶役報告白先生來看過他幾次，現在已經去天安門了。

國樑叫茶役舀來一盆臉水之後，順手又把房門關住，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小瓶火酒，藥棉花，橡皮膏和一捲毛邊紙放於桌上，另外還有一把裁紙刀。隨手就用棉花蘸了火酒細心地把刀擦了一回，洗了臉，擦過雪花膏，又用火酒把左手擦了一回，換上衣衫，帶上裁紙刀毛邊紙和橡皮膏等去天安門了。

一路來車夫走的太慢，國樑到會場時，台上已經有演說，好容易費了多少力氣纔擠近台去，站在台旁的梯子上。可是國樑的腿也覺比平日的軟，心總是跳。

等了一會，便有一張血寫的‘慘殺同胞，國樑泣告’

的毛邊紙浮在幾萬羣衆的眼前；羣衆也如中國從此得了救似的，大喊：國樑萬歲！民國萬歲！萬萬歲！

此時國樑想到他既達了愛國的目的，而且如此榮幸，便在衆人不留意時把帶來的橡皮膏偷偷地擲掉。

一九二五，六，十五。

語絲第三十二期

綠 徽 火 腿

張 資 平

—

經過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鄔伯強在日本的橫濱港登了岸。他是初來日本，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他在甲板上和一個紅帽（替客運搬行李的人）筆談了半天，纔把自己的意思達到了。紅帽就替他叫了兩台洋車，把他的行李都裝進車子裏，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車站來。

伯強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曾寫了封信給在東京的同鄉，約他們到橫濱來招呼他。所乘的郵船 M 丸在神戶停泊時，他再寫了一張明信片寄給他們。但今天到了橫濱，還是自己招呼着幾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稅關吏的檢查後，搬運到車站來。他心裏不免感着一種孤寂，同時也發生初適異域的哀愁。

——早曉得他們不來，我在長崎登岸，轉坐火車直到東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長崎時，有個廣東商人勸我上

岸，並且答應替招呼行李上火車呢。因為圖省幾塊錢，多吃了許多苦了，我竟沒有料到由神戶到橫濱的海上風浪還這樣險惡。

伯強坐在洋車裏，定了定神，許多無聊的瑣碎的事情便迴縈到他的腦上來。

——他們要白花車費由東京出來，當然不願意，這也難怪他們。……或者他們今天在學校裏有特別重要的功課也說不定，這更難怪他們了。

伯強又忙這樣地向自己解釋。

到了車站了。

他一個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車室裏，不知道如何地買車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運行李，一切唯有拜託這個紅帽了。車站鐘樓的大鐘告知他十一點又十五分了。

紅帽的確在熱心地爲伯強効力，跑來跑去，不時又拿着手簿和鉛筆走到他面前來同他筆談，問他餓不餓，要喝什麼飲料不要。伯強只望快一點到東京去，什麼都不想不吃也不想喝，他祇向紅帽搖搖頭。

在國內，伯強曾聽過人說，日本人比中國人富於熱

情，社會服務心也比中國人強。現在看來，果然不錯。伯強想，試看那個紅帽，他看見自己一個人自遠方來，人地生疎，語言不通，便熱心地爲自己招呼一切。縱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這個紅帽——一個素不認識的異國人——熱心爲自己出力吧。

一到車站，由洋車跳下來時，車夫就向伯強討車費。他不知道紅帽講定的車費多少，也沒有零碎的銀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賴這個紅帽。他忙取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紅帽，要紅帽碎來開發車費。他望着紅帽，指了一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鈔票，再指那兩個車夫。紅帽微笑着點首，表示領會了他的意思。

兩個車夫跟了拿着十元鈔票的紅帽去後，伯強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覺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沒有一件事情不麻煩。他靠在三等候車室裏的長椅子上目陰目陽地打了一會瞌睡，聽見鈴聲，忙睜開眼睛來。他駭了一跳，因爲擺在自己面前的幾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篋還放在自己身邊。他失悔自己不該這樣疎忽，不該纔坐下來就打瞌睡。

——大概給紅帽搬到運輸處去了吧。

伯強坐在候車室裏心懸懸地盼望了好一會，纔見那個紅帽笑吟吟地走了來，在他的小日記簿上寫了‘又二十分發車’六個字給他看。他無意識地點了點頭。他祇希望紅帽有關於十元的用途的報告。但紅帽把鉛筆和日記簿插進他的洋背心的小袋裏後，對於十元鈔票的事一點也不提。伯強心裏十二分的納悶，但又不便說出來。

再悶坐了十餘分鐘，還不見紅帽回來。候車室裏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紅色車票站起來了。查票的柵子門首滿擠了一大堆人。伯強看見這樣情形，更着急起來。

——莫非那個小鬼騙了我十元還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騙了去麼。行李裏面還有許多衣服，許多值錢的書籍，許多食品，此外還有一條真正金華火腿！……糟了，糟了！自己不該太信任他了！自己應該緊跟着他去的。但是這個小皮篋雖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怎麼能夠提着這個皮篋跟着他跑來跑去呢。

又過了好一會，紅帽還不來。擠在查票口的人羣都

進柵子裏去了。聽見開車的鈴聲了，也聽見汽笛在嗚嗚的響。

——不該信他們的話的！他們由日本回國來的都說，行李交託紅帽是萬無一失的，不過要多給點酒錢給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國的要錢還更要得厲害。但是這個紅帽不能如他們所說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錯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們不是說，交託行李給紅帽時，他有一個小銅牌——刻有號數的——交回來麼。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憑這個銅牌去找警察追問。不向他要回一個憑據來，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車室裏的人數減少了，空氣轉沉靜下來。再過二分鐘的光景，紅帽來了，交一張運輸處的行李收據和紅色的車票給伯強，並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篋，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車。伯強機械地跟着紅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來。不一忽，火車到了。還是紅帽先進滿裝搭客的車裏去，替他找着了一個席位，然後從車窗口伸出頭來向他招手。伯強進車裏來了，紅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篋接過來，安置在上面的網架上。開車的鈴聲響了。紅帽就轉向伯強鞠了幾個躬。隨即又聽見車拿在吹

警笛，準備開車。紅帽忙走向車門，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紅帽站在車窗外再向他鞠躬，臉上也浮着一種討厭的淺笑。伯強一面無意識地向他微微地點首，一面在思索那張十元鈔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該這樣怯懦不敢向紅帽質問，他想此刻來不及了，已經遲了。伯強坐在車中正在呆想，火車走到第二個車站前停了。

二

到了東京，伯強就在神田區住中國留學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間四疊半的小房間住下了，準備在附近專做中國學生生意的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日語。在東京的幾個同鄉差不多會過了，也間接地認識了幾個新朋友。伯強到東京時，正是耶穌聖誕節的後一天，各學校都放了假；他們便引着他去逛公園，看映戲，鬧了兩個多星期，又是開學的時期了。

伯強也在一家預備學校報了名，學習英文和日語。上課的時間祇有上午的四個鐘頭。每天七點鐘就要起牀。在伯強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後來伯強知道下午也

有新設的英日文班，於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課了。

上過了幾天課，伯強覺得日文倒不難學，只有日語不容易記憶。因為難記憶就生了厭倦。但他也有點擔心怕學不會日本話時，留學就難得留成功了。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國學生，但能夠和伯強說得話來的很少，——實則一個都沒有。伯強看見他們儼然以先進自居，驕心傲氣的樣子，氣不過，也覺得好笑，所以也不願意去和他們接近。

最困難的是不會說話。下女來招呼他時，一句也不能回答。雖然習了一二句‘要茶’‘要開水’‘要飯’的日常會話；但一天之中這些話的應用時機實在有限。

他上了兩個多禮拜課，愈覺得日本話難學，同時也對牠起了一種反感。在我們中國一句很簡的話，用日本話來就囉哩囉噓地有二三十個音，不容易說下去。並且說起來總是 kanata (那位) nakata (中田) katana (刀) tanaka (田中) 一類的發音，不容易分辨。於是他暫把日語放下不學，把腦力轉向到英文方面去。他的英文是由中學第二年級的程度補習起，但在他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上了一星期的課，覺得grammar和vocalu-

lary 雙方都和日本語一樣地難得記憶。到後來伯強又厭倦起英文來了。

春漸深了，近一星期來無日不是陰曇天氣。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濘泥不堪，不好走路。並且春冷得厲害，伯強索性不上課了。每日祇一個人把房門關緊，盤腿坐在窗前的一張矮桌子前，翻讀由故國帶來的，自己最愛讀的詩詞和音韻學一類的古書。當他高聲朗讀的時候，駭得和他同住的中國學生吐舌搖頭，不住地打寒顫；也駭得日本下女長袖掩着嘴，咕嚕咕嚕地暗笑。

讀倦了後，伯強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電車，洋車，貨車及行人。有時候看見許多闊裙長袖的女學生成羣地在自己窗下走過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好呀！好呀！

伯強自己在唱歎；唱歎之後，獨自作豪笑。他只恨這個窗口開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學生們的臉兒。但單看姿態已經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說女學生，即就這家下宿屋裏的下女說，其中也有一兩個長得滿標緻的，雖不能稱為美人，但自己從來所見的女性就沒有像他們這樣好的。

——日本有美人國之稱，這樣看來，的確不錯。既到日本來了，有機會時，該領略領略點日本風味。

伯強望着一羣女學生走過去，忽然地神魂飄蕩起來，跟着那羣蓬萊仙子去了。

——要接近蓬萊仙子，非學好日本語不成功。往後還是要努力用功。

伯強想到這層，忙退回到矮書桌前坐下，把松本龜太郎編的日華對照會話書翻開來念：

——張飛君！在！

——關羽君！在！

——姊姊給我一點茶！

——姊姊給我一點水！

伯強纔念了這幾句，又聽見在外面廊下掃地的下女們的笑了。他禁不住臉紅起來，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開門，痛罵她們幾句。但細心的他，隨即推想到罵了她們後的結果來。

——用日本語罵，自己近來只學會了一句‘馬鹿’。‘馬鹿’‘馬鹿’‘馬鹿’‘馬鹿’……地罵下去，完全無意思，怕她們更要笑得厲害吧。用中國話罵，她們一點不

懂，她們聽見了後還是一樣地笑吧。

伯強剛纔一肚子的憤氣又不知消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在這下宿屋裏住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來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還感着一種缺憾，就是一二星期間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見同住的中國學生三三五五湊夥買些牛肉豬肉回來，把炭火爐端到房裏，自己燒來吃。伯強雖然羨慕，很想效法，但因旅囊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時能到，實在不敢浪用，並且說不來日本話，也有許多不便；想到這層，他就懶得弄了。

——對了，我來弄火腿吃吧。若不是看見他們吃肉，我真想不起來，我箱裏還有條金華火腿呢，這是動身時一個親戚的贈品。儘鎖在箱裏做什麼。拿出來吃了牠吧。

伯強想及他的火腿，忙從土席上跳起來，臉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櫃前，打開花紙裝裱的櫥門，他看見盛火腿的那個籐箱了。

由箱裏取出來的火腿滿生綠黴了。伯強隻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臉翻向窗口，望外面天色。

雨停了，祇不見太陽出來，但比早晨就強多了。他想生了綠徽的火腿要曬曬太陽纔好吃，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籌思了一會，想着矮桌傍右壁上太陽光最常光臨的位置。他就決意把火腿掛在那壁高頭去。但他同時感着一種疲倦。他覺得這樣工作比暗記十頁的日本語還要艱辛，他看見那壁上。除了掛帽子的一根釘子外再沒有釘子，想把帽子取下來，把火腿掛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曬不到太陽。他想這件工作——曬火腿的工作的步驟，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來；第二要由抽屜裏取出鐵鉗，把那枚釘子拔下來；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邊去；第四再拿鐵鎚，把那枚釘子釘進壁的上部去。

——麻煩極了！這怕要費點多鐘的工夫纔做得了。爲區區的‘喫’的問題要費這些工夫，真不合算。還沒有下手做，已經感着十二分的疲勞了。幸得自己帶了鐵鎚和鐵鉗來，不然，要向下宿屋的主人借時，這火腿就曬不成功了。跟着也就吃不成功了

一鼓作氣，伯強奮鬥了半個多鐘頭，把火腿高高地掛在壁上去了。他的身體也十二分的疲困了。腦膜上像

有小螞蟻在蠕蠕地行動，隱隱作痛。他發奮地把精神支撐起，繼續努力，將剛纔丟在土席上面的灰泥大帽拾起，塞進壁櫥裏，再把壁櫥裏的被褥搬出來，鋪在土席上後，立即滾身進去。壁櫥門大開，也懶得掩回去了。

他不知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

三

伯強的父親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員，故伯強從小不會受過一點點的物質的壓迫。天資很好，小時就有神童之稱，所以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讀書握管之外，沒有加以其他的身體的鍛鍊；結果是用腦過度，患神經衰弱症，體力也很弱，走過一里半里的路，就氣喘喘地叫車叫轎了。他不知道人世間有貧苦到沒有飯吃的人，更不知道在讀書應試之外尚有他的種種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單不苦，還很舒服。至於還有一部分靠體力為生活的人們因為少和他接近，在他腦海中沒有半點印象。他的處世立身的祕訣——也是他父親給他的訓條——是讀書，做官，賺錢；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的物品。

十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他纔略感覺到家計的不容易了。但十六歲，他就進了學。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了他父親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過了幾個省分，不是在某大官的家當家庭教師，就在某大員幕中幫文案；所以他還是感不到物質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歲那年赴鄉試。以他的才名，誰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經魁內。他自己也覺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進場後，因為不留心，寫了一個‘玄’字，說是犯諱，文章雖好，終被黜了。

經了這回的大打擊後，他纔覺悟到科舉之無聊，於是他決意離了故鄉，走出上海來。他來上海，原是想拜國學大家詹瘋子為老師，研究國學的。但到上海後，聽見詹瘋子發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論，清廷加了一個亂黨的罪名，要通緝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強到上海後，翻讀了些關於時事的書籍和報章，纔稍知道天下大勢，也略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他想難怪詹先生要主張推倒清廷。於是伯強赴日本留學的意思便堅決了。

他終於到日本來了。但還沒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興正濃的時候，給一個下女驚醒了。

“鄔先生，鄔先生！飯端來了，好起來吃飯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窩裏的伯強的肩膀說。這句東洋話，他倒聽得出來。他睜開眼睛，看見一個年輕的下女，雖不十分縹緗，但也有幾分動人，並且還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團（墊子）傍邊有一個朱漆托盆，裏面擺着一個小飯桶，一小碗的醬油豆腐湯，一盤熏魚，一小碟醃蘿蔔，一隻小飯碗，一雙紅竹筷子。

——又是這種滿身刺的熏魚，怎樣喫得下去呢。

伯強看見這些菜就不想吃。並且睡了好半天纔起來，不覺得餓。但他又不能不起來吃，因為日本的菜飯冷了更難吃。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紅色的頰上摸了一摸。他原來沒有這樣大膽的。後來看見許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廣衆之中不客氣地這樣做。就連來訪他的同鄉看見下女到房裏來時，也同樣地摸着她的頰和她說笑。所以伯強也就照樣試了一回，看見下女並不發惱，也不抗拒，祇是笑；於是他大膽起來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頰。

“討厭的鄔先生。”

下女忙背轉臉向那一邊，不像從前那樣地向他笑了。這時候，有志氣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負心迫着他從被窩裏站了起來。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盆裏，把白磁的小茶壺拿過來。他無暇用茶杯了，因為他的舌頭給一種有黏息的臭液膠住了，很不好過，他急急地在小茶壺嘴上接了一個長期——半分多鐘——的 Kiss

下女看不慣他的那種簡便的喝茶的習慣，再背過臉去望那邊。她略抬首就發見了掛在壁高頭的滿染綠徽的火腿。她最初沒有看清楚，以為是中國的一種樂器，因為她常在中國學生房裏看見許多樂器，如胡琴，三琴，琵琶等等。但仔細一看，明明是條獸類的腿，她便蹙着眉頭翻過來向伯強苦笑。

“鄔先生那是不是ham?”

有ham 一個字嵌在話裏面，伯強居然聽懂了。

“是的，ham! ham!”

伯強嘴裏的牙齒差不多齧部露出來了，望着下女連連地點首。

“噉了，鄔先生。那個東西有鹽分，春天潮氣大，掛

在那邊，會弄壞壁呢。”

這樣長的一句日本話，伯強聽不懂了。他祇呆望了
下女一眼。下女看見他不懂，話也不再說了。她向着坐
在膳盆前的他鞠了鞠腰。

“請慢慢地吃吧。”

她說了後，就站起來出去了。

四

伯強吃過了晚飯，覺得有點肚子發脹，不快活。他
想這定是睡覺了不消化的緣故；要出去走動走動纔好。
他坐着等了一刻，不見下女來收拾膳盆，也不再等了，
披上外套，就往樓下來。當他坐在玄關裏的階段上穿靴
子的時候，看見剛纔那個下女坐在帳房裏的櫃檯前望
着他微笑。伯強看見她那種無禮的樣子，心裏有點氣，
忙穿好靴子，低着頭急急地走出來。

纔踏出下宿屋門，走了二三步，覺得精神舒暢得多
了。他想這定是空氣的作用。室外的空氣比室內的清新
得多了。

他走了幾分鐘，走到神保町的十字街口來了。一輛

貨車在他身邊走過去，他躲閃不及。貨車輪在泥水渦中碾過去，伯強的洋褲筒上濺了不少的泥水。他想罵那個拉貨車的。但不知怎麼罵法。‘馬鹿’兩個字快要由他的喉頭脫出來了，後來看見那拉車的面貌猙獰，不敢去惹他了。伯強祇低下頭，望着新製的洋褲發癡。

伯強癡站了一會，想橫過電車軌道，到街路的那邊去。但兩方的電車都駛到來了。電車去了後，又來了一羣映畫戲館的宣傳隊，——一隊西洋音樂隊和幾個擔旗幟的人，——把路遮斷了。他只得站着再等一會。街兩傍的招牌上的彩色電燈也亮了。街路上來往的人們都像很忙的。伯強想不出他們所以忙的道理來。他又懷疑，何以自己卻有這樣的閒暇。

他在一家烟草店裏買了一包‘敷島’（紙烟名）和一盒洋火，燃了根啣在口裏，一面吸一面走。他吸着烟，免不得又要呢呶自己一回。自己原來不吸烟的。在上海的時候，看見朋友們吸烟，便羨慕他們時髦，所以他就學習吸烟，不知不覺間就吸上癮了。但他又想，吸烟的主要原因還是閒暇和生活無聊。

伯強也知道自己的習性和行動漸趨墮落，很想堅

決地振作一番。但終覺自己缺少這種革除故習的勇氣。

他在電車道傍的書攤上翻看了些書籍。有新的，有舊的，有日文的，有歐文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他不能流暢地念下去的。到後來，在一家古本屋（舊書店）裏發見了莊子，管子，列子，戰國策等日譯本。他就像哥崙布發見美洲大陸般的歡喜極了。他想把這些書買回來和中國原本對照起來讀，那末日本文一定可以一日千里之勢進步起來，有了這些書，日本文的課真可以不上。

伯強先翻開這些書來查看牠們的內容。書的內容是一段漢文一段日文相間地排印。他想這更妙了，連中文原本都可以不用了，對照讀時不必用兩本書，這是多麼便利的事。最後伯強又發見中文段中各字間有許多‘↓’的符號。虧他聰明，他馬上知道這是日本人讀漢文時用的表示文法構造的符號。由這些符號，他又發見日本人對漢文的文法上的解釋有比中國人的新穎得多的。他想，這些書是一種價值連城的重寶了。

伯強把這幾部價錢便宜的舊書買了，就急急地回到下宿屋來。走進自己房裏來時，電燈已經亮了。他沒

有坐下去，就看見有一封信擺在桌子上。他忙檢起來看，是在九洲 K 市高等學校讀書的一個朋友——謝漢華——寄給他的。

信裏並沒有說什麼重要的事，他知道謝漢華不久就要到東京來了。他在 K 市大學預科畢了業，要在三月以前趕到東京來投考大學。他研究純文藝，想進大學的英文學系。伯強和他算是世交，科舉廢後，他考上了遊學預備科，在省城讀了兩年書，就被送到日本來留學了。

——也好，望他快點來東京同住。我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些。有事要和日本人交涉時，好請他當翻譯。

伯強看完了信，把牠丟進抽屜裏去了：他在矮桌前坐下，先取出一本莊子來讀。纔翻開書頁，就聽見有人在外面敲門。

“是那一個，”

伯強想敲門的定是同住的中國學生，想進來找自己閒談的。自己正悶得無聊，讓他進來談談也好。

“御免！（對不起）”

外面是日本人的聲音並且是男性的聲音。伯強才站起來，房門已經給敲門的推開了。伯強一看，認得是宿

屋的番頭(帳房),就不免發生一種小小的恐慌,胸口突地跳動起來。因為這個番頭頂討厭,專愛干涉中國人做的事情。伯強幾次從窗口倒水倒茶潑到街路上,都受過他的干涉;所以伯強見不得他,看見他就頭暈。

番頭很不客氣地一踏進房就跪到伯強面前來,點了點頭,便指着壁間掛的火腿,咕嚕了一大篇話。但伯強完全不懂,他只懂得話裏的一句 ikemasen(不行)。由番頭的神色推想,知道他是說火腿不該掛在那壁高頭。伯強只當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向他搖搖頭,同時臉色也一瞬間一瞬間地轉變蒼白。番頭看見伯強不懂話,又站了起來出去。恰恰這時候,伯強見有人從樓下上來,隨後又聽見番頭在扶梯口和一個同住的中國學生說話,聽他的聲氣,伯強知道是個姓黃的高工學生。果然,不一刻,番頭帶着姓黃的走進伯強房裏來了。他的制帽上貼着一個鐫有‘高工’兩個字的櫻花形徽章,還戴在頭上,威風凜凜地進來。伯強想,中國人中竟有這樣的賤種,——替這個無聊的番頭當走狗的賤種。後來伯強纔聽見這姓黃的欠下宿屋的帳欠得一塌糊塗。

據黃君說,——很客氣地笑着說,番頭的意思是勸

伯強不要把火腿掛在壁上，還是安放到別的地方好，因為房間是新裝裱的，下面是木板，上面裱一重花紙，春天潮氣大，火腿有鹽分，怕裱紙弄壞了，房間就不好看了。黃君說了後，番頭望望黃君又望伯強。

“好的，好的，我把牠取下來就是了。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伯強說了後努着嘴，蒼着臉，不正視他倆，他覺得姓黃的高工生比番頭更討厭。

黃君把伯強的話翻譯給番頭聽了後，番頭叩了叩頭下去了。黃君也得意洋洋地挾着書包，戴着高工的制帽跟了出去。

五

望着番頭和黃君出去了後，伯強想，又有一番麻煩了。

——這個小鬼真可惡！專找自己做對頭！火腿取下來後掛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伯強仰臥在土蓆上籌思了一會。

——明天取下來掛在房門首的簷廊柱上去吧。這

條簷廊是這列三間所共通的。住在兩側房裏的都是正式學校的學生，並且是官費生，諒不至於偷這條滿生綠徽的火腿吧。

第二天。伯強費了不小的力量。把那個真正金華火腿取下來，走出房門，把他掛在簷廊柱上的一個鐵釘子上了。

到了晚間，番頭又伴着另一個中國學生走到伯強房裏來。這位中國學生也和昨晚的黃君一樣，戴着學校的制帽走進來。伯強想，他們都像在故意眩示他們已經進了相當的學校。伯強定神一看，他的帽子居然是方頂的，不是圓頂，再注意帽前的徽章，鐫有‘明治’兩個字。

——比昨夜的更兇了！昨夜的是專門學校學生。今夜來的居然是大學生了。

伯強心裏暗暗地佩服這個番頭的神通廣大。

“對不起得很。”

那個‘明治’跟番頭也向伯強行一個日本禮。伯強祇盤着腿向他們倆點了點頭。

“他要我來替他翻譯句話。”

“什麼事？”伯強不等那個‘明治’說完，就擺出一副嚴冷的面孔反問他。

“掛在廊下的那條火腿實在髒了。外面走路的人都望得見。實在有礙觀瞻。”那位‘明治’很不客氣地和伯強說。

“是你的意思還是他的意思？”伯強睜圓他的雙眼問那個‘明治’。

“當然是他的意思！”那位‘明治’臉紅了一紅在苦笑。

“那末，他的意思要我怎麼樣？”伯強說了後緊咬着下唇，向那個‘明治’點了點頭，雙眼還在圓圓地睜着。

“他說下面就是庭園，庭園外就是條多人來往的胡同。對面是醫學博士的住家，在他樓上望得見你那條腿，——不，說快了，對不起，——那條火腿。並且，……”那個‘明治’忽然地笑起來，說不下去了。過了一忽，他繼續着說，“並且靠庭園的左邊是警察區署，由那邊樓上也可以望見那條火腿。給署長看見了時怕要派衛生警察來干涉。所以還是請你把牠收拾起來。”那個明治說了後，再嘻嘻地笑起來。

伯強看見那個‘明治’傻頭傻腦的樣子，心裏愈覺煩厭，因為精神一緊張，腦裏又隱隱地作痛起來；他真想一氣地把他倆攆出去。

“房裏面掛不得，房外面又掛不得！那末，請問他要我把牠掛在什麼地方去！”

伯強說了後，很留心地聽那個‘明治’翻譯給番頭聽。看見他向番頭咕咕格格地說不清爽，伯強知道這個明治大學的日本話趕不及昨夜的高工生的流暢。

望着那個‘明治’把自己的話翻譯了，伯強又聽見番頭開始說話了。番頭說話很快，一點也聽不懂。但常聽見有 ikemasen 這幾個音。伯強聽見 ikemasen，心裏更冒火。

那個‘明治’苦笑了一會，望了望伯強，不敢說。到後來，還是伯強催他說：

“怎麼樣？到底掛在什麼地方？”

“他說……”那個‘明治’又不敢說了。他只管舉起他的右手在搔他的短髮。

“他說什麼？”伯強睜圓眼睛，抿着嘴望望番頭，又望那個‘明治’。

“他說這樣髒的東西只好掛在廁所裏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掛在廁所裏也不妥當，怕上廁所的人聞着要說話。”

“廁所裏？放狗屁！”伯強的眼睛愈睜得大了，努長他的嘴脣，注視了番頭一會，番頭忙低下頭去，他只知道伯強要發脾氣了，不懂伯強說的話。

明治大學生也像很難爲情的，止住了笑，不開口了。

“掛在廁所裏，過幾天後，火腿不變成屎腿了麼？真是欺人太甚！”伯強再高聲地罵了幾句。

明治大學生先逃了。番頭也只好走了。

經伯強發了一次脾氣後，那個火腿依然掛在那簷廊柱上的鐵釘上。警察署那邊也不見有衛生警察來干涉。伯強坐在房裏每聽見廊下有生疏的足音，便趕快爬起來把房門微微地打開，望望掛在柱上的火腿是否無恙。

——過幾天，等老謝到來了時，請他幫忙吃了牠。留在那邊總不免叫人提心吊膽的。不過，對那個番頭還要復復讎，纔消得了我這口氣。火腿的好味也得叫他嘗

一嘗，使他知道牠的價值。

伯強爲處置這條火腿，專望謝漢華快到東京來。

六

再過了一星期，謝漢華還不見到東京來。伯強早不願意住這家下宿館了。不過心願未償，——尙未請番頭嘗火腿滋味，——不想就搬去走。

一天星期日，同鄉的柳子琛來看他。伯強便把火腿的經過和想請番頭來吃火腿的意思告訴了子琛，子琛聽見了後，當然十分贊成；並且表示佩服伯強有以德報怨感化敵人的精神。

“小鬼比我們還要喜歡吃中國菜。請他來吃，那有不來的道理。”

於是柳子琛替伯強吩咐下女買酒，買雞，買黃芽白菜；也幫着伯強把火腿洗淨切好了。

火腿，雞和黃芽白菜，一鍋熟的燉好了。下女也把飯送上來了。伯強和子琛各喝了一杯酒後，子琛跑下樓去請那個番頭，說鄒先生要請他喝杯酒，和吃點珍奇的中國菜。

恰好今天下雨，天氣轉冷起來，番頭聽見有酒喝，忙把手中的筆放下。一雙凍紫腫了的掌互握着摩擦了一忽，向子琛磕了一個頭，笑容滿面地連說“有難有難”（多謝多謝）後，就站了起來，跟着子琛到伯強房裏來。

“鄔先生這樣厚意，真感謝了。嘻，嘻，嘻！”番頭一進來就跪下去，笑着向伯強叩了幾個頭。

“不客氣，請坐吧。”伯強還是睜圓眼睛望着他，但滿臉浮着微笑向番頭點了點頭。

“少一副碗筷呢。”

“我叫她們送來。”番頭一面嘻嘻的笑，一面拍掌。但他的眼睛卻注視到那個熱氣騰騰的洋磁鍋裏的中國料理。一陣陣的雞味和火腿香蒸得番頭幾次把湧到舌頭上來的饞涎再吞下去。

“ha—i! ha—i!”一個下女忙跑上來，把伯強的房門推開，“有什麼事？”她原來站着的，看見番頭也在房裏，就跪下去了。

“你到廚房裏去拿一隻碗一雙筷子來。”番頭翻轉頭來向下女說。

“hai! hai!”因為是番頭的命令，下女恭恭敬敬地

答應了後下去了。

伯強傍若無人地喝酒和吃火腿。子琛怕番頭難爲情，自己儘向番頭談些無所謂的應酬話，去敷衍他。

不一刻，碗筷送來了。子琛便斟了一杯正宗酒（日本米酒），送給番頭。番頭叩了一個頭後，拿起來就喝。

“請請！”子琛提起筷子指磁鍋，招呼番頭吃。

“不忙！”伯強止住他們，忙提起筷子，在鍋子裏攪了一會，夾起一塊火腿，細看了一忽，丟回鍋裏去，把筷子伸進鍋裏再攪了一會，又夾起一塊很大很厚的火腿來。

“這塊大些，味也好些。”伯強把那塊火腿放進番頭碗裏去。

子琛想，用自己嚼過的筷子夾菜給客吃，這在日本是絕對沒有的習慣。此刻看見伯強在行中國的劣習慣，子琛覺得很不好意思，怕番頭嫌醜，不歡喜；但又不便和伯強說，因爲他曉得伯強的脾氣歹怪。他試偷看番頭的態度，像一點不介意般的，笑容滿面把那塊火腿夾過來細細地咀嚼。子琛想，番頭大概是看見這許多肉類喜出望外，再不顧慮到那些無意義的潔癖了吧。

番頭夾着那塊火腿咬了一口，又放回碗裏去，拿起酒杯來呷了一口酒。

伯強夾起一個雞腿，但剛由鍋裏提出來，又掉回去了。於是他用五指了。左手抓着了雞腿，把右手裏的筷子放下，一面咬手中的雞腿，一面哈哈地大笑。子琛看見伯強那種怪狀，也只好跟着苦笑。番頭也表示出一種歡快湊着笑起來。

過了一刻，番頭的火腿吃完了。伯強看他的樣子還想吃，但不敢伸筷子過來。

“好吃麼？味好不好？”伯強勉強地用他的有限的日本話問番頭。

“好得很！好吃得很！味真好！”番頭拚命地在稱贊火腿好吃。

“你知道火腿好吃就好了！”伯強望着番頭連連點頭。

“那末，請吧！請多用些。”子琛不得主人的同意，在替主人勸客。

“那末，再頂戴（敬頌）一塊吧。”番頭嘻嘻地笑着，垂涎欲滴地提起筷子來想伸進磁鍋裏去。

“ikemasen!” 伯強忙拿起自己的筷子抵住了番頭的筷子，向他連搖首。“你只許吃一塊，不許吃兩塊！你知道是什麼東西！這是你說頂醜醜的，不該掛在廊下，要掛在廁所裏面去的火腿！你知道麼？你現在知道了牠的價值了，可以下去了！這樣髒的東西是我們中國人才吃的。你們日本人是怕吃得的。”伯強再翻望着子琛，“老柳，請你翻譯給他聽。他當真我是在請他來吃火腿。這個日本小鬼太可憐了。”

子琛無可奈何，只得把伯強的話一五一十地翻譯給番頭聽了。他很擔心番頭會給伯強下不去。但他偷看番頭的神色一點不變，他聽了子琛的話後，忙放下筷子，向伯強叩頭，並向子琛說：

“柳先生，請你告知鄔先生，那回真對不住鄔先生了。那是我錯了的，不該說那種無禮的話。我早就想來向鄔先生謝過，不過失了一次的機會後，很難爲情地一個人到鄔先生房裏來。今天真好，柳先生在這裏，給了一個機會給我，得向鄔先生道歉，這真是我頂欣幸的。”番頭說了一大篇話後，再向鄔柳各行了一個禮，就站起來推開房門，出去了。

伯強看見番頭這樣規矩地下去了，心裏反感着一種空虛，興致索然的。他想，這真難得，日本人中竟有這樣宏量的人。他又暗暗地佩服那個番頭了。

經過這一次的喜劇後，番頭對伯強的態度異常恭敬的。但伯強不情願再住在這下宿屋裏了。他等不到謝漢華到來，就搬了家，不通知他的同鄉們就搬了家。等到漢華到東京來時，找不着他，問他的同鄉們，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竟有人說他因為住不慣日本地方，已經回國去了。

十七年二月十三日於武昌

— 東方二五卷四號 —

婚姻的一長二短

青 青

裏西湖的邊上，琴韻姑娘從城裏走來。他是到大佛寺來看他的表兄綠微的。未到寺前，他的脚步已很弛緩的了，一直走到寺前兩株梧桐樹下，正要踏上石級的第一步時，他仰頭注視門上‘兜率寺’橫匾之後，俯頭停步了。他想：大佛寺的石級真多，走進山門，又是石級，要到內院去，走過大佛巖，還有許多級。來看綠微真是要有十分勇氣的！這樣一想，他就不跨上去了。還有一個原因；他疑問，這樣常來看表兄，究竟是好不好的。這兩個思想使他徧身疲倦，於是就在湖岸茂密的冬青樹蔭下的石凳上坐下。

身心安靜之後，容納見聞的能力較大，思想也較清楚豐富了。在晨光照耀中，他見湖上綠色荷塘中有一個紅色花蕾，並立在一葉荷葉旁邊。仔細的看徧周圍，所有蓮花各倚傍在一枝葉邊。在這凝視間，丁東一聲，一條魚急促的跳過，而後邊又一條向他直追。他自然的瞭

悟這是魚的夫婦，於是他的心砰砰跳動了。

綠微住在大佛寺裏已經半月餘了，讀書寫文，向來很是安靜。這一天，醒來天尙未明，雖然是醒來了，而迷惘不清，還像是未出夢境。他記得夢見在茅家埠似的溪上划船，兩岸的夜色中，蘆葦很是高大而黝深。螢火密密游行，十分輕捷而神祕。不禁船漸漸高升，螢點漸漸在他船舷以下，而鼓樂與哭聲愈在低下之處了。出世是多數人喜歡說的，但有誰知道出世的悲哀苦味有如此者！加以醒來聽和尙做朝功課的鐘鼓與佛號，尤覺酸冷入骨。

他覺得事事都不如心，朝餐不如心，看書本本都翻過，沒有一本是如平日的有趣味的。他想到還是到湖上去消遣。

琴韻聽到石級上的脚步聲，見到是綠微，倉皇的立起來，只見表兄一步又一步的逼近來，而且說：

“妹妹什麼時候來的？”

“剛才來的。”怕他不信的匆匆回答。

“爲什麼不早些進來呢？”

“就休息一下，石級實在不少呵！”

綠微勸表妹再坐，自己坐在旁邊較遠之處。

“此刻預備到那裏去的？”琴韻問。

“今天有點異常，什麼都不稱心，所以出來走走消遣。天氣很溫和，妹妹是預備到什麼地方去走的嗎？”

“我是沒有目的的。”琴韻淡然的說。

“那末就在這裏坐坐也不壞。”

各人都有心事的心裏，無暇發出話來，所以兩人都靜寂了。綠微爲了欲使談話間斷的不太長久，他就以正在注視的蓮花爲資料。他說：

“荷花快開了。”

“唔。”琴姑娘含糊的應了之後，欲避開這問題似的轉過頭去。

“妹妹觀察這事實有所得了嗎？”

“……沒有；就是有，必定四哥也有的了。”

“我們來說說，究竟是相同不相同。”

琴韻不說，表兄說了。

“以花比人嗎？”

“還何必說呢！”姑娘紅暈了。

“我們平日已相互知道各人的主張了，這實在不必

避忌，不妨來討論一下。我恐我的見解是錯誤的，所以總想有人與我討論，但對不相熟的人不能說，對異性更不好說了。”

“在這路邊不要說。”

“那末我們進去罷。”

綠微略略在前，兩人同跨階級而上，琴姑娘充滿勇氣，而綠微的下來時的倦意也像拋沈湖底了。走完前院，巖塊的大佛前一株柚子正在開花，香極濃蜜。綠微指着說：“香櫟正在開花了。”姑娘們思想曲折，他想到剛才因為荷花將開了一句話而引起此刻就要討論的大問題，現在又要說花開了！

到了綠微房中，茶房見客至而送開水來，綠微因為不能立即開講，很是着急。

“妹妹見過一對可以羨慕的夫婦否？從未見面，用媒灼之言，彩轎抬來，遮了蓋頭祇成婚的，固然不對，有證婚人演說，男黑女白，穿戴得齊齊整整，照了相登在報紙上為憑的‘文明結婚’的，也是不對，就是真正新式自由戀愛不經婚姻實行同居的也沒有——一對是對的。雖然看他們外表一對一對的並行對坐是很和樂

的。”

“我觀察所得的也是如此，但我們可以懷疑，難道天下只有兩個人覺悟，大多數人對於這事實視而不見嗎？”

“我想這因為各人都自信能造成天下第一對好婦之故。然而，我已十分的相信，這糞坑是永遠填不滿，沒有一個試驗者不掉死的。天下從來沒有一對好夫婦；天下永遠沒有一對好夫婦！”

“結婚以後的女子固然大變。但男子何嘗與童男時一樣呢。平常總說，女子有了子女，就沒有時間與精力，所以腐敗了。其實沒有小孩時也大有變化了。一則因為生計與愛情的無愛，不必思索，不必整頓了，所以他們在結婚後總是肥胖的。他們也有憂慮男子愛情的轉變，不想繼續自己的美好以維持之，卻以法律的所有權來防範男子愛他人，從此無暇顧及學問事業了。男子也一樣。”

“妹妹說了女子方面的，讓我來說男子吧。我雖不敢說人類一切行為都是性的作用，但我覺得性的推動與牽引確實直接或間接影響於人事的萬分之九千九百

九十八。童男的奮勇最易表現於異性之前。結婚後無所用其奮勇了，便遷怒於其妻，同時卻嚴厲的責備夫人與他人交際。他心中怨恨一生不能更換的這杯苦酒，而時時回憶借過手帕送過照片而無甚關係的人都是愛人了。因為與一人結婚，從此其他一切人都推出，雖然明白自己說過絕對不能與他們結婚的，到這時卻覺得個個都可愛了。女子也一樣。”

“我們兩人立在同一方面講，還不易透澈。”琴韻說：“還是我扮作與你對辯的好嗎？”

“好的好的，我再說下去。……因為各人有各人的長處，與漂亮的人結了婚，將來必定悔不選誠樸的：與學文學的人結了婚，將來必定悔不選學科學的。”

“這應該依愛人之心改變漂亮為誠樸，學文學而加學科學，自然可保必愛了。”

“妹妹呀，如果這是可以改變的，那末自己也可改了漂亮學了科學去適合，何必一定求人呢？在事實上實在很少可能性的。還有消極方面的，夫婦寢食同處，可以互見裝飾底下的醜陋，不如友朋之不露破綻，這最易引起輕蔑，男子眼中，覺得他的妻如飛躍活潑的鳥一變

而專在他的手上撒糞了；女子呢，他愛勇猛的獅，但見過睡眠的獅，嬉笑的獅之後，就失掉敬愛。有時還要發現獅子的勇猛能衛護他，但也能侵害他，所以不能敬愛了。”

“照這理論‘婚姻根本不能存在。我們自己自然是出於意志，不在其列；但爲全人類設想，從此便滅絕了。”

“因爲人類是不肯滅絕的，所以無需顧慮。所謂自由婚姻者其理論反不及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一貫。常聽反對新式婚姻者說：新式婚姻先易後難，沒有一對是好的。是的，但誰能舉出那一對舊式婚姻的好夫婦？不過他們用禮教與命運推總注的牌九，翻牌以後，大半的人就不把所受苦痛宣布，因爲這是無從更換的了。自由婚姻是許人選擇與試驗的。試問選擇是以全人類爲範圍的嗎？今天選定了十人中最好最適合的，明天新遇見更好的一個生人怎樣呢！國內結了婚，豈可保證外國不再遇更好的？還有，自由婚姻之可貴，在能於友朋交際時試驗對方的性質，這無非見他早起而推測他是辛勤，見他對苦難的蟲鳥說可憐而推測他是仁慈的罷了。

即使試上十年二十年，你能將成爲夫妻時的情況一試嗎？未婚者專能做美，且能掩飾自己一切缺點，但到戒指換定，或實行同居時，即歎一口長氣，把緊張的筋骨放鬆，於是開始挑剔爭鬧了。這是新式婚姻反不能自圓其說的。”

“四哥總不以舊式婚姻爲然的吧？”

“我不主張舊式婚姻。我主張比新式婚姻再自由一點。當他想念或羨慕另一異性時，他就該實行棄此愛彼，只要允許他另愛，他又記起第一人的長處，或者又棄彼愛此了。然而這主張並不勉強人非愛二三人以上不可，要專愛儘是可以的，而且有了這樣的自由，便不致發生意見，愛情反專一了，這種的專一才是真實的。還有一種利益，成婚後的男子及女子，總減少未婚時的優點，這實在是人類的大損失，倘若沒有婚姻的形式截然劃斷他的生活爲兩段，使他終身刻刻有求愛與被愛的機會，可保持被性所推動所牽引的勇氣。少年與老年人勇氣的多少，也有生理上的原因，而且受婚姻影響者，也不僅婚姻的形式，還有性的實際。然而婚姻的形式當占大部分。”

“有了小孩如何處置呢？”

“這確是本問題的難點，不過因為小孩而維持愛情，這種慈悲就是給他人與自己以痛苦。我以為，為人類計，社會應多設育嬰堂，這經費由各人捐納，名為愛國捐，這是名實相符的。”

“這還成什麼人類社會呢！”

“孩子不經親生母親養育，將成何種樣子的社會，我不敢妄斷，但親生母親養育孩子也有缺點的，例如對小孩姑息；而且不是人人有育孩智識，最大的，因為育孩不能做一切事業，以致女子不能自立而操縱於男子手中。”

“說話容易，實行未必有好結果吧？”

“倘若有人以這種婚姻為拆賣，那末我敢說他們所主張的是賣絕。”

靜默一回，琴韻說：

“我們今天開始了，以後可以常常討論。”

“我們這番話，已婚的人沒有一個說不出，未婚的人沒有一個肯相信的。歷來多少小說戲劇中所致力的問題，都可解決了：這不是我們了不得，實在因為以前

時期尚未成熟，前人代我們喫苦到了程度，使我們可以有這個覺悟。”

此時琴韻已由綠微送出來，走到香櫺院中了，姑娘轉過來說：

“我在說這種話，請你不要對他人說。”

“自然。在提出這主張的時代，提出者是不該享受的，這幸福要留待後人，有如革命者先他人而死一樣。在作成專論以前，我決不對人宣傳這主張，以防誤解，今天只是隨便談談的。

兩人欣然分別了。

病

適 夷

從初夏間受了各方的迫害，氣憤着離開故鄉的洛瑾，幽居在上海市北的一角寓樓中，已經快要三四個月了。在他，這是多麼沉長的三四月呀：真是像幽困在獄中的一樣，整天在一個單調無味的周遭中活着，小小的一間見方數丈的房間中，堆滿了一些雜亂的家具，留給他和他的家人們三四口子活動旋轉的隙地，已不過僅僅幾尺的一方，陽光永遠不會臨照到這卑暗的地方來，推開窗子，只有些爛繭的氣息夾着風中吹來，和呆板死灰的建築物，密層層得包圍着四周，像深陷在墳墓中的一樣。一天到晚，只是沒情無緒地看書，睡整半天的午覺，或是像發狂似的到馬路上的風沙中奔跑着。

讀幾冊大部的著作，修習外國文，寫點東西，在計劃的時候原是覺得什麼都合適似的；但是畢竟沒有誰會在沙漠中開闢園地，而心緒又是這樣的惡劣，每當提起筆或把起卷時，便被一個小的孩子瓊兒的銳利的哭

聲打擾了。因此只能蹙了蹙額把已上手的工作放下。

兩三年來好幾次的上海貸家生活的經驗，特別使他覺得在孩子們尤其是不適宜的，大的孩子只要一到上海幾天的功夫，肥沃的臉上立刻會顯出憔悴的神色，因此這一次他母親硬要把他女人們送出來的時候，他寫信去把大的孩子托了岳家。但是尚在乳下的阿瑾，她不能不跟着母親來同遭這個厄難，雖然好幾月來，已漸漸能從母親的膝上爬下來在地上跌跌踉踉的踱步了，但是林擒似的臉霞，却是在一天比一天的隱淡下去了。小小的阿瑾，她似乎也感覺着環境是太枯燥了，她只是一天十幾場的哭鬧。

——真把我累死了，什麼也不能做。

本來是性氣不好的洛瑾，他一被孩子哭鬧的打擾，便怒着目向他的女人使氣。憤怒了的時候，從妻的懷中把孩子奪了來狠狠地想把她從窗口擲出的心思也有過幾次。雖然每次妻惱了打孩子時，他總要幫護着說：

——你太野蠻了，動不動就打，孩子有什麼罪呢？

因此阿瑾知道父親是能夠衛護她的，她越是愛纏紐着他了。但是他畢竟是自私自利的，在偶而心境平靜

的時候，把孩子攔在自己的膝上，逗着笑樂，他覺得是自己最大的安慰。人生不幸沉重地壓在他的肩頭，整個的社會，是四周虎視着向他迫害，祇有這小小的無邪的心，她是完全純潔的，善意的，睜着一對晶黑的圓眼睛，嘻着笑顏，把肥嫩的短臂，環套在他的頸項，高聲啾啾地笑着，但是時候一多，他便立刻厭倦了，他想把她從自己的身上離開，沒有滿足的她，便悲哀地哭了：

——真把我累死了，什麼也不能做。

他便把孩子狠狠地擲給了女人，怨恨地咒詛起來，他覺得自己整個的完好的計劃，都被這小人兒攪亂了。

終於妻替他籌畫了一個妥善的方法；她也深覺得讓一個男子整天沒出息的閑悶着是太不好的；她時常鼓勵他讀整大部的書，學習外國文，寫成篇的著作，但她很寬恕他，知道在這樣不安定的環境中是不能夠責望他好好用功的。於是她叫他到一個友人的寓所裏去，那位友人白天在辦事處工作，他的寓室是空着的，那兒的環境自然是比較得閑靜一點，因為是獨身者的住房。她叫他白天到那兒去靜居，除了喫飯的時候，和晚上回家來，這樣她以為比較可以使他平靜地用功了。他立刻

允許，去和那位友人說好了，每天像從前有職業的時候一樣，早上一起來就去，一個人坐在一間靜寂的房間裏，便覺得不能把自己閑空住了。許久沒有開卷的一本日文自修講義，新近從圖書館借到的一本數千頁的經濟名著從來沒有勇氣開讀的，又新買了幾百頁的原稿紙，立刻奮了很大的決心，一會兒也不休息的，安排了時間，一樁樁的開始了。如此的一連好幾天，想到自己的生活，已開展了一個新的局面，便覺得異常歡喜了。雖然有時想起妻一個人在家裏寂寞着，尤其是每次出門時孩子‘爸爸，爸爸’地呼喚着留他不要走，和晚上一回家孩子見了一天不見的爸爸，伸着手很親熱的要他抱。也不覺地會把工作放下來默默的出神，他仍然想到自己似乎是太自私了，但總不捨得把自己剛剛開始的新生活立刻來停止。

一天，他回到家裏，喫過了午飯。妻抱着似睡非睡的阿瓘憂鬱似地對他說了。

——你摸摸看，她的頭這樣熱。

他伸手在阿瓘的額上摸了一摸，便覺得一縷焦灼地熱焰刺入手心；低着頭看孩子的臉，也已燒得通紅

了。

——病了呀，這便什麼好呢？你今天下午更抱她到附近的醫院裏去看看吧。

說了後，他想下午應該把工作停止了，留在家裏幫着妻看護孩子，但他想到一篇創作已寫了七八千字，立刻就可以結束了。只得又叮囑妻到醫院去，自己依舊披上了外衣到友人的寓所中去了。重新把未完的創作讀了一遍，便提起筆來準備讀下去。不知什麼的許久沒有了的鬱悶的情緒又引起心頭來了。寫了幾行，看看是不成樣子的，重重的蘸了些墨水，塗了；但再不能寫了，一陣焦灼的苦悶使他感得有坐立不安的神氣。只得把手中的筆放下，另外把一本放在手邊的生字摘錄簿拏過來誦讀着。過了一會，却又覺得自己嘴裏只是沒意識的唸，神經的中樞完全沒有貫注在着；立刻，又本能地丟下了。立起來，走到窗邊憑着欄佇立了一會，想把不安的心境，強自鎮靜下去；但是不可能，孩子的通紅的臉，妻的憂鬱的眼睛，緊緊的迫注着他，雖然在想：

——小毛病不要緊的，自己的工作不能因此打斷的，好幾月來才能平心靜氣的用功，總該繼續下去才

好呀。

但是畢竟是難以平靜了，坐下來時，仍然沒有提起筆來的意思，無聊地把寫就了的稿紙一張一張的翻着，忽然一陣奇異的憤怒起來了，不自禁的把下唇緊嚙着，隨手把手中的稿紙團皺了：

——這有什麼意義呢，值得把我病着的愛兒丟棄下了不顧嗎？

一會兒便有些失悔了：

——馬上去看了醫生總是不不要緊的，妻一定會設法的，已經開手了，總不能沒結果的放下，這許多時候了，從沒正式的做一點事。

這其間，房門突然的開了，走進另外的一個朋友來，他的一隻腳跨進門口，便嚷着說：

——洛瑾，快！你的夫人叫你回去。

——什麼？——這是很大的一驚，從朋友的急迫的神色中，洛瑾的心突然跳動起來了，他想想事情一定很惡劣了。

——你的孩子病得很厲害了，剛才我去找你，你的夫人在乾急着，正苦沒人來叫你。

——那末，沒到醫院去嗎？

他說着匆匆的把案上的書物整理了一下，披上外衣，便同着朋友一同走出門外。很短的一段距離，他覺得今天只是走不到。他和朋友一同無言的走着，半途中朋友分途時向他告別，他也沒有覺到，及至推進了家裏的大門，樓上二房東家裏的幾個家人都驚呆似地在偶語着，見他來了，便得救似的喊着：

——呀，來了！

他不與招呼，管自急急的跳上樓梯，看見房門口下垂着的門帘時，便似覺得一幕悲劇立刻要啓幕了的，呼吸也完全息住了，他的腦中早已呈佈了一個可怖的現象，兩腿便有些戰慄，奮着與命運決鬪的心思，把一隻腳跨入房門時，他便看見孩子在靜靜地睡在床上，妻默默地坐在床沿看守着，那個老旦似的二房東太太，連連的向他搖手，他知道這意思，便把脚步放低了，輕輕的走向床邊；

——怎樣了？

——現在倒好一點了，剛把白蘭地周身擦了一遍，才安靜地睡着了。——二房東太太說了。

——剛才的樣子真要怕殺人呢，——妻說

洛瑾正把身伏下床去看視，忽然，一聲銳利的驚叫聲孩子從夢中驚醒過來了，好似陡然有一把刀子或一粒子彈穿入心中一樣的驚痛聲，她立刻圓睜了一雙驚怖的小眼，握緊了拳頭，顛波着通紅的頭，一聲急一聲直叫起來了，周身是掙扎地抽搐着，像重傷垂斃的樣子。他和妻倆立刻把這小身子圍住，驚惶得手足無措地呆住了：

——你看，這個樣子！——妻焦急地回頭說。

——寶寶！好寶寶！璀璨，璀璨！——他拍着孩子的身子，似乎覺得她立刻要死去了，想這樣的叫住了她。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們年輕的是沒有見過呀；不要慌，等一會兒一挑就好了，——二房東太太還是安閑地立在旁邊安撫着他們。

這其間，娘姨氣呼呼地趕了進來。

——少奶奶，那老太太說今天天氣不好，不出門，要挑末，自己抱了去。

孩子仍是一聲一聲刺心的乾號着，小身子痛苦的抽搐着，雖然平日對於挑灸之類完全是反對的洛瑾，而

且聽了娘姨的話，又覺得那老太婆的架子就可怕，但在驚惶無計的時候，也就聽了二房東太太的勸告，把孩子裹在一條氈子裏自己抱了到那個相離不遠的挑灸婆的地方去，妻衛護士似的跟着。

走進了挑灸婆的家裏，正有幾個男女圍在一隻桌子邊喜笑着打牌，一陣陣的鴉片氣味，從樓上吹過來。說了之後，便由一個伏在牌桌邊的中年婦人，翻過了眼睛向他們瞟了一眼：

——等一等。

於是他們是無言的站在一旁待着，孩子只是在洛瑾的懷中不安的蠕動着，終於一個蓬頭赤足婢女樣子的女孩，跑到樓上去了一會，又過了許多時候，扶着一個六十歲的小足老婦下來，先提過一把藤椅自行泰然地坐下。

——是驚風嗎？

說了一聲，便伸出一隻污穢乾皺的手來，狠命的把孩子的手臂捏了一會，然後從黃銅邊的老花眼鏡上擡出白洋洋的一對眼睛來：

——對啦！

——老太太這是不要緊的嗎？—— 妻懇求似的問着，老婦還在翻覆地看孩子的兩手：

——已過了三關，怕要看你們的時運了：

——被捉弄的，孩子又一聲聲的乾號了。她睜了哀憐的眼睛，看着俯身在旁的爸爸和媽媽，像求救似的。

——呀，寶寶，寶寶！—— 洛瑾只能作如此的安慰，心頭只是躑跳着。

——這總要請老太太想想法子的了，—— 妻向老婦人哀懇着。

她便又把眼向上翻了一翻，直起身子，向懷中探出了一個污穢的小包，拆開了，是一枚小小的鐵針，便一手捉住孩子的小手，望手指上一針一針的挑，驚痛了的孩子越哭得厲害了，像一枝枝的利箭刺入洛瑾和妻的心中一樣的難堪，老婦人還狠命的從挑過的創處捏出一滴滴有黏性的白水，在自己的指上抹弄着：

——啊，你看，你看，現在是不要緊了。

過一陣之後，孩子漸漸的安靜下了。

——老太太，等會再來看嗎？

——咳，等會兒再看！

——那末，總謝吧，——妻囁囁地說到報酬。

——不，一會錢一會的，一塊二角錢，便宜了你們，別人家便要兩塊。

把錢給了，洛瑾重新把孩子在毛氈中裹住了與妻歸到家裏，倦乏了的孩子，又沉沉的入眠了。二房東太太誇着自己的介紹的功勞：

——咳，現在不要緊了，現在不要緊了！

但是等她走了之後，洛瑾總是不放心地看着沉睡的孩子，和妻計議着去請醫生。終於悟到了不久以前堂哥家的姪兒也是同樣的病，由一個教會善堂的女醫生看好的。他便立刻跑到久不走動的堂哥那兒打探了醫生的住址，摸着身上還有兩角錢，便跳上黃包車向堂哥指示的醫生處去。

黃昏已淡淡的籠罩了的秋的薄暮，馬路上是夾着沙塵的涼風，他坐在車上只擔心孩子不知道會不會再驚起來；到了這個時候，醫生不知在不在家；而且或是要不肯出門了。錢，又不多了，不知請費會不會太貴，一陣陣地緊迫地思念着，車子只是前向進去，又漸漸的想到孩子的病，都爲了自己的緣故；生活的不安，在大人

們已經是很難忍受，這樣像鴿子籠一般的房子，整天沒和青天見面；弄堂中又只一陣陣的惡臭，沒有一點清新點的空氣。有時貪自己可以清靜點，便讓娘姨抱了到外面閑走，買些不潔的小食給她喫，他越想越覺得是自己的罪惡，使完全無罪的孩子，也跟隨着自己遭受這痛苦的懲罰，不禁兩條冰冷的眼淚掛在臉上了。車子便到了目的地的善堂門口。

幾個教會童貞女裝束的女醫士，受了他的懇請以後，便同情似地皺着眉尖：

——天氣也不好，上海這種地方，小孩子又得不到好點的空氣，什麼都要大人當心才好呀。

這樣的話，又使洛瑾異常的刺心，終於同了一個醫生到家裏。診視了一會，便拿出了一點手提箱中的藥丸，說了服法。洛瑾用紅紙包了兩塊錢遲滯委宿的送給了她，她客氣了一會，便也收受了走了。把藥給孩子服了一點後，仍然是沉靜地睡下了。室中一盞電燈冷然的映照着，他和妻坐在床邊相對默默地無言可說。他還是在責怒着自己，使孩子受了這樣的苦厄。想着她從出生以來，不過一年多的光景，已經跟着可憐的母親粟六奔波

好多次，一會兒上海，一會兒故鄉，自己只是在不幸的重荷之下，苦惱地徬徨着，很少有留意到幼小的生命之花的培養。春間原想好好的爲故鄉服務，發展數年以來的抱負，同時家人們也可以在山明水秀的家園裏安頓下來；但是迫害總竟跟隨了他，他照例是失敗了，使着氣又到這窒息的都市中來，幽囚似的挨度着這樣沒生氣的生涯；一面想着一面低垂着頭，黯然的情調佈滿了他的心胸。忽然：

——爸爸，爸爸！—— 孩子醒來了，她像並沒有剛才的一次風波似的，笑瞇瞇地伸着手要她的父親抱她。洛瑾連忙把她抱到自己的懷裏，和善地撫弄着：

——寶寶！好了嗎？

他的心胸便漸漸地開展起來，他叫焦勞了一整天的女人去睡了，自己領着孩子玩了一會，孩子扭轉了身子把腿從父親的膝上溜下，她又跌跌踉踉的蹣起步來。

——瑾瑾，不要走，要喫力的。

孩子走了幾步終竟有些疲勞的樣子，便倚在父親的身邊，笑瞇瞇喘着氣，在她聖潔的笑容中，她早已忘

— 病 —

却了剛才的痛苦，不必說給予痛苦的她的爹爹，她是一點也沒有懷恨過的。重新爬上父親的懷裏，伸出一雙短臂攀了他的頸項：

——爸爸，爸爸！

他又流下淚來了：

——能夠赦免我寬恕我的，只有孩子呀！

後來，他終於沒把每天的功課繼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般第三卷——

小 折 磨

鋼 君

清涼涼的濛雨中，樂虎撐著青布傘，大衫飄飄，長髮搖搖，急急忙忙地回來啦。他挾著一個鬆散的小白包，右手捏著墨盒和藍墨水瓶，很不得力地偏著頭，湊近傘柄。兩隻皮鞋拖泥帶水，大衫也斑斑點點了。

“樂先生！考得好罷？真快呀！”肥笨的公寓老板倚門笑迎著問。

“也就是那回事。”“水太大了！聽說順治門都出不去啦。”“街心還好，兩旁都幾乎成了水池。”“見撈魚的沒有？樂先生！”“沒有啊！”“雨水一漲，魚自什刹海都跑出來嘍……！有的真撈這麼大的一籃子！我還找他們要十來條小的放在大缸裏哪？”“好哇！養活著玩罷。”“樂先生別走，你的掛號信來啦。”“噢！又來一封？”

樂虎進了臥室，放下東西。忙拆信看。外面的雨聲漸漸大了。淅淅瀝瀝中，肥老板慢慢擠進來。“樂先生！

這些日子的掛號信來得真多呀！”

“啊！你……家裏發大水啦！全家幾乎沒命！這次淹死五千多人！真教人害怕！”“噯！這傢伙！聽說南幾省都發大水了。這還了得！……府上都好罷？”“承問，都好。損失些東西。那算什麼。”“這幾天，這雨！老是不晴！北屋的程先生多少日子啦，一封掛號信也沒來！欠了櫃上四個月的錢！怎麼辦？……現在櫃上也虧空啦。”“這！……你可以跟他想法子。”“我常對他們說，樂先生的脾氣多好！住了半年多一個大錢也不欠。……看吳先生那個，連字還認不清呢！”

刷拉刷拉的雨越發大了。窗紙也溼了。房檐上的水，瀑布一般直瀉下來。幾隱住了他們的談話聲。“噯，這雨！”肥老板轉身，借門上的小玻璃向外看。“房頂又漏啦！看！溼了一片。”樂虎脫下大衫，兩眼楞楞地望著紙房頂。“這麼大的雨，一連幾天，不論什麼房子也得漏啊！這房子還好呢！別的公寓簡直住不了。北京城裏因這次雨，到塌了多少房子！”肥老板悻悻地說。“這雨也真怪！……各處鬧水！唉！遍地兵災未完，水災又來！人民倒霉！還說什麼！”“幾兒出榜啊？樂先生！”“聽說也快，

還沒一定。”“你看！……櫃上虧空了，怎麼辦？……今天來，……想跟你，……借幾塊錢。”

“噢！……明天罷！我的錢存在郵局了。明天我就取去。這時來不及了。”

“噯！好！噯！好！噯，噯，噯！……”肥老板相笑著，恭恭敬敬退出了。

陰雲茫茫，爽風涼涼，黑沉沉，恬靜靜的深夜裏，髯髯有幾人在小院中，大樹下，暢談得非常有趣：

“這時候南幾省的學生還沒有來呢！學生一來，來海啦！都先考北大。他們一大半全住馬神廟，北河沿。我在北河沿公寓，纔有意思呢！看他們沒考的時候，一個個老虎似的，凶得不像樣！打牌的打牌，叫人的叫人，亂打亂鬧，都成混世魔王了！考完，一看榜，就有意思了。哈哈！考上的，樂極了。尋樂開心，整天不是聽戲；就是看電影；穿八大胡同；請客；都是常事。……那沒考上的，哈哈！他媽的連言語也不言語，抱著鋪蓋捲，他媽的溜了。”“哈！——老板很有經驗！”“哈哈！那時北屋住著的有位杜先生，寫的還不錯，就是笨。唸書老是哼哼地。也要考北大。考完了，拏著算學草稿，還給西屋的王

先生看呢！王先生一看，您猜怎麼樣？人家出了六道題，他纔作兩道半。錯了一道還不說，那一道半裏，並且還有五個錯字。哈哈！……（院中人大聲哄笑。）……王先生那人太好啦！點頭對他說：‘過兩天你去看看榜罷。’好容易等榜出來了。杜先生真就去看！”“考上了罷？”“那還用說，簡直就擢啦。……王先生那人脾氣真好！那時這公寓我還沒接手。是劉老三幹。王先生頭年沒考上大學，他家裏教他回家。他賭氣回信說非考上大學不回家。後來他家急啦，來信說：‘你不回家不給你寄錢。’噯！……他就不回家。後來錢不設了，就當當。冬天冷極了，就穿一件薄棉袍，一條單褲子。多苦啊！錢還是不設，找朋友東湊西借，慢慢朋友也借不來了。一時手頭沒有錢，劉老三也不應該向這樣好的人動威！進屋就和王先生大嚷大鬧說：‘你再沒有錢，你就停伙。請你外邊去。’王先生那人脾氣太好，一點也不生氣。只是：‘噯！噯！噯！噯！你別著急，我給你取錢去。我給你取錢去。’王先生唸書，老是呵哦呵，呵哦呵地，真用工。我的三舅老先生看見他，說非考上大學不可。果然第二年考大學，進了高等師範。”“噯，樂虎！你是明天看榜麼？”“聽說明天或

者出榜。”“還有一位湯先生，他臨走說開公寓的沒有良心！他一來的時候，悶得慌，請我領著他逛逛去。我就領他到各處玩。有一回天晚啦。我們倆進了飯館，要了菜；就喫。喫完了，他一楞，什麼話也不說。其實我隨著先生們喫飯，能教我會錢麼？哼！他就是不言語！我看不過去啦，到底還是我給的錢。他說遊膩啦，教我領他嫖窯子，我就領他到暗門子裏去。他出來嫖賊。我說：‘幹麼不領你來這裏？來那兒？別處？別處得花多錢！’他纔不言語。他和我們幾個打牌，輸了十幾塊錢，不給不要緊，臨走找他要，他說開公寓的沒有良心！憑什麼不向他要？是輸的不是？……”“呀！又下雨啦。”“快進屋罷。靜聽雨聲，多有意思！”忽有人大笑說：“這下豬肉可賤了，看他們還禁屠不禁！”

稀稀落落的雨，漸漸密了，大了。樹葉沙沙地響，黑暗中立刻顯出雨夜的神秘來。

日光灼灼，輕風飄飄。路旁的垂柳，拂拂揚揚，樂虎滿頭是汗，面色青黃，無精打采地，自外回來，悄悄走進臥室了。夥計二叫覺著情形不對，捏手捏腳地走到窗下，借著破窗紙孔向裏望，只見樂先生對鏡自照，一陣嘆

牙：一陣狂笑。一會用手打臉；一會又得意洋洋。嘴裏唧唧咕咕，不知說些什麼。忽然出聲說：‘不有小失敗，那會有大成功呢？努力罷！第一次小嘗試失敗了，又算什麼。奮鬥罷！努力！努力考北大！考北大！’他把鏡子一舉，大睜兩眼，咬牙，攢拳地，對鏡中幌了兩幌，奮然立起，走過去看書了。二叫心知他名落孫山了。見他這種怪樣子，忍不住笑，忙跑開，告訴他們的老板。

樂虎考中北京大學的初試了，肥老板時常過來扳談。夥計們也是歡天喜地說：“這纔是家裏的德行呢！……古人讀書就是這點意思。看吳先生那個，嘖嘖！”肥老板也脅背諂笑地說：“盼望先生考中了，還住在咱們公寓裏，一切都舒服。等電車一通行，就不分遠近了。……要不然你也加上一股，把咱們公寓往大裏幹。……初試一中，覆試也不過就是那回事。像你這才學，還會考不上？”樂虎悠然微笑，搖頭說：“未必。”

。 “現在樂先生正忙功課，等考完了，我陪你到沒去過的地方逛逛。也開開心，解解悶。”“我不行，還不知能考中不能呢！就是考中了，我還有許多應作的事哪！”“準考上，一定考上。”樂虎默然無語，進臥室努力

預備功課了。

覆試期到了，清晨樂虎被夥計從酣睡中喚醒，冷縮縮地慳忡著兩眼，慌慌張張盥漱了。走出公寓，忽覺下小雨了。忙折回，拏了傘，走到街心。“車啊？”“坐車麼？”車夫用半醒的聲音驚破了沈寂，“北京大學。”樂虎衝口說出。“北京大學呀？十五枚。”“八個子。”“十三個罷？”“十二個，我拉。”“十個子嘍！多花兩個，你還在乎這個麼，”“多一個不要。”“你僱去！”樂虎笑想：“幸虧帶傘，不然教他們制住了。初試考中，是不坐車的，這次仍給他一個不坐。……（一眼望見雞鴨店擺著的小燻雞。）真是好東西呀！……考中了，買一隻作獎品。……面巾也破了。……還有胰子也沒了，牙刷也該換，……襪子也破了呀！……得！只要考中，就買新的，都作獎品。……但是考不中？……努力罷！……那可苦煞我了！……”

密雲潮氣中，爽爽涼涼，石子似刀山一般的後門大街上，樂虎縮縮地走向北京大學。他似是腿軟，步法也慢了，目不斜視地向前進行。猛覺眼前一黑，急擡頭，幾

乎沒撞著路人的胸脯。忙醒過來，笑吟吟暗想：“淨顧想，不管別處了！……看榜須要沉著氣，不要慌。……這回考的成績多好呀！到底多考一次大學，多長一分經驗！……果然經驗豐富，不然，何克奏功？……得啦！考不上，看你怎麼辦？……不至於罷？……一人這樣纔苦呢！考一個大學沒考中，苦惱極了。又考一個大學，初試中了，喜歡得了不得。可是覆試又摔下來啦！……不祥之兆！……對不住，這不是我的寫照啊！……真的，也千萬不要……快到地方了，哎呀！……簡直是走向行刑場！……走罷！……怎麼心又跳起來啦？別慌，考不上不要緊。……哦！那不是榜貼出來了麼？快跑！……呀！怎麼榜短多了？要糟！千萬可別……唉！看罷！……（開張著小呆口，直楞楞地看榜。）……看得太快了，不至於沒有罷？……怎麼心縮得這樣痛？……別慌，再慢慢從頭看。……細看！……別忙！……真沒有我的大名麼？……糟了！……完了！……怎麼辦罷？……好！……痛快！……完啦！’樂虎扭轉身來。只見兩人在他的後邊看榜。忽聽他們談話：“怎麼樣？糟了罷？”“哈！那不是你的名字麼！”“得！走罷。”二人高高興興漸漸走遠。

— 創 作 選 —

樂虎癡望著他們的欣欣雙影，慘然微笑了。

十三年十二月五日長青島

— 學生雜誌 —

強 盜

若 吾

(一)

棉花可收穫了，K鎮外一堆堆住着的農家又要預備趕‘強盜’了。

這事已成為風俗：鎮外田地上，棉花成熟的時候，就有一般男女小子，像遊牧民族一樣，奔東逐西的偷摘——不，搶棉花，農家不甘心把汗水換來的作物給人家不勞而得，所以，他們極力驅逐那般搶棉花者；但是，他們驅逐不發生效力，你要知道當你追到東，他們會避到西，你趕到西，他們又由南而東，你憤恨切齒，他們却嬉皮笑臉的。倘若你拿住了他們間的一個，他們要圍攔來攻擊。倘若你結了隊，像煞有介事地去打去捉，他們會避到鎮裏去，現在農民由經驗上得到知識，知道趕到鎮內去捉去打，很不便宜，因為被警察扯去，無論如何，不罰兩元錢，就須坐幾天局。他們農民恨入骨髓，叫那殺奪棉花的人為‘強盜’。他們知道警察不是他們出錢養

的，他們只好自家消極地對付‘強盜’趕！趕！

這裏有一個破天荒。

一個晴朗的下午，天空藍蔚得可驚，只有與地面交合處有一團團白雲圍環着。黃綠色的鄰鄰的棉葉的海中，有幾叢樹林高聳，由樹隙露出茅舍和黑瓦，彼此遙遙相對。忽然，簷前樹陰中，由二個而四個，五個，……緊集了好些人，頓時，如火車剛才經過一樣破了靜寂。兩只山羊也叫了起來，五六匹雄雞豎起頭頸，遠遠的凝視着，聽着。

原來年青力壯的趙有田，捉了個‘強盜’來。因此左右鄰居的小孩子，大嫂，伯母，徐老老，及有田的家人都聚集在樹下看‘強盜’嘈雜着。據有田說，這個‘強盜’是帶領小孩婦女的強盜王。強盜王果然可怕得很，頭髮蓬亂且長，額上彫滿縱橫紋，眼珠微微向外凸，眼白發紅，下巴很長。有短短的硬鬚，身材高大，有四十多年紀。尤其可怕的是，沒始終不說話。他二手背剪着，被有田捏住。

“打一頓，放了吧！”這句話已不時髦了！那個婦人還以為是個新鮮正確的提議，張着喉嚨說。一個大的孩

子，又叫起‘打’來。

“我看‘送局究辦!’”徐老老搖着頭顱，說了哈哈一笑，看向有田的父親。有田的父親，背是曲了，但身材不比別人低小，頭髮已斑白，額很高，聽了‘送局究辦’想了一會，搖搖頭。

又來一人，滿臉網着皺紋，頭髮更白，她是有田的母親，喃喃地要求放這‘強盜’。

‘媽，你不要來管，紡你的花去罷。’有田的聲浪低而有勁。說了，見他妻子呆呆地站着望強盜，忙喝‘什麼好看!飯呢?’他的妻子，——一個年青的女人，在黃黑的衆人前，獨顯臉膚肌白。只是一件，她的兩頰，像她的乳房一樣，太豐肥了，把她的低額微鼻……的醜態都烘托出了。——伊聽了，就把她三四歲的女兒扯着，回身順便踢了一腳狗進去了。女兒放聲大哭了。這明明在說，她也要像別的孩子一樣，站在強盜面前仰望強盜，哭聲，拉出了一陣夾七夾八的閒話。

“那末如何辦?”徐老老懷著不滿意，說着把他的短短的布襪向上一拉。

“打一頓，放掉，拉倒!”

“對囉！——此外……？”

.....

.....

“阿田！”有田父親終於站起來，揮着煙管，出主意了，“你把他綁在後園那株楊柳樹上。”

小孩子和兩個婦女，隨強盜進去了，徐老老用懷疑的目光看着有田的父親，有田的父親，又坐到板凳上吃旱煙。空氣頓時清靜，只有樹上的蟬聲，吱吱……

好一會，有田等出來了，半環着有田的父親。有田也坐了，坐在一塊平滑的石階上，一路日光由樹隙透進，照在他的藍衣和紅黑的臉上。

有田的父親，被衆人的目光催不過，傲慢地一笑，說了，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沒有‘強盜’，只有竊賊。他說，竊賊其實也可憐，看見人就逃或拜。他說，那田租不要五元一畝，也沒有這班警察。他說，近十幾年來才有這些強盜。有一次林某也捉了個強盜，痛打一頓，後來林家的棉田被強盜踏壞，草篷也被燒掉。他說，徐老老新來坐館，（做私塾教師）不知此地情形，據他的多次經驗，送局是不中用的，反是多心添忙，他說了許多，緩緩

地。結論是“所以我不主張送局和打，我主張……”

或許是有田的父親的說話說得太沒有生采，小孩子早已跑了，大人們也失望地移步各歸。

天上佈滿紅霞，鎮南的洋房，墓上的草，柏樹，……都染上了彩色。四野的山羊，拚命地呼主人。狗們遙遙應着，鷄啼與蟬鳴息了。太陽又落在屋後了。

“阿田！”有田的父親叫出了兒子，輕輕說了一段話。

有田把他的大黃糕似的雙眉往上一提：“五更——就這樣的放了他？”

(二)

他緊緊地閉着眼睛，忍受着，忍受着一切。希望光明，但是光明却避開他的忍受，翩翩飛去了。他希望所得來的，是眼皮上由鮮紅變成黯黑，和洗碗筷聲。一切的思想，重重疊疊地爭先恐後向他的腦子報名，擾亂。咕嚕咕嚕的音樂，在他的肚裏歡迎冷飯和鹹菜。晚風一陣陣洗他的藍黑色的污衣，浴他的身體。他對於這個洗滌，覺得厭惡而且冷了，但是，幸而上帝保佑，他的肚

裏，不知有多少熱量潛伏着，一陣一陣升上到胸部頭部，抵抗晚風。——突然又發怒了，把眉毛口鼻間的距離縮短，用指甲抓着綁着他的背後的樹皮麻繩，兩腳無意識地重踏草地，果然這時發生效力了：地球震動，宇宙變更，一顆顆明星移到他的眼皮上來！

堤下一方方的草屋，像顯微鏡下桑葉的細胞似的排列着。在葉邊一個細胞裏，燈光幽暗地照着板桌，酒瓶，草氈，和他獨眼的妻子，二女孩，五歲的麻皮兒子……他看見了，他的確看見，並且兒子的麻面，顆顆大了，大了，更大了……他把眼珠一轉，才知他看見的不是兒子的麻子，他正凝視着籐籬的紋隙，苦笑泛起在他的面上。

他雙手背綁着，被縛在樹下，柳樹後咫尺就是屋簷。月光由屋簷上面斜下來，照着樹籐編成的籬，密密的辣椒。那角堆着的碎瓦磚，磚旁的糞桶，發出慘淡可怕的形色，好像魔鬼在籬外徘徊，他的面前有一塊黑影，影中有許多大的小的三角形的破洞常常騷動，這塊就是監守他的柳樹枝葉的影。

——唉，明天是中秋節呢。但是中秋對我有什麼好

處？她會給我柴米嗎？會給麻子月餅嗎？……那個阿田真是牛！真可恨！

——阿田趕來捉住我時，她們不來幫我，倒各叫各的女兒避開逃走，豈有此理！團結力失了，以後還能摘嗎！這隻牛氣力這麼大，唉，我老了，老了！……

——聽說他們一年到頭只種麥和棉，一畝田，麥只可收四五元，棉花好收獲十六七元，像今年這般雨多，每畝只收二三元或七八元，田租倒要五元呢！唉，我不應該來摘他們的……運氣壞透了，第三趟來摘就逢着這隻牛！……把我綁着算什麼呢？明天，再不放我，家裏要挨餓了……還是再拉車去罷！做‘強盜’是沒得好處的。

他沉思了一刻，記起了上午的事：

他也立在腰間縛着斗大的採花袋的人叢中，K鎮獨一無二的花行長豐面前了，他躊躇着，躊躇着，直等到同行們負空袋出鎮了，纔踏上石階，走進花行。

“唉，你怎麼也……？”花行是二間門面，一間滿堆着帶子的棉花，一間陳設很簡單，一櫃數凳和一藤椅，那紅先生——長豐的經理，四五十歲，因他鼻子紅的，

人家可惡他，暗地裏都叫他紅先生。他老是戴着銅邊眼鏡，穿灰白色小袖長衫，坐在藤椅上吃水菸，監督二個生徒和店後棧房裏的工人們——有些驚異，也不吹熄吸水菸的紙捻問着。

“那……車租又加了五分，沒有法子呢，”他在紅先生面前紅了臉，支支唔唔說了，把花袋解下。

“那末，你不再拉車了，如燕車行要虧本嗎？”

“那裏！”

一個學生把棉花倒出，給他二角大洋票一張，他想他阿嫂每天也有三四角花可摘，怎麼他昨天下午與今天早晨所摘的只值二角大洋呢？他不滿意，想說，又不敢說，遲疑了一忽，總用微顫的音浪開口了：

“這裏有七八斤呢，照市價二角一斤，也有……”

“二角一斤？哼，你到二角一斤地方去賣吧！——賣不賣？”紅先生收斂了笑容說。紅先生的鐵算盤另有保障，對於窮人，却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但是……”

“他今天初次，給他三角。”紅先生吩咐了生徒，向他說“你得知道，本行是沒有還價的，你不看見別

人？”

(三)

一只黑狗在嗅他的脚跟，他被牠驚悟了，他的思路也被扯還到柳樹下。

——阿田，你們不說話了，睡了嗎？……蚯蚓怎麼叫得這樣厲害？獨眼，她們終得着兇信了吧？睡了不怎樣呢？

——長豐既是上海分設的，每年無論如何好賺錢的，又不是紅先生自己的，要他這般刻薄做什麼呢？聽說上海長豐花行每年有十念萬好賺——呀，十念萬元洋錢呢……

疲倦向他四面八方攻擊，興奮劑的餘毒還支配着他的精神，他不知他的手足以及身體各部，在麻木呢還在酸痛？

“做‘強盜’不好，拉車不能度日，一家五口，明天怎樣辦呢？唉！”他的頰上已有淚痕，嘆息一聲，月兒却好在柳梢頭，仰首望月，她很豐肥晰白，時時露出微笑，在天空徘徊。她說她愛詩人，天文學家和中秋夜的富人。

— 創 作 選 —

而那些人也愛她，她說她不管‘強盜’的事。

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傍晚於吳淞中公

無名六卷八號

號 聲

王 統 照

每逢與C君一同由盲目的岡田先生家出來的時候，在太平路的轉角上的草地裏，一定聽見一陣悠揚而激切的軍號聲；同時便見幾個穿了米黃色的日本兵，——他們是日本強健的少年，在那夕陽返光的密林前面練習軍號。

多末煩熱的夏天！幸虧還是近晚的時候，聒人的小蟬聲，——因為C君很能辨別蟬的分類，他說：在這地方的蟬多是知了類長翅短肚的小蟬，沒有鄉間的大，——不歇地從高的槐林中發出繁雜的鳴聲來，在舊式的大都會裏奔騰與車馬的紛擾中，偶然見幾顆綠樹已覺稀罕，若果能再添上噪暑的蟬兒便使好雅靜的人們以為這‘槐陰夏長’，一枕醒來大有詩趣了。可是在這個地方全是花與樹木圍繞的街道，人家都像住在森林與大花園中，除去熱鬧的市心之外，即在大熱天裏聽這些蟬鳴也感得分外煩熱了。——誰教牠們不到稀罕的地方

去？太湊熱鬧了便容易惹人討厭，這是我每從密樹蔭下走時的感想。

“太多了，……討厭的！……”這是我們那位深目削頰而豎起一撮上鬚的岡田先生常說的話。他中國話說得很漂亮了，二十多年的‘支那居留’，但還不大知道蟬字應該怎麼念，他說話帶着日本男人一般的剛音，沈重而沙沙的，能以表示出他是有堅定性質的。

他在窗外蟬鳴聲中替我們講着這一時的功課，但他在發問或教我們重述對話的時候，也時時側着耳朵向窗外聽那吱吱繁動的蟬聲。雖是討厭的，却對於他似是有相當的興趣。

我們盤膝坐在那八鋪蓆子上約摸有一個多鐘頭，更飲過岡田的大姑娘送來每人的一玻璃杯‘麥湯’之後，我們便起身走了。到他那裏房的通道上，我們同這位盲教師，或她那位好修飾的姑娘說一句再會再會的日本話後，我們便提上鞋子從那青草的院中走出來。

我們沿道聽着蟬聲，不久，便迎着那草地上的軍號聲了。

一幅靜美的圖畫在夏日將晚中展示開來：小道的

右側，下臨着綠蔭織成的繡谷，高的，低的，如綠絨氈的疊紋，時有曲折的流水從樹木中間流過，如奏着輕清的音樂，每逢雨後的天氣，不但谷中的綠分外鮮潤，明潔，就是水石間的鳴蛙也努力與高樹上的蟬兒作競爭的喧鳴。谷東邊一帶不高的山陵，在濃綠中點綴上三五所紅瓦墜壁而參差的歐式房屋，相掩映中，也莊嚴，也幽媚。西邊一帶樹了灰綠顏色柵門的住家房舍，甚麼式的都有，方整的，玲瓏的。牽牛與多葉的籐蘿都在木柵與灰塊洒成的牆壁上而委婉地生長着，種種怡人的景物，往往使我墮入一種悠然的狀態中，忘却久坐的疲乏，突然聽得到軍號壯厲的鳴聲，我往往止步看一看，而同時心中却有浮沈的感動！自己也不甚明白，不過一聽到這樣聲音，似乎周圍的樹木；綠嫩的色；光；流水與小蟬的鳴聲；都變成一點幽悽的奮發，在身的四面放射出去。

聲音本來是一樣的經過波動，傳入耳膜，何以在夕陽光的綠蔭下聽到這軍號聲，使我不能與聽蟬噪水流一樣的慰安與有興趣呢？這恐怕不止是發音器構造的不同，而且是這激昂沈咽的人為聲中包含着無限複雜

的情緒與光景吧！他們從異國中來，紅紫色的風塵的少年的臉色，不疲倦的強壯身體，來到這柔平而香的草地上練習軍號！——這人間特有的樂器！向着那淡藍色的夏天吹，高沈與放咽的音中他們也許有個人鄉愁的發洩？或者別的發洩？於是我每每聽着總以為這是人間情緒最複雜中吹動出的聲音。

無論如何，牠不是代表喜悅的安康的！

悲壯與激咽，——這其中似乎不少慘怛的調子，雖是練習着‘衝鋒’的聲調。

似乎這樣悲壯與激沈的聲音只宜於黑暗中的遠聽不合於綠蔭下與柔靜的光色中觸耳而來。然而我聽了却沒有多量的憎惡與詛恨的意念，只感到寥遠，沈冥，低怨的分量竟比其他的分量多。

然而吹的人是怎樣呢？——他是一個青年，一個血液健躍的青年，情感那末興奮，精神是活潑而健旺，是海中勇往的浪頭；是長途中體健的旅客。

這號音與他的生命力的搏動相映，相拒，同時又容易相合。總之是濃綠的春末，與淡灰的寒秋；是駭蕩的熱風，與淒涼的暮雨。

“世界上儘是衝突的！有時離心力大而吸力亦重。——就是怎麼樣的人間？”這是我每從道旁經過得來無結論的難講的心感。

又一回正是一個大雨後的晚晴天氣。

“你聽！今兒知了倒不大鳴了。——昨天的雨本來太大，所以熱度表落到五度以外去了，牠們最會知道天氣的。”我們一同往去路上的 C 君搖着大蒲葵扇向我說。

“今天一定也聽不見號聲，草地上滿的是泥水。”我不期然地便說到我在這時期中最注意的一件事。

“也許，管牠吹呢！吹不吹的，不過露她們的臉，給中國人看樣子。——大溝下面的水真流得好聽！刷刷——聽，小石頭上響得多末自然。不是大雨，這下面那有許多的活水！”C 君善能唱舊戲；又能背得胡琴三絃的工尺譜，十分熟練，所以每說話都好帶出很恰當的聲音形容字來。

“你記得韓信壩上的水流聲？真好聽！多少大石齒啊！秋來風勁水漲，那真雄壯！雖是廬山的瀑布也不

多讓。”

C君還是覺熱，摘下硬的草帽左手一起一落地輪動着打着道旁下垂的槐枝聽我說出韓信壩來，便高興地道：“可惜那個地方我只到過一回！——排一排的石堆，——水像澆湯地往上翻，臨着漫漫的黃沙，那樣響聲真比聽罵曹的擊鼓調，——夜深沈還好得多。韓信是英雄那大概是他的叱咤的餘音，不也是當時的軍樂留下的調子！”C君大有懷古的騷人的口吻了。

我低頭聽着繡谷內的細流，又加上C君言語中的深趣，我便覺得‘聲入心通’這四個字確有講究。不多時我便已走到岡田先生的書室內。

進門照常脫了鞋子，我們穿了大衫走進那白木方格的壁門之後，岡田先生首先問我們：“外面C州的事怎麼樣了？”這含有恐怖與不安的繫念也將這盲目的異邦老人的精神紛擾了。我們就所傳聞的告訴了他一二句，他那墨精眼鏡後的回目動了幾動；皺着眉頭沒接着說話。然而這明明是表示一般人對於戰事共有的疑慮與難安的狀態了。不過越若是老人越感覺得分量多些。在對過的屋子裏，他那位穿了粉紅大花長衣的姑娘，

正在柔軟而婉秀的臉兒上敷着潔白與微紅的脂粉。同時用梳子通着她那散開的秀髮，對着鏡子儘幽閑地攏來攏去。一個穿制服的十歲左右的小學生，却正在溫讀極淺的英語課本，窗前窗後的知了如每日一樣不住地鳴着。一切與平常夏日的過午相似，但我們的盲目先生卻不說蟬兒討厭的中國話了。他似是十分牽慮到距離不遠突發的戰事，因而心理上感到躊躇的不安！然而這完全日本風味的屋子裏都在照常：只有這多有經驗的老人在預料着打算着這‘異邦居留地’中戰事的影響。

這一天的功課解得鬆懈而疲倦，同時我看了他這書室中木龕上掛的一幅草書好多次。

長葉子的美人蕉在大而橢圓形的藍色水盂內搖曳着幽媚含笑的姿態，也似乎裝點出不少的日本婦女婀娜的風神。

當我們走出時：盲先生的大姑娘頭方梳上，手裏還拿著長齒的假玳瑁梳，送出我們來。她那癡憨可愛的態度，正與搖曳的美人蕉在生物的天真中顯現出無罣，無念，並且是無自私的一種愛美的女性之清媚。

然而在我們離開寬大的院落不上二十步，便驟變聽得軍號聲嘟嘟嗒嗒地吹起。

“這號聲又是日本人吹的！——一聽便聽得出來！現在外面有戰事，他們更吹得上緊了！”C君對我說。

“那倒不必是，”我答道：‘他們仍然很安閑地，不很像中國兵的忙碌！橫豎用不到他們上陣；你不知道人家以為日本兵到的地方便是‘安全地帶’！’我勉強着說了。其實我對於這一切事感覺得十分無味！

“生活真是喝白水麼！多麼複雜的人間，還不如他們自在！——”C君說着，用草帽指着樹上的知了。

我沒再回答，只隨了向上坡的馬路走去。不用轉彎，便看見一羣在草堆上的日本兵了！奇怪！他們每天在這裏吹號，只穿軍衣，有的連上衣，脫去丟在綠草上，只穿了短袖的襯衫，今年却一律武裝了，皮帶上的刺刀把的白銅的明光與深林後的日光遠遠相映，便能看見他們右袴的上部有的帶了木套的盒子鎗，沒一個脫了軍衣。但態度很從容，仍然是說笑着在練習他們特別雜器，且是更奇怪的大學路的南端，石橋通首上有四個中國灰色人，穿着顏色不甚一致的——雖然是灰色極

軍服，青布鞋子，疲憊地執着長鎗。意思或是加崗？跟着這本兵的立地不過十米突遠。日本兵的軍號儘着向灰衣人吹，灰衣人有的吮着嘴向他們傻笑，似讚美又似槍聲！然而兩下似乎絕沒有敵對的惡意的表現。這是我可從觀察上加以保證的。

“事情真有些緊要呢！”C君低低地向我說。

“沒有甚麼！左不過開一回玩笑！”我向着灰衣的弟兄們看着。

忽地一輛汽車從橋的南端上飛來，四個灰衣人馬上收回了對着他們異國夥伴們的笑容。一聲口令，‘立正舉鎗！’拍的一聲鎗柄落在地上。而帶有活的武裝的黑色怪物從我們的身旁馳去，飛塵的散揚中裏面彷彿有一劉帶金牌穿青馬褂的老頭子，一個黃色短衣袖緣三四道金邊的少年。

一瞥眼的功夫之後，日本兵的號聲重行吹起，而那邊的灰色人們疲勞的笑容還浮現在他表情簡單的臉蛋上。

忽低忽高的軍號聲伴隨着一路上送暑的蟬鳴，與灑谷下雨的水音，送我們到黃昏的庭院裏去。

在這夏夜的馬櫻樹下，我仰望着黑空中閃爍的星光，默默的想着。

點聲音聽不到，只有海岸的微波在石上喧嚷着懶倦的夜音。“一切靜止了！這是夜的威力所統攝的時間。或者又有四個灰衣人在石橋上對立着作強勉的癡立；那些米黃色的外國兵或正在電燈下擦拭他們的鎗膛；遠的遠的郊原中也許有些少年們正在臥地，注目看這無限的黑暗的邊緣？不就是號兵們在練習他們的‘進行’或‘衝鋒’的準音，預備鼓勵他們的夥伴？”這樣雜亂的聯想，許久許久的揮搖不去。但我却知道了，知道人類與聲音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們清幽的時間中好聽沿街風送的批霞娜聲，一想可知是由青年姑娘們的柔指上發動出來的情愛之曲，我們無聊與憂愁中，有高處遠處幾聲的橫笛音，足以使我們起奈何之感，就是那靜夜的潮音，雄壯而寬沈。雨後的蛙鳴，似乎闌闌地一點也沒有音律的趣味，然而並不使人有多少的憎煩。至如春晨湖畔的雛鶯，與郊原中及田家的鶉鳩，牠們傳布出光明與勤勳的消息，尤其使人聽了感出生命泛溢的喜趣。人爲的，或者天然的無量聲中，却表繪出無量

的情緒與行動，這正是人間可愛的事！但是那些壯少年的號音呢？也是人間不可少的一種音趣，雖是包含着多少仇視與奮殺的音調；以及毀滅與死亡的意念從悲壯與激洗的聲中遶出，但為顫動浴血的少年們的心也許是不可沒有聲音的一類啦！悲劇也許是人間最能感動，最容易博人讚歎的複雜表現？這並不能只拿了‘康樂萬年’一類中國的讚頌話所能包含的。牠是有深密的意義在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在人類的天性裏！

星光閃在大的綠葉中間，似送與我微溫的同情之笑，然而你們太聰明了，太瑩潔了！想那真的‘瓊樓玉宇’中沒有像我這麼些複雜紛亂的思想吧！

中夜以後，微覺得有露滴在臉上了，別了星們，到屋子的藤牀上，雖少蚊蟲卻一樣的睡不好。看着圓的帳頂幾個小的動物在上邊蕩來蕩去。似乎在他們的世界中。演着電影以慰我長夜的寂寞。

甚麼聲音都靜止了，這是黑暗中當有的結果。

將近天破曉的時候，窗外尚朦朧地看不清，煩熱又來襲了！於是近的遠的樹上蟬兒們又爭在亂鳴了！同

創 作 選

時悠揚壯闊的軍號聲。——這雖然不知是那裏吹的，又破空而起，似乎是告訴人們：‘脫去黑暗的統攝吧！來！我領你們同遊在光明的晨光裏！’

然而蟬聲似討厭地與宏大的聲爭鳴！

天色果然亮了，只是雲陰陰地不像是個很晴明的秋日。

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文學週報五卷一一

鶯 哥 兒

川 島

是一株槐樹吧，枝頭綴着殘餘的花咧。幾乎有半個荷花池已經被這槐蔭籠罩了，池畔還有白的黃的野花開着，當清晨太陽將要來到人間時，就是此地的微風也是香的。盛在荷葉中的露珠，經微風的振動本來已經在那裏蕩漾，有時槐花落在荷葉上，當中的露珠就加勁的跳起來。鶯哥兒的家就在這樹上，但來這裏的還有別的姊兒哥兒，所以鶯哥兒從沒有感到過孤寂——本來就和他姊兒同居的。

棲在這裏已經有多少日子，他自己也記不清了。起初他們是以月的圓缺來計時間的，但是月的圓缺在他們看來覺得太快，所以後來他們也就沒有心緒記了。

“仁慈的上帝！你是萬能的，你既肯保佑人間，一定也肯呵護我們，我想。姊兒的病已經好久了，仁慈的上

帝呀！你是萬能的，我祈你，趕快讓伊恢復了健康吧，上帝——阿曼！”

月光照在樹上，彷彿蓋了一張銀灰色的紗。膀，粉紅色的小嘴時開時闔的這樣的說。他又側着頭看了一會兒的天，要往南飛去，但一振翅就又回到原處，還拍着他們的翅膀，粉紅色的小嘴又時開時闔的說：

“再祈求仁慈的上帝：人間的暴力和其他的災殃，永遠不要臨到我們的身上，上帝保佑我們！上帝保佑我們——阿曼！”

鶯哥兒斂住他的翅膀，又側着頭看那天，有時還用他帶毛的小脚，在頭間彈動，圓的小眼兒也不時的開闔。這樣的站了一息，他又拍起他的金色翅膀來；在翅膀底下可以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個紅色的‘愛’字，他又繼續的禱告了——

“仁慈的上帝！再容我這回的祈告吧！你保佑我們：在明天紫微星將要下墮的時節，姊兒和我就能同平日一樣的歌唱而且跳舞——人間還等着看咧！並且，上帝保佑我們：紫微星在蔚藍的天空放光時，姊兒和我都有甜蜜的夢，我祈求我的禱告立時應驗——阿曼！”

鴛 哥 兒

鴛哥兒的禱告和他正在拍着的翅膀同時停止，又注着眼看了一會圍在他四過的綠葉。忽然吹過一陣微風，槐花落在荷葉上，發出‘許，許，’的聲音，於是他就飛下去到了池畔。

穿紅衫兒的夜姣姣在池畔立着，當微風來時伊就離了枝頭等鴛哥兒來銜，好去貼在姊兒的胸前。鴛哥兒來了，先唱了一曲歌給伊聽，於是就湊近嘴去銜住了伊的細腰飛回去了。

守在家裏的鴛哥兒的姊兒，頭伸出在門外，兩隻翅膀垂着，淡綠色的衫子上顯出許多不齊整的皺紋，可以看出已經病臥多時來。伊望見了鴛哥兒，就‘哥兒！哥兒！’不住的叫，隨着就伸出伊的小爪接過來銜在鴛哥兒嘴中的夜姣姣，放在眼前。鴛哥兒也‘姊兒！姊兒！’的叫着，把身子湊近去，用他有愛字的那個翅膀覆在姊兒的身上，兩個小嘴緊緊的對着，姊兒的翅膀底下也有一個紅色的愛字，但是在右邊，鴛哥兒的是在左面的。

“方纔燕妹妹遠送來一條銀魚咧，現在就在這裏，我要等你回來一同吃的。今天我還出門咧，並且遠遠的

看見你在那裏發獸，因為來了一陣風，一朵槐花敲在我的背上，我就回來了。你看：這不就是敲在我背上的那一朵花嗎？真個——我明天還想到鴛鴦姊姊那裏去，倘若你不放心，就陪着我去，只要你不怕伊聳着肩來打趣你。你們有好久沒有見面了，有時還看見伊似乎在伊的園裏遠遠地望我。哥兒呀！我已經好了，你不要爲我操心吧，反叫我心疼。”

伊說了這話以後，就看着那朵夜姣姣。

“是的，姊兒！你會出門了嗎？審使小心點。姊兒，上帝已經允許我們，當天明紫微星要下落時，你我就可同平時一樣的歌唱而且跳舞。魚兒爲什麼要等我回來才吃呢？姊兒！上帝還要在今晚給我們一個甜蜜的夢咧！你等着吧！”

他們的頭是並着的，有時也和人間般的接吻，但只不過嘴和嘴對一對。

“上帝是不中用的，燕妹妹知道，人間有一種傳教士，只在他們的口中，上帝才是萬能。你不要抱佛脚，叫燕妹妹知道又要笑你急不暇擇了。但是我已經好了，哥兒！只要你把那紅的愛字對住了我的心腔，緊緊的摟着

鴛 哥 兒

我，不要離開，那就很好，還要什麼上帝！哥兒！你明天陪我到鴛鴦姊姊那裏去吧！哥兒！”

“姊兒……”

太陽在午後才出現的，荷葉都盛着龍眼般大的水珠。姊兒和鴛哥兒站在池中小小的一塊磯上，上面蓋着一張荷葉，好像是他們的遮日傘。姊兒展開伊的右翅，右脚也伸着，許是在那裏洗澡吧，鴛哥兒還用他的小嘴替伊在翅膀間刷洗呢，但是姊兒立時把伸展着的翅膀都縮回去了，笑着‘哥兒！哥兒！’的叫。伊當他是來呵癢的，也許姊兒是真的癢了。鴛鴦正在那裏替他們撥開跟前浮萍和水藻，聽見‘哥兒！哥兒！’的叫聲，回轉頭來聳着肩笑了一笑，姊兒就很快的把頭轉到背後，鴛哥兒是朝着伊看。

他們快要回去了，鴛鴦從荷葉底下走過來，把銜在嘴裏的兩片荷葉安放在他們站着的磯上並且說：

“這是我們園裏的土產，尤其是這個，是我們園裏今年第一次的收穫，送給你們倆當作搖籃吧！並且祝你們因此而常常得到比從前更甜蜜的夢。將來還有哩；其

實你們只需一片就夠了，可惜小一點，但是將來還有哩。”

“我們已經都有愛的翅膀的覆蓋了，這個搖籃或者將要給我們更甜蜜的夢吧。謝謝你！我們願意由此而得到更甜蜜的夢。但是你的嘴呀！真像人間的哲學家，只是聳着肩來取笑別人。”

姊兒和哥兒都這樣的說，於是他們各銜着荷瓣飛回去了。

鸚眼姑娘，燕妹妹，八哥兒，還有麻雀先生和年邁的鴉叔叔，都在鶯哥兒的門口等着。麻雀先生已經等的有點發急，繞着鶯哥兒的住宅儘跳。哥兒和姊兒都回來了。他們就齊聲說：

“你們知道我們來時，見你們沒有在家。是怎樣的欣慰，但是又怎樣的記掛呀！”

麻雀先生沒有作聲，正在那裏吃他來送姊兒的那一個小蟲。姊兒和哥兒把花瓣放下，說：

“我們看鴛鴦姊姊去咧，順便還洗了一個澡。”

“是的！我們以為你們出去旅行了，然也想到：不久

總會回來的。夜鶯姊姊昨天告訴我們，今夜或者伊要來。”

燕妹妹說：“昨天的小魚好嗎？今天我又找到一條拿來了。”

“謝謝你！很好！我們今早纔吃的。”姊兒這樣的帶着笑說。

繡眼姑娘的禮物是一簇粉紅色和淡黃色的絨，已經放在荷瓣中。

“我今天又學會一曲新的歌，倘若繡眼姑娘肯舞，我就唱給你們聽。”八哥兒說。

麻雀先生就慫恿繡眼姑娘來舞，於是八哥兒也就唱起他的新曲來了。

年邁的鴉叔叔，也沒有禮，也不會歌舞，只是穿了黑色的大禮服在一邊端端正正的站着，但在看了聽了以後，也如一般賞鑒家似的‘好！好！’的喊，他的能力也就盡於此了。至於麻雀先生，在同夥中他們向來是當他道學先生看的，因為今天他已經吃了自己所送來的那一個小蟲，所以還不曾拱着背唧咕唧咕的來教訓他們。

鶯哥兒和他姊兒也同着他們跳舞而且歌唱。因為燕妹妹怕姊兒疲乏，所以就宣言停止。而且照例在這時節要再歌舞下去，一般散學回去的小人，一定要給他們不寧的，於是他們就都散去。麻雀先生臨走時還轉過頭來朝那條銀魚看了一眼。

從四週的炊烟看來，知道快要晚餐了。

山頂上紅色的霞已經變成褐色，半圓的月也已經在槐樹上了。姊兒和哥兒在他家中並肩匍着，姊兒的右翅蓋住了哥兒身體，哥兒的眼睛細的好像一條線，姊兒注視着他，嘴裏還‘哥兒！哥兒！’的叫，不過嗓音比平時低一點。有時姊兒看了哥兒的神情，笑的眼也只剩下一條縫了。哥兒也低聲的，‘姊兒！姊兒！’的叫。這差不多他們是一遞一聲的叫的。

姊兒把燕妹妹送來的一條銀魚含着去喂哥兒，哥兒的嘴慢慢的就湊到姊兒的嘴邊，吃了一半，那一半又由哥兒的嘴裏送到姊兒的嘴裏去了。他們還是站着肩一遞一聲的叫着。

“……倘若我們能在葉底擁抱着，也不會受鴛鴦的

嘲笑……”忽然從池畔斷斷續續的送來這陣聲音。

“是的！……但是……愛……”

哥兒和姊兒俯着頭從這聲音發來的地方去看，知道有一對男女在他們底下。似乎他們也被下面的人看見，就聽到——

“你瞧！鴛哥兒們……”

這兩個人並肩走到池邊的太湖石上坐下。但是他們是沒有愛字的翅膀的，接着雖聽到些‘唧唧噥噥’的聲音，却也辨不清是說什麼。後來又見他們從太湖石上站起來走了，但是姊兒的身上還蓋着哥兒的左翅，彼此一遞一聲的叫着。

人間所讚揚的‘卿卿我我，’在他們是看不起的了。

“怎麼這時候夜鴛兒還不來呢？”哥兒說。

“不來也好，橫豎伊那幾個曲兒，我也聽厭煩了，就和一般詩人似的總扯着那一套濫調。你呢？喜歡伊來嗎？”

“真的，不來也好，姊兒！這話真的。”哥兒的眼睛又細的好像一條線了。

瘋 婦

欽 文

從前，十三四年以前還是這樣，在這前後二百餘家的秦定村裏，婦人們不做活的毋庸說，做活的是惟一的做布；就是把彈鬆了的棉花捲成花條，由花條績成棉紗，然後經，織成布。雖然難以嚴格的分別，無形中大體是分工的。捲花條和績棉紗是一種人，經，織又是一種人，會經，織的比會捲，績的少；會經，績的比會織的更少。因為在這村裏經布照例只教兒媳婦，不教女兒，以為女生外向，教她會了，‘好筍生在笆外面’，無非令人可惜。所以在這村裏會經布的一定已是太太們。自從‘放紙船’搖到了這村以後，一般年輕的太太和姑娘們都搯錫箔了。因為這比做布的工資較豐，每搯一捆，三千六百張，可得小洋一角。搯的快的兩天可完，錫箔大的，還得另加制錢二十文。可是年紀大的因為手腕硬了，就是學會了，也是搯不快，只好依然做布。

矮矮的兩扇烏搖門裏，短短的明廊前面，一個狹長

的小天井，是雙喜的家。這時他二十八歲，在過去的二十八年中，他委實還是在上洋的時候多。這些印象留在他的腦筋是很深刻的，那天早晨，他十三歲時的一個春天，天還只有白濛濛的一點亮，他肩着衣包經過小天井，走出搖門去趁航船，到上洋的酒店裏做學徒，他的母親手捏着一把細竹絲，眼淚汪汪的跟送他，吩咐他說：“雙喜，你爸爸只有你一個，你總要熬點志氣，好好的做去，早早出山，那麼爲娘雖苦也甘心，你爸爸在泉下也高興；千萬不要半途回來，給人叫‘回陶豆腐乾’是多難聽呀！”惘惘然一別，他到了十九歲的下半年才得第一次回家鄉。嗣後每年至多不過一二次，合計在家逗留不過一個多月，他已娶了妻，每天，除非是四時八節或者有祭祀等事，天氣晴朗的時候在天井前的廊下，風雨的時候在廊前的堂內，晚上在堂內點着燈，總有個臉孔圓穩穩矮肥肥的二十多歲的婦人在那裏滴得滴得的褙錫箔，她就是雙喜的妻。晚上直到十一點過，早晨七點鐘就起來，他的褙錫箔比較的是快的，並且褙的是大錫箔。她自定規律，上午六百張，下午六百張，晚上也是六百張，兩天褙完一整捆。如果上午因事少褙了

幾張，下午就得努力多摺些。如果上午多摺幾張，她下午仍摺六百，把可早息的機會留到晚上去，她每摺二百張，把摺好的拿進房去，未摺的再拿出來，稍微息一息手。她把未摺一個整捆打開，高高的豎在四仙桌上，二百張的拿下，旁邊摺好的漸漸的高將起來。摺好的高過未摺的以後，她知道大半已告成功，心裏也就高興了，未摺的漸漸的低去，已摺的漸漸的增高，‘快了，快成功了！’她總是這樣想。然而領得了一角小洋二十文錢以後，整捆的未摺的又豎在眼前，摺好的又須從空摺起了。領得的工資呢，三十文買煤油，六十文交給他的婆婆買菜蔬，留作自己的零用的不過二十多文。開始，告成，開始，告成，兩天兩天，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究竟爲的是什麼，她從未切實的想過。這正如她的丈夫在上洋的酒店一樣，一天到晚，從櫃頭跑到店堂，從店堂跑到櫃頭，三百二十多天的忍受，似乎專爲一個多月的好夢。

一天上午，雙喜的妻照常的坐在明廊裏摺錫箔。靈敏的，迅速的，她把薄薄的錫片搬一頁到黃紙上，反轉手掌用指尖輕輕的整一整，先用‘研頭’在四角按幾下

然後盡力的研幾研，不絕的做出滴得滴得，噉咕噉咕的聲音。這時她穿着綠布夾褲，簇新的月白色的棉襖布衫；外面罩着青布的背心；頭髮梳得精光，臉上搽着胭脂，這是她的丈夫回家了的記號。——在這村裏凡是年輕的婦人要丈夫在家才得花花絮絮的裝飾，否則就要被人議論的。——他把秋海棠葉的耳環也掛在耳邊，裏金的調羹簪也插在頭上，鞋子也換上新的，雙喜剛給她買歸的粉紅洋襪也穿在腳上。這雖然是雙線襪，但是在她的心中，比什麼都還貴重。粉紅的顏色夾在黑的鞋和綠的褲的中間，一般人或者以為太欠調和了，但是在雙喜的眼裏，比什麼都還好看。她的對面，小板桌子的那邊，竹製的紡花椅上坐着個五十左右，高頰骨，尖下鵝的老太太，手捏着針線，俯着頭在那裏縫衣服，就是雙喜的母親。

“哼，我好把雙喜苦了出山，倒給你這婆娘來享福！”

老太太正在憤憤的想，忽然呀的一聲，搖門開處，現出一個滿臉生着水波紋的老婦人。

“難得，難得！廿六婆婆，你怎麼高興了起來到這裏

來走走。”老主人放下針線站起身來歡迎說。

“真是越嬉越癩，越老越變，整天的只是到東到西的閑逛。可是你也太肯苦了，雙喜的娘，像我輩的做人還有幾年？真是今朝不知明朝事，許多事情讓媳婦大娘做去就得了！”來客說。

“那有這種福氣呀，我！”老主人說完嘆了一口氣。

“廿六婆婆請坐！”小主人停下工作，從堂內端出一把大木椅招呼來客說。

兩個老太太一齊坐下，談起話來，小主人繼續工作。

“哦，還說沒有福氣，真是好福氣呀，如花似玉的，又會做，又肯做，這樣的好媳婦村裏有幾個！”

“可是一朵鮮花插在糞缸裏了，因為我老太婆的福氣實在太差了，也沒有老媽子服侍她，也沒有小丫頭供她遣使，只有我的老……”

“你別這樣說了，雙喜的娘，年紀輕的時候總是——

“阿，廿六婆婆，做人實在是空的，多房媳婦，少個兒子！”

談話的聲音忽然低下，兩個老太太的頭靠攏在一

起，雙喜的母親的嘴接着廿六婆婆的耳朵。雙喜的妻的動作不由的緩慢起來，這時她的婆婆所說的她雖聽不清楚，是在說她的不好，她很明白。因為她有許多地方使她的婆婆不滿意。最大的兩點：第一，她的婆婆是會經布的，而她連捲花條，績棉紗也不會，教她經布是簡直無從入手，使她的婆婆有不得其傳的慨嘆。第二，自從她進門以後，雙喜對於母親常常有不順從的神氣，有時老大太訴說媳婦的不好，他總是老不開口，似乎不承認他老婆的錯處。

冬天夜短，到上洋去的航船仍然照時刻開行。這時天空中還只有紅凍凍的一點光，雙喜的妻送她的丈夫出搖門去趁航船，他背着印花布的衣包向前走去，漸漸的模糊起來，後來一點也看不見形狀了，她還是呆呆的站在搖門旁邊。光明漸漸的戰勝黑暗，門前的道路已一目了然，她終於明白，她的丈夫不在眼前了。但她似乎以為這是夢境，醒過來總得仍在一塊。

朦朦懂懂的，好像是憑着筋肉的記憶，她最好米，就檢了點小菜，一個蠶頭，一把醃菜，捏起陶籬到後門去洗滌，預備做早飯。

後門是在一個樓的河沿，對岸是塊葬地，有許多高高低低的坟墓。樓裏的水通一條廣闊的河，站在河沿就可望見葬地的那邊白漂漂的水，是從泰定村到上洋去必經的航路。不知道怎麼一來，她把米淘籮等物放在河踏步上，直挺挺的站在高凸的坟墓上了。她的面前只有白洋洋的一片水，但她的眼睛裏似乎有一只尖頭的白篷船，載着她的丈夫飛也似的從東邊破浪而來，撥起着無數的泡沫，向西邊過去。一只在西邊沒去，另一只照樣的又從東邊起來。後來有一只將要西邊沒去的時候，忽然掉轉頭來，並且似乎就有人告訴她，說是不再到上洋去了，霎那間雙喜就在她的眼前了。

他繞過樓底，將走回到後門口的時候，看見一頭白毛黑斑的動物翹着尾巴的蹲在河踏步上，放米淘籮等物的地方。‘嚇’！她不由的驚嚷了一聲，那動物驚着聳了聳身子，就含着鯨頭飛奔的爬上一株枯枝的樟上去了。她追趕到樟樹根下，那動物高高的站在枯樹枝上，緩緩的把鯨頭放在枝叉裏，用着一爪按住，伸了伸舌頭，向她睜着碧油油的兩眼‘咪嗎——’的叫了一聲。她沒法趕牠下來，去找一枝棒，旋轉身去，可是又看見盛米的淘

籬底朝着天的浮在水中，漸漸的離開河岸去了。她趕緊跑到河踏步裏，蹲在離水面最近的一級石階上，盡力的伸手去找淘籬，可是覺着手臂不夠長。却看見河底上散着無數的白米，一羣小草魚很活潑的游着在那裏吞食。

這些情形終於都給她的婆婆知道了。這是免不了被責罰的了，她只得希望應受的責罰早早發生，快快的過去。可是她的婆婆知道了以後却即向外走。她很明白，她的婆婆出去無非去宣傳她的不好。於是她的希望只得改爲她的婆婆早點回來。只是等着，直到傍晚五六點鐘，她的婆婆還是不見回來。

她沒有法子可想，也覺得沒有事情可做，就把擺在堂內的煤油燈點上。做了一忽的事情，她似乎非常覺的難過。

太陽的光漸漸的減退。煤油燈的光漸漸的得勢，靠着明廊的窗板漸漸的顯露真相，倒掛的塵條歷歷可數了。室內的每件東西，似乎都變了條件，而她行走的時候也就有個人忽大忽大小的跟着她移動。這樣的過了好久，她的婆婆才板着臉孔回來，仍然不即責罰她，卻

放聲大哭起來了：“還做什麼人呀，討得媳婦，連發頭，米淘籮也……”

一星期以後，“雙喜大娘瘋了，也不吃飯，也不睡覺，……也不措錫箔，把措好的錫箔都撕破了。”這消息已傳遍了前後二百餘家的泰定村。

“我的苦媳婦呀，叫我怎麼過日子呀；你要來早點叫我去呀，我要同你一道去呀！……苦……呀……一道去呀！”過了三星期又二天，雙喜家裏後門的對河岸的葬地裏，就是雙喜的妻站着望過她丈夫的高凸的墓墳旁邊，有個五十左右高頰骨尖下顎的老太太坐在一堆新堆成的土旁，淒涼的哭泣。

在雙喜家的東邊第五間的樓上，臨河沿的窗口，有個滿臉生着水波紋的老太太坐在那裏表同情的想“真難怪她，現在討房媳婦多爲難？一出—進，像雙喜的十年難反身呢！”幸而這些情形一時還沒有人寫信去報告雙喜，他在上洋的酒店裏仍得安心的從店堂跑到櫃頭，從櫃頭跑到店堂。

寫在楓葉上的日記

凝 秋

(一)

在不可捉摸的夢裏，我從未寫過一頁日記——我
這個被人類摒棄了的人，就未曾想到寫日記。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呢？我這裏連一本日曆都沒
有，這本無從查考，但又何必去查考。

今天我是二十歲了嗎？或明天是二十一歲呢？

我的家是在遠遠的東方嗎？或在不可知的夢鄉呢？

——這也無從查考了，你們誰曾注意過一片葉子
從那裏飄來：牠將掉入泥溝裏或是菜畦裏？

——也說不定牠是命定的，一意要到廚灶底下引
一星火來燒焦你們的心呢！這算得什麼奇特的事嗎？

——今晨起得絕早，同伴們還香甜的睡着，桌上的
洋油燈還微微的燃着。披了大衣沒得穿褲子跑下樓去
小便吧？家家門口有刷馬桶的女人。

——討厭！討厭！又是女人！

(二)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我又這樣不快樂？

我忽然想起去尋死，待走到墓地時，看見那裏已經有人死了！因為我記起一位美妙的姑娘，她嫁給傍人了，我心痛，心痛得要死！

我不能生活了！我的心已經被旁人摘去！

——然而墓地裏已經有人死了，我又不能決意去死！

我吻着一堆狗屎，“呵！我的寶寶！你怎這樣苦且臭？——不呵！我的寶寶！你怎這樣甜蜜？你怎永是默默無語？”

“我孤獨的寶寶呵！今後你將不再孤獨了！我愛你！我愛你！”

“狗屎！我的寶寶！我愛你！”

我倒在雪地上，我哀弔那該死的——不，那已經死了的，正是因為死了才飄落下來的殘葉，我忘却我自己，我看見殘葉上的我。

冰冷的雪，在蜜吻着我冰冷的胸窩，我可以捉住某

寫在楓葉上的日記

一絲記憶，滔滔的講述已經消逝了的故事。

——你不致再被旁人占去吧？我的狗屎！我的冰冷的雪！我的愛！

(三)

上海的天氣也一天一天的冷起來了！怎好？從前我總說上海有永不消滅的溫暖，可是這幾天，却乎是漸漸冷了！冷得有點像哈爾濱的天氣那樣刻苦窮人！把人的心都凍僵了！

大概是去年吧？也是將近黃昏的時候，同道一兄由編輯室出來，在大馬路上閒散的走着，唱着我們的回家曲：

“胖子回家了！（註）

晚烟繞着禮拜堂的樓尖，

陰風吹得馬路上淒清！

老母親給車錢一角，

剩餘的買了花生五分。”

（註）因為道一的身體很胖，我們往常順便稱他一句胖子。

我們天天唱着回家曲，天天在大馬路上閒散的走着，這樣，還嫌沒有趣味，不幾天道一竟搬來道外住了。從此我們收住回家曲不唱，但每天由編輯室出來照例我要到他家去一次，我，蘊璞——他的女伴——談些什麼大貓小狗的話，泡上一壺濃茶，燈子點得烘烘的。偶而還吃她幾角蔥花餅才肯回去睡覺，不然是不行的，如果一天不去，彷彿沒到報館去辦公，恐怕拿不到薪水一樣的不放心。

如今想起這事，很不好過，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道一。

“道一兄！我不得已來到上海了！從前我堅信上海有永不消滅的溫暖，可是這幾天漸漸冷了，這裏的風也是那樣刻苦窮人！把人的心都吹得破碎，凍得僵硬！”

芳洲，慕久，諸兄他們都作些什麼吃飯呢？你今年的薪水較優些，想決不致再穿去年那件破大氅吧？咳！哈爾濱的大米那樣貴，真是難得一飽呵！我掙扎了好幾年，終於餓着肚子跑到上海，然而誰配說我一句‘低能兒’？雖然我是個無用的人，我不能作一點點兒事。我總覺得立在高崗上聽着風從耳邊飛過，比溫順的一步一

寫在楓葉上的日記

步向死爬去的人，比天天營造坟墓預備自己歇身的人聰明得多。可是現在我連擦地板都不會做，因為我找不到一個雇主，我便什麼都不會做了。

我實在想吃蘊璞做的蔥花餅，可是她現在漂到那裏去了呢？記得我曾題過一張小照給你們，後面寫着這樣的話：

“我們是水面的花朵，
隨便逢着，
不經意的又流開了！”

道一兄，我們真個作了水面的花朵了！我祝福你們，祝福你們到處開着血紅的花兒！

最可惜是同你們約定年節晚上的一頓肥餃子被坐監獄給耽誤了！

傷心得很！在哈爾濱的監獄裏嘗四十日的鐵窗風味，又一氣跑到上海來。

再談了！

秋某一日。”

(四)

今天我決意到坟上哭我的母親。

——但是我的母親是葬在那裏呢？我伏在書桌上冥想。眼前現着母親的面影。

母親呵！你還記念着你的孩子嗎？

母親呵！倘你憶起風塵裏消去的孩子的影子，你的心是如何的痛傷呵！

我爲了父親給預約下一個不識字的小腳婆，我不得不逃出故鄉！

我到處看見敷香粉，著高跟皮鞋的一些不忠實的妖豔女人，我又不得不逃出世界！

母親呵！如你細察海濱倦流的浪沫，有的被天風吹散，有的靜止在輕浮的水草葉底，你也知道孩子的心零落得可憐。

母親！母親！母親！你還紀念着你的孩子嗎？

母親！當白楊的響聲伴着淒寂的秋月，夜風都是報告你一些什麼消息！？

(五)

記不清是在什麼時候了，我摸索着爬出陰溼的土坵，我的心哭着，眼裏流着淚。

寫在楓葉上的日記

天上飄著憂鬱的黑雲，落着雨，風在樹間淒咽，鬼在坟墓裏傾聽。

我不知要走向那裏，彷彿在急迫的逃亡，彷彿在尋找什麼，茫然的，不知所以的走，走，我覺得只有走，只有這樣茫然的，不知所以的走！走！才滿意，才稍為安心。

“走往那裏去呢？”我疑問自己。

現在，這裏已經不見一間房子，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了！黑暗占據了天地，占據了我的心。

——但是爲什麼，我耳裏還響着煩雜的聲音？一些不清楚的，低弱的，——好像女人在哭；那擾人頭痛的聲音，還響着，分明是還響着。

我的心在喊了！

“這漫漫長夜，這無盡的無盡的長夜！”

希望耀在我的眼前，像樹葉上跳動的陽光，不斷的燦閃，幻滅生命的力，那沸熱的血，在我的內心活躍，我彷彿在逃亡，彷彿在尋找什麼，我的足又不期然的動了！

“走向那裏去呢？”我仍是疑問自己，失意的環顧週

遺!

我的心在喊了!

“這漫漫長夜!這無盡的無盡的長夜!”

我站立的地方,平鋪的草野漸漸隆起,漸漸可以由
草叢下看出醜體白骨,一隻死人的手在打招呼。

這樣,就是這樣,我站立的地方變成葬身的墳墓。

十一月十八日寫完

泰東月刊五號

獵野豬的人

從 文

“我卻從不曾見過一次狼呢。”小四說。

我同樣是從不曾見過的。但小四，這孩子，有一個乖脾氣，譬如賴到你身上時，他說不吃過酸月餅，你就得學一個月餅發酸或到什麼地方吃酸月餅的故事，他才會滿意。他說不見過什麼，你也說不見，那可不成。不見，總聽過的，就說聽的罷，也可以。一句話，小四賴到身上時，是要聽故事，但這故事又得他點題，不依他辦那下一次再來做客時就不理。

今天是四月五號，小四家的丁香先公園開放了，這是看丁香兼吃小四的媽煨鴨粥的。粥吃了三碗。口還爲小四特別用筷子檢出的鴨子肉弄得油糊糊的，不說故事，大致是不大容易出大門的吧。

但狼這東西，究竟是甚麼樣子！像狗，那一定。野狗我是見過的：尾子大，拖到地上，一對眼睛矚矚矚矚，圓的發亮的，叫起來用鼻子貼到地面；像哭，地皮在那種

嗚嗚的延續中也若在微微的搖動，不過我知道小四所要知道的不是狼的形狀，狼的兇殘。（他說他沒有見過狼，其實萬牲園的野狗，是見過三次的）他是不見過會變女人的狼。這故事就得說一個獵人怎樣打獵，先是用槍打那爲狗趕逐出窩的狼，打不着，子彈火藥也完了；于是，自己下馬就去追，追來追去狼就捉住了；于是，用皮革條子縛了狼的腳，回家來，把狼丟到籠裏去；于是，就磨刀，預備把刀磨快好剝狼皮做褥子，但是，一會兒，狼就變成美貌女子了；于是，結果獵人就得了個妻。故事的內容要這樣，其中各樣又都不得苟且一點兒，譬如嗾狗，獵人得先打哨子，那得嘯幾聲，放槍以前應安置彈藥，你也得把小四爹爹的手杖拿來舉個例。這差事真要選人當。

娘是順到小四的，也像歡喜聽。

近來的我，遇到說一件真真實實的故事，也形容不來，這一來，可真受苦了。

但不說又不成。

“小四，我因你勸我的鴨子肉勸得太多，肚子脹，故事也給脹忘了，明天說吧。”我就想得一個特殊的慰

典。

“那不成。”

“那成的。我明天說兩個都容易，今天半個也不有。”

“你有。”他還加分量說，“你是扯說沒有的。”

“我不有。四叔是不扯說的。”

“娘，要吳媽關到門，不准四叔出去。”

關門。是做得到的，我到這來本來已就不知被關過幾多回數了。小四的方法，簡直是綁票。

“小四，你四叔要有事，莫又綁四叔的票吧。”小四的媽看不過意爲我解圍說話了。

仍然要說一個。媽有許多事，是除了屈服于孩子的堅決主張外沒有辦法的。看小四臉色不高興，娘就接着說：

“好，那四叔就隨便說一個故事吧。”

“隨便可不成，不好是要第二個的。”

這故事只好開始了。

“小四，我聽到過狼的叫聲咧。像大人掩着鼻子時

的哭聲。形像呢，比南方的狗大，比北方的狗小。兩隻耳朵豎起。鑲在一副又瘦又多毛的臉嘴上的，是兩粒嚇人的又亮又大的眼睛。那東西，聰明得像車夫杜福，頑皮得像——”

“四叔是在罵我！我不依你！”

我臉上，就被一個小手掌輕輕的批了一下。

故事算是結束了。

故事還得另外起個頭，要走是不能。

二嫂看到我的爲難處，對我笑。

“娘，你應當促四叔趕快講！”

小四，讓你四叔一次罷。”

這孩子，真是值得七祖公公來誇獎，說是“將來還有出息”的，凡事固執自己的主張，要求一件事情總非做不可。

“小四，明天我來說兩個又加送你一個小拿坡崙像成不成？”

“我不要你的東西。”

“那故事也就不要了！”

獵 野 豬 的 人

“故事要一個。”

爲恐我逃去，這孩子，就更其聰明的臥在我懷裏，用手攪着我的頸子不放鬆。

宋媽站在房門口，是遵小四的命令，吳媽在那榻子邊挽起袖子笑，得意到少爺又窘着了一個人。張媽從外面進來，也爲小四喊着不准走，斜斜的蹲在一個貓兒身邊逗貓兒。

“你們誰幫我個忙，說一個狼的故事給四少爺聽聽罷。”

吳媽還是笑。張媽說四少爺最恨她說故事，總離不了狀元。

“狀元不好麼，小四？”我說。

“不，我不要她說。”

“宋媽鄉下人，試說一個罷。”

“我只有一个殺野豬的故事。”宋媽說。

這使小四出於意外的一驚。野豬不是比狼更其動人麼？小四知道野豬力量更其大，且豬八戒不就正是一個野豬麼？“如此說來頂好，正用得着這樣一句話。

於是宋媽說這故事給大家聽

打野豬的分出好幾種。只有用矛子的那類人打獵時頂動人。

野豬本事是怎麼，你們知道得清楚麼？這是應當知道的。

野豬身上是全是一些筋和肉，沒有油。肉適宜於醃，薰；醃好的肉，薰好的肉拿來和辣子炒了吃，不論是切片切絲都下飯。這不是打野豬故事的正文，但我要說明白，我們才知道爲甚麼大家都愛打野豬。

有一年，這有多久了？我不大記得清白了。我只能記到我是住在貴州花橋小寨上，辮子還是蜻蜓兒，我打過野豬。我同到天叔叔兩人，隨到大隊獵人去土坎子趕野豬，土坎子，這地方大概是野豬的窩，橫順不到三里寬，一些小坡坡，一些小澗塘，一些矮樹木，這個地方我就不知究竟藏得野豬有多少。每次去打，你總得不落空。

大家吃了晚飯去，又帶了一些燒好的大紅薯，一幫人馬總有二十多個人。又帶了四匹狗。土坎子離我們寨裏是五里，其實不過三里，到後就分開，各人走各人的路，我是同到我天叔叔隨到大個子身體的四伯走到岡

獵野豬的人

上去。上到土岡上，於是就在先前打好的棚子住下來，時間八月，天氣還很熱，三個人還只一床被，用麥桿子做墊褥，我，同我天叔叔，因為吃飯多了點，一到不久就睡去。四伯同他的狗抽身就到外面去合圍去了。

不知道是睡了好多久。

我醒了，搖天叔叔，他也醒了。把膏梁幹的門打開，看天上全是星子，一個月亮還才從遠山坡後升起來。蟲聲像落雨一樣，這里那里全是。棚子附近就不知道有多少草蚱蜢，咋咋咋不得了。油蚰蚰是居然不客氣進到我們墊褥上來了。月亮光照到我們的臉。我想起四伯。老遠又聽到一些人打哨子的聲的。

“天叔叔，我們出去看看罷。”

我們於是站在月光下頭了。影子拖在地上是好長。一些亮火蟲繞着我們的身子打轉身。

“妹，有人在打哨子咧。”

我們聽那哨子，忽遠忽近。岡下頭，有兩個地方都燒有一堆火，這大約是我們伴當吧。四伯是必定到那一堆火前找酒喝去了，天叔叔就輕輕打哨子，招我們的狗。

不聽到狗聲，只有小小的風，吹岡下樹葉子作響。

獸了好一會。

天叔叔進到棚裏去，找燒薯，到處都不見，才知道忘記放在別人籬筐裏去了。有一點餓，是真的。四伯又不來。還不知這時候是甚麼時候，離天亮有多久。儘獸着也不是事。這一來原是就爲看看他們打野豬，萬一他們這時正在打，我們在此獸着幹嗎？

天叔叔就主張我們跑到那岡下去看看，若四伯不在，也可以到那里一會兒，討幾個紅薯又返身。

岡下到燒火處不過一里路遠近。我是主張喊，天叔叔又恐怕這時他們正在合圍了，驚走了他們的豬，挨四伯的罵。

“我們下去就即刻轉來，不要緊的。”

野豬聽說兇，我知道。但天叔叔同我的意思都以爲下岡不到一里路，是無妨。且這時大概還不到合圍，四伯原是答應我們在打時可以看看的。這時既還不曾打，野豬不帶傷，又不必怕牠。因此下岡便即決定了。

棚子內還剩得有標槍，這標槍刀子比我手掌還要

獵 野 豬 的 人

寬，極其鋒快的，天叔叔學到一個打獵人樣子，自己揀了一根短點的，爲我揀了一根小刃的，各人都把來扛到肩膀上，離開了棚子，取小路下岡。

鬼，我們是不知道人應怕牠的。虎豹這地方不會有。豺狼則間或有人見到過，據說也不敢咬小孩子。我們又聽說野豬在帶創以前從不會傷人。就一無所懼的向燒火處走去。

我在天叔叔身後走，爲得是他可以爲我逐去那討人嫌的無毒蛇。

小風涼涼的吹到人身上很受用。月亮已升起照到頭上了，星上少了點。

到了火堆邊不見一個人。那里也有個棚子，棚子裏只有一大筐子梭子薯，生的熟的混在一塊兒，還有三個葫蘆水。天叔叔又吹哨子不見別處有接應。我們知道必是他們禁止野豬從這路過身，所以在此燒著一堆火，人却走到別處去。

圍大概是已經在合了。

“不轉去又恐四伯回頭找我們，轉去又恐怕撞到帶傷的野豬。”我是主張提高嗓子喊四伯幾聲看看的。

“做不得，四哥以你被豹子咬才會喊的。萬一你一喊嚇走了野豬，別人又會說四哥不該帶我們來了。”

天叔叔想出一法子，是我留在此地，曠他一個人轉棚子。這難道算得好計策？要我一個人在此我可不能夠，我願意冒一點險耽著心跑轉去。有兩個人都扛著根矛子，我倒膽子壯一點！

回去是我打先，我把當路的花蛇同驟然從身後攆來的野豬娘打跑，對付前面倒容易多多了。

在棚子內一面喝水吃紅薯，把我們從岡下取來的吃得兩人肚子到發脹方才止。吃薯剝皮本來只是城裏人的事，不過因為貪多取來的薯三個我還吃不完，兩人便只揀那好的中心吃，薯的皮，和到薯的邊，天叔叔爲把丟到棚外去。

若是我們初醒還只二更天，等到我們把薯吃了時，大約也是三更盡了。四伯不來真有點嘔人。特意帶我們來又騙了我們自願去打圍，我們真不如就到家睡一覺，明天早上左右跑到保董院子裏去就可以見到那死豬！或者，這時四伯他們正在那茶樹林子岔路旁站著，等候那野豬一來，就飛起那有手掌寬的刃的短矛子刺進野

獵野豬的人

豬肋巴間，野豬不揚不採的飛樣跑過去，第二個岔口上別一個人就又是一矛子……說不定野豬已是睡倒在那茶林裏，四伯等正放狗四處找尋吧。

遠遠的是聽到有狗在叫，不過又像是在本案上的狗。

天叔叔是顯然吃多了紅薯，眼睛閉起，又在睡了。

我也只有閉起眼，聽棚外的草蚱蜢振翅膀。

像在模糊要醒不要醒的當兒，我聽到一樣響聲，這響聲反反復復在耳朵裏作怪，我就醒了。我身子豎起來。

爲這奇怪聲氣鬧醒後，我就細細的去聽。又不像長腿蚱蜢，又不像螞蟻，是四伯轉來了麼？不是的，倒有點像我們那隻狗。可是狗出氣不會這樣濁。是——？

我一想起，我心就跳了。這是一匹小野豬！我絕不會錯，這真是一匹小野豬！牠還在噓噓噓噓的叫！不止一，大約是三位，或者四位，就在我的棚子外邊嚼那紅薯皮。又忽然發小頗互相哄鬧。

我不知我這時應當怎麼辦。一喊，準定就逃走。看看天叔叔是還不曾醒，想搖他，又怕他才醒，哦一聲，就

糟糕了。我出氣也弄得很小很小的。我還是下蠻忍到我出聲。不過這樣堅持下去也不會有好花樣出來，可是想不出好方法，我就大膽小心將我們的門略推。

聲音是真小。但這些小東小西特別靈巧，就已得了信！拖起尾巴飛跑下岡子去了。

我真悔得要死。我想把我自己嘴唇重重打幾下，爲得是我恨我自己放氣洩了點。其實有罪只是手的罪，不去推棚門，縱想不出妙法子，總可再聽一會兒咀嚼。

哈，我的天！不要抱怨，也不要說手壞，這傢伙，捨不得薯皮，又來了。

先是一匹，輕腳輕手的走到棚邊嗅了一會兒，像是知道這裏是有生人氣，又跑去，但馬上一羣就來了。不久就恢復了剛才那熱鬧。

我從各處的小蹄子脚步聲，斷定這小東西是四位。雖然明明白白棚裏有好幾把矛子，因爲記得四伯說小野豬走路快得很，幾多狗還追不上，待我扯開門去用矛子刺牠。不是早跑掉了麼？我又不敢追。那些小東小西大概總還料不到棚內是有人正在打牠們的注意的，還是走來走去繞到棚子打圈子。

獵 野 豬 的 人

我就就心這些膽子很大的小豬會有一位不知足的要鑽進棚來同我算賬的。替牠們是想把棚外薯皮吃完轉到牠媽處是合算的事，多留一刻就多有危險。

哈，我的天！一個淡紅的小嘴唇居然大方方的從隙處進來了，總是鼻子太能幹，嗅到棚內的紅薯，那生客出我意料以外的用力一下還衝進一個大大腦袋來。沒有思索的空處，我就做了一件事。我不知道這是我的聰明還是傻，兩手一下就箍到牠頸項。同時我大聲一喊。這小東西猛的用力向後一縮退，我手連同退出了棚外。幾幾乎是快要逃脫了。天呀，真急人！天叔叔醒了，那一羣小豬竄下岡去了，我跪著在棚內，兩隻手用死力往內拉，一隻手略鬆，不過是命裏這豬應在我手裏，我因牠一縮我倒把到一隻小腿膊，即時這隻腿膊且爲我拉進棚內了。

“哎喲，天叔叔，快出外去用矛子刺牠，我捉著了！”

他像還在做夢的樣子，一出去就捉到那小豬兩隻腿，提起來用大力把豬腿兩邊分。

“這樣子是要逃掉的，讓我來刺牠！”

豬的叫聲同我的喊聲一樣尖銳的應山，各處都會

聽見的。

不消說，我們是打了勝仗，這豬再不能夠叫喊了。一矛兩矛的刺奪，血在天叔叔手上沿着流，他把牠丟到地上去，像一個打破了的球動都不動。

大家聽到這故事，中間一個人都不敢插喙。直到野豬打死丟到地上後，小四才大大的放了一口氣。

宋媽的嘴角全是白沫子。手也捏得緊緊的，像還扯到那野豬腿子一個樣。這老太是從這故事上又年青三四十歲了。

“以後，你猜他們怎麼？”宋媽還反問一句。

大家全不聲。

“以後四伯轉身時，他說是聽到有小豬同人的喊叫，待看到我們的小豬，笑得口都合不攏，事情更有趣的是單單那一天他們一匹野豬打不得，真值得天叔叔以後到處去誇張！”

小四聽得滿意到十分，只是抱着我的頸子搖。

二嫂見宋媽那摟手忘形的樣子，笑著說：

“宋媽，看不出你那雙手還捉過野豬，我還以為你只有洗衣是拿手。”

—— 獵 野 豬 的 人 ——

“嘻，太太，到北方來，我這手洗衣也不成，倒只有捏餃子了。”

大家都笑個不止。

小四家的櫻花開時，我已不敢去，只怕宋媽再無好故事，輪到我頭上就難了。

—— 四月在北京舉而零齋 ——

—— 現代評論一三三期 ——

第一信

二月四日

心上的冰啊：

在我們現在的時期。要是有兩星期以上的斷絕通信，恐怕要演成許多的驚悸幻象吧？我願——我但願：這許多驚悸的幻象，永不能出現在我倆的心版上面。因為我已有兩星期以上的沒有寄書給你了；希望你聽了我下面所說的一段話而加以諒解罷！

事先我是完全沒有知道的。忽然在前月十九得到一個很驚人的消息，就是：我的外祖母在西鄉病得很重！匆匆之間我只得隨著母親在二十日也到西鄉去了。不該，真不該，臨行時光，竟忘了寫信來告訴你；——這使我兩星期以來日日所引為最不安意的。——西鄉是個窮鄉僻壤，那裏能有郵遞的機會？——而我坐在病榻旁邊的時候，就不住的思念著你；一面却不容我有提筆寫信給你的可能！

說句迷信話，真是吉人天相。我的外祖母終算在這

旬日之間漸漸的，漸漸的回復健康了。我在昨天下午三下鐘的時候，方始回我渴念的家裏。回了家第一樁最不安心而慚愧的，就是看見你已來兩封很長的簡兒。——謝謝你：爲我寫了這麼長的信來。

我執了筆，一曲一曲的寫到這裏，你所狐疑的；你所擔心的；你所責問的；你所理想的；一切你都能明白了吧？但是你更能諒解我嗎？——其實這句話我不應當說的了。

喂！冰啊：你那兩封信上看起來，難道你近來又受了什末感觸？雖然你不願意告訴我，或許有意要瞞我，我已很清楚的知道了。冰啊：願你把我的心透視一下，深切的透視！現在我不便在這裏多費唇舌的演講，願你深深的透視！

當我在西鄉的旅途，逢著一個似乎認識的老嫗，由這個老嫗的嘴裏，告訴了我一段很堪嘆息的慘史。我很信任你極端願意聽的；但是我現在不願講——寫——出來呢！因爲我新從西鄉回來，精神很乏，沒有這個勇氣寫出來呢。你等著下封信聽吧。

明天晚上，我無論如何要寫封較長的信給你，報告

— 信 —

你一切我所今天未說完的。心上的冰：請你允我擱筆而安息吧！我很祈禱你看了我這信微笑咧！

冰的小序

第 二 信

二月五日

昨天未說完的話，預備今天與你說個痛快。

昨天的信，此時諒必你也看過了。或許你正盼望我今晚再寫？所以我現在開始我的寫了。

在我到西鄉去的時候，——在未出發之前，我倒抱了許多熱望，這個熱望並不是希望我的外祖母立刻勿藥；也不是希望能夠得到什麼機會。我所熱望的：就是我以爲日處在這個生長於斯，飲食於斯，咨嗟於斯，煩惱於斯的這個家鄉——N城，一旦要離開之他，一定可以得到許多馨甜的背景。天天日日，日日天天的頓在這不死不活的N城裏，反正是挨著唉嘆無聊！所以當我未出發而將行之時，雖然爲了外祖母的病重而似一塊重石壓在胸口的樣子；但是一方面却爲了溯尋馨甜的背景起見，十分高興的前往了。

冰啊——吾的冰啊：凡樣事等到做過了就遺留許多的嘆息。——尤其是我們青年人的概念。——啊嚟，我只知道N城的可惱，却忘了N城裏冰的可愛了！至今我實在以為所最值得懺悔的一件事。

羈留在西鄉的我，每次想起了冰的時候：簡直像一個患癲症的瘋子呆立著；像一個郊外供給詩人所吟咏的路旁的翁仲；更像一個物質文明機械所製造的偶人。心上者啊：我現在很不願意徒費墨水而描寫當時的情狀，因為我知道你現在見了我昨天的信，已經完全諒解我了！——這是很堅的信心。

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所以我往常聽見人家講到了‘父愛’的時候，我就非常的嫉妒！但是我見了無父的孩子，我就不禁想起自身來了！唉，世上最痛苦，最可憐，最傷心的人，恐怕要算無父的人了！要是我的父親現在尙在人間，至少的恩惠：要使我少掉多少淚點。所以我有時常常的癡想，若有一天我把自己所掉下來的淚珠，把牠穿成了一串項珠，那末我就要供在父親的墓前；使他老人家知道女兒所……！

那裏知道世上還有比我更苦的人！——也是和我

同一樣的沒有父親的，——這個人要是我說出來，你一定也認識的。

當我在旅途上面，聽到的那樁實堪嘆息的傳說，現今我在此地翻版的轉告你吧；請你不必驚慌，並沒有版權的嚟！呵呵！

我隨著母親坐在艙裏，——一個公司船的客艙，——其餘都是些陌生面孔環伺著；消磨這個幾下鐘旅程的時間，真也是怪納蕩的咧。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旅客都像想心事的樣子，把一間客艙做成了靜寂寂的；你對我看著，我對你看著，都帶些哲學家的色彩。忽的給我看了出來：坐在對面一排上的那位有年紀的老太太，我似乎有點認識的。——只見她的老而皺的面龐上，罩滿了頹喪慘淡顛頹灰黯的神色，所以不能使我認清她的本來面目了。——說也奇怪，她也好像認識我的；所以我倆竟如受了催眠的暗示而作起譚話來了：——

“你不是芹小姐嗎？——不過我老眼昏花的不能確實的認清了。”

“是的嚟！你老我倒有些模糊了，——怨我眼鈍！”

“芹小姐你倒忘了嗎？我那沒有福氣的小女——A——從前不是和小姐同學嗎？”

“哦！哦！你老原來就是A伯母！怪道面熟得很。”

“現在小姐到那裏去？現在長成得大了！”

“我到西鄉去；A姊現在怎樣？我們多年沒有聚首了！”她聽我問了此句，立刻就老淚縱橫的流出，倒把我吃了一驚。

“芹小姐你大約是知道的吧？我家本來是寒士，自從她——女兒，A，——父親去世過後，我家一無所靠的了！——雖然依賴著幾處極薄的津貼，尚不至凍餒；但是那裏有大宗的款項去栽培一個女孩子進中學、進大學、出洋呢？只怪老天不生眼把她——A——投錯了人家！來到我們貧寒人家來做女兒。小女是生就了一副典當裏可質的高尙志氣，不過生在我們這種人家只得埋沒英雄的了！……她以前不是和你在TT兩級小學同學的嗎？她從TT裏出來過後，就無力再去升學了！因為現在我國的教育都是貴族教育！一個貧苦的子弟，那有求到高尙學間的可能？所以她自從失學以後，鎮日的自怨自艾，以為世界上最可恥的人：就是沒有受過完全教育

— 信 —

的人！——實在是個不健全的人。唉，她竟殉於學了！在前年自殺了！……死了！棄我而死了！小姐：你要曉得，我就生這麼一個女兒嘍！……”她一面哭著，一面說著引得全艙的旅客都莫能仰視了。

冰啊：A不是你也認識的？——她的慘史多末的沉痛而令人傷心啊！

我寫到這裏手抖得很了；信紙上我也滄上眼淚了！——你見嗎？唉！唉！唉！宗法社會裏的教育！

我現在正如俗語所說的：“借孝堂哭自身。”我爲死去的A哭，願你爲了未死的芹哭罷！

寫給

心坎寶座裏的冰看。

正在哭的小芹

第三信

二月八日

心啊，心上的冰：

你所說的話，我在理想中早就料及的。但是我很

感激你在接到信後的兩點鐘就覆我一封千字以上的信了！

你的信我是昨日上午十時的模樣由綠衣人帶到的，但是一直沒有拆閱的機會；你是明白人，當然能夠了解我的苦衷的吧？本來啊，兩性間的通信，是件最最危險的勾當！因為昨天來了一位表姨，——她是個講求三從四德而未嘗進過學校受過‘本時代’教育的女子。——承蒙她的美意來問候我們母女，我自然不得不陪著她講些天地君親師，天老爺，閻王伯伯等我所不願說的話；却苦了我沒有一個拆你信的時間，因為要是給她看見了我和一個男性通起信來，真是足以使她納罕到一萬零四分，而視我是一個出角的女子了！——她雖然沒有進過學校受過‘本時代’的教育，但是在她家裏念過幾本老‘大學’的！倒也不能算她是個不識字的女子咧。——直到萬家燈火的黃昏時光，她纔言旋的去了；我纔能拆開你的信仔細的念讀！

我現在每次看到了你的文字，就發生許多的對像盤旋在我的腦海裏了！一方呢，使我佩服；一方呢，使我慚愧。佩服的：你那幽美的，彩藻的，麗華的。天真的

文字。——雖然彩藻和天真不可相並而言的，但是你的文字裏，的確能夠兼收而並蓄的！這雖是你的擅於進境而刻苦用功所致，我見了怎能不加佩服呢，——慚愧的：就是我這種粗鄙的，劣糙的文字還要常常的流露在你的碧水盈盈敏捷的神經所支配下的目光中間！比了你的寫出來的字，做出來的文章，真是相形見絀得很！我這不害臊的不能藏拙，真使我慚愧！

冰啊：我的戀人喲！我雖然相信你十分的愛我，但是不信任你能教導我！我願你做個兼職的人：又做我情人，又做我教師；你肯嗎？——喂！你的兼差員並不是義務的職司，將來當有至寶的酬報送你！什麼酬報？你猜吧。恕我胡言！這是開頑笑的話！‘酬報’兩字，請你只當我沒說吧。——願你萬勿推辭的就罷！

老師啊：我現在就叫你老師了。

我現在敬候你的允令，所以不再向下寫了。祝你
安慰！

小芹

第 四 信

二月十一日

好人啊！好人啊！

今天暖和得很。

回憶前一個月的現在，正如嚴寒臘凍的樣子；春之神或許是給‘酷削之冬’所克制，依然蟄伏在烏沉沉的地中海裏。“天下事物，終有揚眉吐氣的一天。”這句話委實是不錯的！

我的冰：你看！現在究竟是怎樣了？太陽高高的照著，一切都由深沉沉的綠色，泛成了大人先生所最怕的赤色世界了！天上地上，動的植的，一切都活潑潑的向榮了！

午後女友 Miss K 約我同到了邨園去。該園最近因為特殊的關係開放——免費的公開——所以我們可以前去賞光賞光。

邨園的占地雖不廣，裏面的佈置却很可人！不像世俗上皇家式的花園：樹蔭蔽天；砌滿了亭臺樓閣。——

怪無味而怪可厭！邨園呢？足以當得起‘空氣新鮮’‘深有美術的意味’‘可爲自然界裏的旅行場’幾句去形容該園的內涵！

黃棕色的樹梗上，漸漸的褪去牠的枯蝕部分。稀疏而受過雪擊霜打的樹枝上，都掛著青綠的旗幟——葉子。掛滿了旗幟，難道是替‘春神’開歡迎會嗎？滿地芳茵給微颺的和風吹了也唱著歡迎的歌調。一路鮮紅的花姑娘，都穿了新衣做著道旁的招待員。

紅的，綠的，馨香的，芬芳的，鮮豔的；爛漫的，織成了一幅光明燦華的圖畫。置身於邨園的我倆，簡直都做著畫中人了。

K 本來小孩脾氣很利害，在園裏的曲徑上徘徊的時候，也不願有沒有旁的遊客，她就唱起歌來，跳起舞來。唯其因她這樣的快樂，愈使我十分的煩惱，惆悵，幾有臨風而隕涕的懷抱！冰：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的生性向來和他人迥異的！無論是繁華安適，踽踽困恨的環境，都能使我掉淚。

我在那兒呆呆的站著，弄得 K 不住的問我。我只得裝出微微的一笑，搪塞一切紛紊的思潮，就算回答她所

問我的話。

冰：現在我也不敢妄想一切的天機(?)的膏沐，不過我自己片面的武斷：春天未見得不比秋天有引人掀起思潮的魔力！牠的公式或許就是這樣吧：——

春天的能夠惹人綺思，愁思。等於秋天的能夠惹人綺思，愁思。

我的好人啊：要是那天你也和我同去，至少也要使我減少些‘看低大輪廓’的輕心！——只有你的鼓勵，我是完全接受的。

遊罷歸來，纔能看到你封這樣‘懇切’的信。不是我要責怪你，埋怨你，你實在太不應當而太辜負我了！你不允許我的請求，不是太看不起我了嗎？——換言之：你實在沒有誠意對我，否則怎會不尊重我的意見呢？

願你把我所寫的‘懇切’兩字，細細的咀嚼一下！我的冰啊：你也覺得對我不起吧？

要是你不屑教導我的哩？——那末……！最短期間請你給我一封解決的信！——允信。

你所不屑教的芹

第五信

二月十五日

“The desire of knowledge, like the thirst of riches, increases ever with the acquisition.”

—— Sterne.

狂暴之罪惡，我雖未嘗不知！但是狂暴之癥結，是要請君透澈鑒及！

偶然的，偶然的，無意的，無意的，——在我昨天（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接你信後，——發現你給我的幾年所來往致復的書簡在我靠牀的抽屜裏。隨意凌亂而無秩序的翻翻看看，實使我發呆！也實使我發抖！更實使我……！

冰啊！冰啊！請你不要忘記：你在二月十一日以前的來信，都能使我明瞭！——或許是足以使我安慰，安慰？——不過你十四日的那封信，非但使我不解，實使糊塗。啊！難道你把我墮入到五里霧中去嗎？

我現在最所懷疑的，就是不能斷定這信是否出於

你的手筆？或許你所不忍寫的吧？啊！冰嚟，冰，冰嚟，願你三思！

詞典上有‘誤會’兩字，那末一切的問題，我們都當作‘誤會’了吧！——冰啊！我在無論如何的境地，終無論如何不願意怨責你！

‘誤會’啊，‘誤會’嗎？趁著無事，我還想來寫點討厭你！怕‘誤會’，偏‘誤會’，又要‘誤會’！

千怪萬怪，萬怨千怨，只怪我心直口快！因其心直，所以纔敢快嘴！只恨我以己喻人，當了世上的人類，都是和我同一樣的心直口快。

我的冰！我的冰嚟！你不能尊重我的意見，不是顯而易見的看不起我嗎？哦，知道了！你所看不起我的，恐怕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沒有學問的女子吧？

現在我出於至誠的請求你，把我十一日的那封信，再仔細的讀牠一遍！我現在也把你的信，仔細的也讀一遍。——看看：究竟是誰負誰？誰負誰？誤會的責任誰負？這裏都可以明白了。

我的神經舞臺上，演出許多我倆實行過的背景；鮮紅的心有一日存在胸懷方寸間的時候，我終不敢說你

是不愛我的！願你和我發一個同樣的誓言！

喪心病狂的話，青年所不許說的！

信頭上所 Sterne 說的一段話，我只願能夠送進你的眼簾就足了！冰啊！相交幾年的冰呀！‘求智’你以為是件可恥的事嗎？——那末我不是一個可恥的女子了嗎？

冰啊：曾幾何時？難道你已經忘了嗎？去秋我們通信討論‘假面具’問題的時候，最後你不是大呼著‘打倒假面具’‘打倒假面具’‘尤其是青年不許戴著面具說話的’？

誰是？誰非？誰優？誰劣？誰佳？誰壞？這都是事實，都是易於證明的；都有很顯著根據的。冰，冰：難道我還敢欺你？謬讚你？你的智識學問——平心而論——不是的確都上於我！

從上面這段看來，我的請你指教，實在是正當的要求！

舊調重彈，再抄老文章，現在依然厚著臉要你做我精神上的愛人；學術上的教師。否則，幾年的交誼，請你不如爽爽快快的送到東海裏，付諸東流，亦所不惜的！

冰啊：我十分的想你，幾要生相思病了！想，想的什

末？想的是你允許我的請求！——做我的教師。

請你不要忘掉盼你回信的人！祝你很好的度日！

十五日芹

或許是最後的書片！

第 六 信

二月十九日

知己的冰！

謝謝你，一切都謝謝你！

單調的生活固然乏味；腹儉的苦況恐怕更加難受！
知我的人啊！這點你所承認的吧？——現在我信仰於你的，就在這點上。

我爲了將來兩性的——恕我失言——幸福起見，
所以生出‘求師’的要求。朋友！你曉得嗎？芹不是一個拜
天主教的信徒，實在是個拜人主義的同志；所以我認
爲‘人爲’纔是一切動力的原動力哩。

冰；一切的對象，請你不要化爲複雜的！單純的，單
純的，——不要忘了！

我本不想寫封這樣堅決的信（十五日），實在因為‘將來’兩字的觀念不容我不寫；既蒙誠意的對我。那末請你一古腦兒的加以諒解我吧。

在空曠的地方，我們要是高高的喊一聲，在最倏忽的，最短促的時光中間，就能得到回聲的。承蒙你收到我十五日的信後，立刻就使我聽了回聲。

本來呀，你是用纏綿筆意的能手，但是此次的信，爽直得很；冰！冰！我簡直不能再向下面寫了，一切都乞你恕我吧！我看了你十七的信，我恨不能跑到高山的頂上，狂聲大呼的痛哭一頓！

冰：我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兒啊！所有一切的眼淚，可惜不能送到父親的坟上去！否則沉幽的和他老人家說：“這是你女兒受了你的死之宰割的痛痕！”

當我聽了老母嘆息之聲，見了老母暗黑的皺紋，想了老母痛心的懷抱，就不容我實行夜間流淚時在枕畔想就的計劃！所以我必定要從積極方面去進行自己的生命之途。——所以我要求‘智’！所以我要求‘師’！

你既然確認我不敢欺你，那末我怎敢謬讚你！

我這個不充分的引證，請你不要笑我，我真故意的

說古話了。孔老先生不是曾經說過的“三人行，必有我師也”嗎？年歲有長幼，聞道有先後；師者友者，都有密切關係的吧！

昨宵最無聊不能得睡的時光，拿了一本你從前贈我的‘海上婦人’瀏覽；這書你大約知道其中的內容罷？唉，我們這輩青年。對了這書中人真慚愧！

不過我始終認為‘智’纔是一切‘婚姻’‘愛情’的原子。
——我太武斷了！太武斷了！

凡樣天下事，事先沒有充分的栽培，最後終沒有好結果的！

我的好人：一切都謝謝你！同時並望恕我一切！

謝謝！——蒙你允諾我的請求！

春寒頗厲，你的自修室裏有冷氣透入嗎？喂，冰！你不是有貪涼的脾氣？現在諒你已經穿了很薄的衣裳；著涼嗎？千萬請勿著涼！

謝謝！謝謝你！

你的小芹

第七信

二月二十五日

愛人？

有時我自己想想，真足使我發笑；爲什麼我們這輩正在兀兀之時的青年，一切興致行動，簡直和上年紀的人一樣？——但是你能動！你喜動！

吾愛！我除掉接你來信的時光，此外委實沒有可以令我高興的了。

其實意興闌珊，不能怪什麼環境；怨什麼一切感應的侵襲。——我終這個樣子的想著；你也這樣的想嗎？

你這兩天如此的忙法，我很爲你擔心！貴體向來是弱得很，經了這樣忙後，身心舒適嗎？吃力嗎？我簡直不放心極了！願你靜養幾天，不必寫較長的信來給我——這是聖(?)命，希勿違旨！

近日來，姨常到我家來走動；她爲了她的黑漆板櫈在政治舞臺失意的緣故，終是嘮嘮叨叨的談到大局問題。本來啊，在目今的過渡時代，做人民的除掉忍耐之

外，別的還有什末辦法？去談牠幹什末？這種各個的怪現狀，言及了反要令人嘔氣！真要令人嘔死！

我的冰，你努力吞食你所受過功課吧！旁的我不希望你去顧及！——等到有了相當自成的時候，人格健全的時候，足以應付社會的時候，那末你再破壞一切的舊而建設一切的新！不過你不能忘了你是中國人！

你這樣的忙，我實在不放心！所以我也不敢多寫，勞你的神了。

舒適嗎？安好嗎？

歇歇吧！安息吧！

你的小小的小岸

第 八 信

三月一日

冰啊！我的冰啊！心上的冰啊：

“在有一個時期裏開頑笑的時候，這個頑笑要是認為對於兩性應有足夠的影響，無論是你是我，——先發覺者——就應當起來負這糾正的責任。……”

上面這一段的引子，究竟是誰說的？雖然你犯了很重很偉大的健忘病，或許也不能忘了吧？——這不是你去夏爲了××問題而寫給我的！

二十五日的信，我是出於至誠寫的。

忙，我並不是說凡是人類不應當忙，尤其是你更不應當忙！忙是人類應該的，尤其是青年人更應該的！不過你這樣的忙碌，無論如何而不可遏止的要使我擔心的。

二十九日的來信，我已收讀；你這兩天安靜點了嗎？飲食起居倒較勝於前了嗎？很好！——這種消息我委實願意聽，不過不願聽那誤會的言語。

現在諒必你已有功夫細看我的信了；或許正在盼望我的信了嗎？所以，所以，所以我還想重伸前意的寫點；寫點送進心上人的眼簾裏。

冰，你知道嗎？當今的社會不許說真話的！要是真誠的放出不妥協的精神去幹一切，簡直除掉瞑目去死，沒有旁的辦法可以解決的。

無論什麼有力無力的運動 只要我們能把此中的真理剖解。各個分子都有深切的明瞭；然後我們再把自

己所有的精神送給牠而也算一分子，或許多少可以收效些吧！——鄙見如此，尊見如何？

唉，你看啊！現在無論什麼團體裏的分子，不是尸位素餐的像做老爺一般的架子，就是無識盲從的走到斷頭臺上不知爲什末要殺！唉！唉！

今日的事，真如佛喝般的，不可說‘不可說！’

心冰，你以爲我的話太火嗎？我願你明白我說話的苦衷！

我倆的關係，我倆的交誼，都能使我倆走入諒解的路上；所以無論怎樣的談話，或有意見，最後終可諒解的！不過，不過，我委實不願再見你二十九日信的末後兩段頑笑話了。冰，我並不是不能諒解你，實在令我看完後心裏太不自然起來了！

處於今日的現在，青年們鬧得烏烟瘴氣是什末？只不過橫也說‘革命’，豎也說‘革命’。同時一般人就誤解革命的行動，就是破壞的工作；所以一聽見革命兩字，就不由人的痛心疾首起來了。不知革命兩字，實在代表動的‘兩字’的意義；我非學究。怎會反對你那神聖可貴動的精神？也不敢反對動的精神啊！

— 信 —

奔走國事的人，我們應當景仰的；盲動的人，我們是要鄙視的！

心上的，心冰！你不要誤會我說你是個盲從，盲動階級裏的人。老實說：我的心老早就交給你的生命了，你的行動所以我不得不十二分的起來擔心！你是明白人，我的苦衷，諒你很能夠燭鑒到的吧！

“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子民先生說得多末令人可佩啊！願我輩後學小子奉為座右銘吧！

我的心啊，願你讀書！願你用功的讀書！願你十分努力的讀書！

恕我不寫吧，一切未說完的話，請你清夜人靜的時候，細想我的心罷！

祈求你諒解解釋你誤會的序

第九信

三月五日

最摯戀的冰：

當我接到你的三月三日的來信，這時只恨沒有一

面鏡子在旁邊，否則一定可以看見我的面孔上發生了大紅的色彩；這時要是有一個第三者走來，看見了我一定要認爲我是一個吃醉鬼了。

多末的漸愧，真真的，真真的漸愧！

心上的人啊？人非木石，我領受了你這麼一片的摯情，怎得受之而無愧呢？不過以前我所寫的信；信上所說的話；語裏所帶的意；意中所含的情；敢質天日是出於十分誠懇的嚟。

上帝在頭頂心上，他老人家看得很清楚，我的心已經交給你！你的心已經交給了誰？誰？不也是我嗎？唉，願我倆永遠的交給！我交給你，你交给了我！

其實講到我倆的交誼，真是一件很有趣很不可思議的；照了‘毋友不如己者’的這句金調看起來，那就以否定我倆的交誼了。我是一個不學無術而中途失學的女子，蒙你認垂青睞的訂交，真使我感激，永永的久久的感激！有生之日，就是有一天的做了鬼而靈魂仍在的時候，我是終覺得感激你的！尤其是接到了你的三，三日的信，愈使我起這個決心。

冰，肚子心肝肺臟的冰！不過我敢發誓以一個‘真’

字獻給你的；足下所以要下交我，或許也即因此吧？今而後，我是非常的愉快，因為將來我要說的一切話，你能絕不加以懷疑，燭鑒我的一顆心了。

怎樣的？怎樣的？真是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了；寫了這麼幾個字，愈寫愈壞，愈寫愈歪，或許當中還夾點錯字。這種劣根的地方，請你不必原諒，請你老老實實的指教纔是！

今年貴校還舉行小考嗎？開早車和開夜車的現象，定可以在寢室裏邊發現了。唉，想起來學校裏的各種背景，也真是好笑！可惜我現在不是一個學生，不能享受學校生活的趣味了；願你仍舊能夠時時刻刻的告訴我！

你是曉得的，中國的舊小說，我肚裏半部都沒有；因為此中的結構終不外是：“落難公子中狀元，暗定終身遊花園。”但是確也不能一味抹煞，如‘紅樓夢’‘三國志’等，都佔據文學上很重要的位置，可惜我都未嘗寓目。現在我決定抽一個時候出來，把這許多都流覽牠一遍；或許孜孜的細讀一遍。否則也真不能算一個中國貨的女子了。冰！你聽了贊成嗎？

從前的同學KK女士，在十四日就要出閣嫁給Y君；Y君不是和你是同級同學嗎？吉期你終要前往的吧？他們的結婚地點在亞細亞飯店，請你在那天看見我的時候，萬勿招呼！因為特殊的原因，要敬乞你原諒的！或許你已猜著我的苦衷了。

‘有情人終成了眷屬！’？……？你見了作何感想呢？——要死了，我怎樣寫出這種話來呢！還是不寫吧。祝你微笑！

你所認為真摯誠懇的岸上

第十信

三月十二日

冰啊！親親愛愛，愛愛親親的人：

昨天在午炊的時光，你的來信給穿著綠制服的人帶到了。

呵，多末的出乎的意料之外啊！我所理想你所說的話，遍尋這三張黃褐色邊緣的信紙，却沒有找出一句；但是我並不失望，因為我也希望如此。

我自從五日起到昨日接信止，一直是做著內心懺悔的工作。真懺悔，委實的自咎！好人！你竟不齒笑我嗎？嗎？謝謝，出於至誠的感激你！現在我唯一的請求你，就是請你把我五日所給你的那封信，馬上立刻把牠付諸丙丁！更希望你不要記得我五日的信所寫的辭句，一切都把牠忘掉！

因為我的個性實在太和我的筆尖相左了；但是要請你曉得，請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喜套假面具說話的人。‘有情……眷屬’這幾個字多末的肉麻啊！多末的使我寫了懺悔啊！因此我又生出一些感慨，好在你不是外人，我現在把他拉雜的寫點下來。

現在我們最要認清的，就是我們的交誼純粹由理性，光明，切磋，和友愛而結成的。——稍有純潔抱負的青年，當然同具此種觀念。

不幸在目今這陣劣根的愛波掀浪底潮流當中的青年，真是醉生夢死極了！把無論什麼卑鄙齷齪的勾當，都統而籠之的戴個‘情’的帽子；拚塊‘情的’招牌。喪心病狂，莫此為甚！

要是同夥中有一個人鎮日的唉聲嘆氣，那末其餘：

的人就要認爲他是失戀的徵象；或者竟有人說他現在是給他的情人所見棄了。

要是有一個少年同著一個異性的少女偕行著而啁啾的談話，——或者是一個少女同著一個異性的少年偕行著啁啾的談話，那末第三者一定要妒嫉他倆，或許是羨慕他倆，以爲他倆是一對有情人啊！

再有一部分的青年，更爲可笑可罵可嘆了！——要是他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和一個異性通信，譚話，那末他自己就把那被通信，被譚話的那位異性算做自己的情人了。

更有一輩執袴子弟，拿了老牛——Papa——所掙下來的家私，到窰子裏去尋他的情人；一旦牀頭金盡，就自己以爲落魄於情場了。唉！把窰子當做了情場，夫復何言？

社會上這一輩人尤其是多的：一旦有一個女性和男性發生不到一禮拜的相識，就相偕跑上了白基式的旅舍，不管日夜的互相撫弄著性器；糊糊塗塗的禍災而利用兩性的生殖器具！——小報上我們常可看見此類的文字，現在我把牠翻版在這裏，真是件痛心的事！——

但是他們絕不承認是件野蠻痛心的衝動，以爲是情之應有的行動！

統而言之：現在社會上把情字看得太輕了！真真看得太輕了！

要是我對於五日的信不加自疚，那末我也是一個看輕情的人，一個糟塌情的人！在五日的信上看起我的用意來，簡直自認我倆是情人了！

心上的冰，在現時我們萬不可承認是情！我們所要承認的：我倆是個最密切，最永久，最忍耐的好朋友！對嗎？祝你快受春神的洗禮！

你的最好的最好的朋友小芹

第十 一 信

三月十九日

心上唯一的好朋友看吧：

現在最時髦的稱呼，不是同志嗎？朋友！你的小芹並不是要學時髦，但是看了你十五日的信，簡直可以證

明我倆是個同志哩。

冰！難道你也深惡時下的一般人把情字看得太輕嗎？唉，你信上洋洋灑灑所寫的。看了真是稱快！——實快我心。——我想要是把這信，在報紙上面公開出來，足夠的足夠的喚醒一般飲鴆人們的迷夢！

當今無論是一個青年的男性，或是一個青年的女性，他們無不急急於懷著求侶的抱負；要是求著了侶，那末就急急於要求情之灌溉了；但是，但是許多求情的青年，爲了心急的緣故，一個個可憐的走入了歧途！

我們爲了溯求兄弟姊妹們的幸福起見，不得不自己的起來創造一個準確的指南針臺，建築在走入‘悖之路’的前面。——以便我們知所以警！知所以惕！

——十八日寫

——昨天我寫到這裏，家母呼我陪他老人家出去買點東西，所以無暇寫完，今天把牠再接下去寫吧。

現在還是回過頭來替你講講十四日的事吧。

十四日的種種影象，恐怕你的腦府裏還有點存在吧？

那天賀客當中恐怕要算貴同學(?)最多了；事前

你們怎樣很有一部分的人認識KK女士？其實阿K在平時再穩重也沒有，怎樣你們竟尊稱她是一朵交際花呢？雖然交際花並不是惡名詞，但是所謂一輩交際花者，平時太過她們的法國式底浪漫生活，是故弄得一般人對了一般交際花，至少的要輕視一些。所以你們稱K為交際花，莫怪我要代鳴不平啊！

KY的婚禮和設備，雖然比了時下的簡單而推陳出新；不過以我觀之，依然繁文縟節太多。在經濟的立場上說來，恐怕仍舊是太浪費吧？——那裏知道：那天還有一部分來賓，大約都是上年紀的，對了他倆的婚禮很有點不滿意。他們的批評，就是以爲太簡單而太別緻了。

我是十三晚上就隨了K家的許多人，一同到亞細亞的。那晚真是有趣，差不多以前的幾個老同學是晚都到的；這也算送親嗎？心上的冰！你是曉得的，我的個性，向來恬靜的嗎？不過是晚我也不能不共了她們盡熱鬧的能事哩！——總括的說來，就是大家儘量的把K姊調笑。最後K姊實在給我們弄得無法了，她就紅暈雙頰的用了極低微的聲浪說道：“好了，請你們不要調笑我吧！”

我現在是個將要與男性結婚的女子，所以是個最最犯罪的罪人了！好在你們也有這麼犯罪的一天，到那時候我們再算賬吧！”——冰！你看她所說的語可笑不可笑？難道一個女子出嫁是犯罪的行爲嗎？難道新娘子是罪人嗎？唉，這也恐怕是局中人所說的心話吧！

你們貴同學當中的一個T君。此人大約認識我的，當我們坐在來賓席上觀禮的時候，他光是對著你訕笑；對著我尤其是注視得很。後來我又看見他把嘴揆在你的耳邊，說了幾句耳語；同時你的面部發生了強烈的變化，從鼻樑紅過了雙頰而到耳旁；這是爲了什末？他究竟說的什末？恐怕他的話裏多少終帶著點我，請你把他所說的話，在下一封信忠實的告訴我爲要！

新郎Y君真是坦白得很，他竟能當了衆來賓的面前，侃侃的報告他和K女士的戀愛經過。當他講演的時候，幾百個來賓恐怕無一不聳耳而聽，尤其是你們這輩貴同學的拍掌聲，點綴了不少！要是此中有小說家在裏邊，一定要拿他的演講辭去做一部戀愛小說的底本吧？呵呵！

！ 當日晚上，好像有人要發起一個跳舞會，但是未見

實行，否則我們倒可以大開眼界了呢。

不是我有意的當了和尚罵賊禿，你們這輩男性的人，——除掉你——真是再刻薄也沒有了！諒必你也看見的：當我讀祝詞的時候，受了他們鼓掌的戟刺，怎能不紅霞飛上了眉梢呢？冰！你不曉得，那時我真是窘極的了。

你們鬧新房的本領真不錯，引得我到現想起了當日鬧新房的景況，依然要呵呵的大笑不止呢。

我每次吃了人家的喜酒，就起了一層很濃厚的感想？結婚是新郎新娘愛情達於焦點的應有步驟，是新郎新娘兩人自己的事情；這件事是不容第三者可以干涉的。但是試有一對愛情達於焦點的兩性，並未經過正式的結婚典禮，也未請了多少親友們光顧吃一餐喜酒而實行同居之愛了，社會上一定要起了一叢蜚聲，並且要加諸以‘姘’字的銜頭吧？就是一般親友們，也因為未吃著一餐喜酒，所以也不承認他倆是正式的夫婦。唉，這一種究竟是什末的現象呢？

這兩天你的身子安好嗎？我是出於至誠底掛念的。我終算托底吃得下飯睡得著覺，一切請勿念！

祝你
安好!

你心中的小序寫

第十二信

三月二十四日

心啊!心呀!心啦!

十九日的信,諒必你已經收到了。

我引長了鬚子,候到了今天,連你的隻字都不能看見。我不敢說埋怨你,只敢說十分的掛念你呀!同時我又生出許多理想的事來。唉!,冰啊,我真記掛你呀!

老實說:要是我有一星期以上接不到你的來信,我比了什麼都覺得失望!現在雖然相隔沒有一個星期,我失望的景況,已經很覺得難堪了。冰啊!或許你的覆信,正在綠房子裏的郵件袋裏?但願如此!但願如此!

當我提了筆寫到這裏,齊巧郵差光顧了,送到了三封信件;但是三封當中,沒有一封是你所寫的!不禁我又疑惑起來:你的信一定在下一班時候纔能送到呢;或

— 信 —

許你的信給郵差送到別的地方去了；或許你的來信給郵局裏遺失了；或許你……？！

無論如何，現在我所做的內心工作，就是一心想念著你怎麼還沒有信給我？你怎麼還沒有信給我？

我現在也無心再寫旁的，因為我接不到你的信，真是沒精打采極了！冰，請你見了我這信，在百忙中寫一封回信給我！否則，你也太忍心而太不安慰我了！

冰啊！當我接不到你的信，多末的可憐啊！

祝你

立刻致覆！

盼望你來信而安慰的芹

第十三信

三月二十七日

最最使我掛念的冰：

十九日，二十四日的兩封信你究竟收到了沒有？難道當真是沒有收到嗎？

！

我的眼也望得酸了，頭頸也伸得痛了；但是終於看

不到你的來信。冰！願你體諒我掛念你的苦心，願你不要使我失望，願你不要使我再受重大的刺戟！

我真不放心你，真真的掛念你！難道你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故？

有什麼話，儘可打開了天窗亮說，何必給我一個沒有信呢？現在我也沒有旁的話同你說，只得在信裏附上兩張潔白的信箋給你，請求你在附上的信箋上寫上幾個字再寄回給我！看在幾年的交誼上面，諒不我却吧？

不給我回信，究是何因？？？？？？？？請你別忘了故交！

你所不給她回信的芹

(外附空自信簡兩紙，希查收。)

第十四信

三月三十一日

永鐫在心版上的冰：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明信片，——從X醫院寄來的；原來你竟然病了！重嗎？唉，你的抱病，多末的使我悵念：

啊！

十九日，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的三封信，當然是不能送入你的眼簾了。但是也希望不要使你看見而勞你的清神。

病榻的生活，當然凄其得很，我準定明後天到你病院裏來瞧你。現在委實不敢和你多談，耗費你的病中的衰頹精神。

我的魂，已經跟了這信到你的左右了。

我在未親臨瞧你病的以前，終日像一塊極大的石頭壓在我的心上！

祝你
勿藥而康復！

爲你抱病而懸念的小芹

第十五信

四月五日

吻我的阿冰：

今天我寫這封信，真是無上的快樂而欣悅。

你的貴恙剛好，你就這般的勞神寫信給我，我是肉質的動物，怎能不加以非常的不安呢？

現在你要出院了嗎？足見你的病是全愈了。希望你不要勞神，在這病後的短時間中，還是靜養爲要著，以便早日恢復病中所損失的肉量和精神。

一日我到病院裏來看你，你想；這是件何等樣子的危險事實？是件何等樣子的恐怖勾當？但是我爲了念你心切，只得顧不了其餘，在危險的路上奮鬥，在恐怖的窟中狂奔。乘了我至誠的勇氣，征服了一切，終於能夠坐在你的病榻旁邊了！

當我接著你的通知我抱病住院的明信片，我是多末的著急；尤其是看到明信片上所寫的字，佈滿了歪斜抖擻的神氣。這個上面就可看出你的病是深了，你的病是沉了！

我是食肉獸類，我是理性動物中的人，曉得你給病之神所降服在病院中，終日的睡在病榻上呻吟而喊吶，我怎能不下前來的決心？就是前邊有火要燒我，我是不怕的；前面有刀要來砍我，我是不怕的。

現在我的良心裁判已經勝利，所以推了我的靈肉，

精神，魂魄，貢獻在你的病榻之旁。

不過在我未來之前。我的理想以爲和你見面是件很傷心的事；或許要感應著我倆流一次質量很重的眼淚。因爲我要是看了你那副病骨支離的模樣，一定就要立刻使我痛哭，至少也要嗚咽的。

那裏曉得完全出於我的理想之平面，雖然你已經給病神所指揮的魔鬼攪擾了多天，你倒依然是神采奕奕，毫無病容可見。談吐的音浪的高度，依然和平時一樣。——我看了多末的喜悅！委實是可以使我心花朵朵的放哩！

冰！冰！你的面部上怎麼這樣的紅潤？這恐怕是痰火竄上來的緣故？你的病只要痰火一平下，那就全愈了

現在你的痰火是否完全的平下了？——這是我現在所最不放心的。

其實那天我來瞧你的病，是件很慚愧的事。老實說：你抱了病，這看護的職任應當由我執的；但是我一天也沒有替你擔任看護的事情，直等你病快全愈的時候，纔來看你一次。冰啊，你恕了我吧！

這件事願我倆永鐫在心版上吧！這是我倆相交以

來的紀錄。雖然我倆相交以來，也有見面的時候，不過終於沒有抱住過而深吻。

冰，冰，願我倆終身不要忘掉！——X醫院是我倆靈肉第一次的接觸地點。唉，X醫院的76號病房，我們是終身不會忘掉的處所。

冰啊！現在的貴恙雖然已愈，但是身子尚未復原，希望你：在出了院對於起居上，飲食上，特別的注意爲是！幸毋再蹈覆轍！

因爲你生了病比了我自己生病都難受，你要體恤我的心，就請保重你自己的身體好了。

你要是寫回信給我，不必勞神寫得很長，否則我又要不安心了。祝你
即刻復原！

你抱她接吻的芹寫

第十六信

四月十日

親愛的，無上的，唯一的冰：

你真使我太不安心了，怎麼你病後剛出醫院就寫了很長的信給我？用筆的宛轉，情意的纏綿，在在都使我感激你的。

現在你看了我的二十四和二十七的兩封信，好笑嗎？請把那兩封信付諸丙丁吧！你在病院中生得很重的病，而我却寫信來埋怨你，真是世上豈有此理的一回事。請你恕了我的粗心吧！

我的冰啊！你爲什末如此的客氣？你生病理應是由我看護的；但是事實上是不可能吧。我來望你一次，真是不得已的事，反而你現在說上一大串的道謝我底話，真使我看了難受。請你下次不要再如此的客氣！‘姑念初犯，從寬發落吧。’——打兩句官話給你聽聽！

你來信說過幾天要偕同作郊外之遊，我是十分贊成的；不過要等你身子再硬朗一些。好嗎？

我因爲今天有點俗務，沒有時間再將這信寫長，請你原諒我罷！原諒我罷！擱筆了。祝你
受光明之神的洗禮！

你的敬祝你的芹

再者你不是有一本‘文學史’論的嗎？請你即日寄

我，借我一閱；大約在三星期後就可奉還的。 又及。

第十七信

四月十五日

心坎寶座裏的冰：

你病後寄我的第二信，已於今早收到了。

‘文學史論’和信是一同寄到的，請勿念！

阿冰！你看了二十四日和二十七日的信，果然也好笑嗎？承蒙你海涵而不痛痛的責我，真是萬幸。謝謝！

今年我自己覺得太辜負春光！綠素佈滿葉瓣，紅花開遍枝頭，我從沒有去飽餐一次，去欣賞一次。——除掉在早春的時候到了一次邨園。我本想奔到空曠的地方，去飽聽一回松聲，去飽覽一回春景，竊取了天地清靈之氣，灌輸到我的滯動的血液裏邊；但是，空有此念，未成此事，做了遺留在胸中的悵悵而已。

我的個性本來是寧靜而不好動的；不過曩年在學生時代，還有些青春的興致，無論是遊戲啊，遠足啊，運動啊，我倒還不見得落在人後哩。同學們因為我的生相

端莊持重，但是在動的時候也十分的輕佚，所以就替我題了一個綽號，叫做：‘恬靜的活潑之神。’有幾個歡喜嘴臭的同學，就老實不客氣的叫我‘死貓活賊。’

唉，曾幾何時，志氣消磨得乾乾淨淨了！除非將來有一個機會再回復學生生活，那末或許可以追溯著以前所喪失的流動液質，使我循環體內重復的燃燒起來，全身的血液都恢復了以前的流動狀態。

論理：我真不應如此的銷沉；怎麼年齡尚不能數在二十以外，就這個樣子的憔悴？這個樣子的老氣橫秋？

冰啊！我現在就想了解‘君子安貧，達人知命’的兩句話的真義。

所以我以前就同你說過當我和你見面的時候，接到你來信的時候，足足的可以減輕我二十歲的樣子！——這句話驟然聽來很不對，我連頭帶尾今年只有二十歲，要是再減輕了二十歲，不是變了方纔生產的嬰兒了嗎？其實我因為我現在神氣，足與四五十歲的人並駕齊驅哩。

老老實實清清楚楚的說來：當我和你相見的時候，接你來信的時候，比了一切都高興！比了一切都興奮！

比了做皇帝(這是雌皇帝嗎?)都快活!現在你約我出去作郊外遊,我怎有違命的道理?

冰啊!你爲什末對於病中接吻的那回事,在你的來信上面這個樣子的懺悔?冰啊,請你不要把我人格看低!我以為接吻是件真純的,高尚的靈肉交接的正常舉動,我們兩性應當永守如此的舉動纔是!阿冰,請你不要懺悔,請你永永的牢記!我是曾經給你吻過的,你是曾經吻過我一次。

我倆曾經把兩性的面部靈肉,在愛的波中蕩漾過一次!我倆更應當做成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以至千千萬萬數不清的次。

親人!你究竟是否真的復原了嗎?這是現在每小時六十分鐘中的每秒鐘所最最記念的。

你要曉得我是十分願意陪你到郊外去踏青,呼吸些清鮮的空氣。前去的日期,和相約的地點,都請定一下子,立刻告訴我一聲爲要!

祝你
一切都好!

你約她同去踏青的人

— 信 —

第十八信

四月十七日

覆信收到了，定於十九上午一同到西山嗎？很好！
那末我一早就在 處等你好了。要是天雨，我們只能
作罷。

小芹匆覆

第十九信

四月二十三日

哥哥！

現在我就遵命的寫你哥哥了。雖然你沒有吩咐我
叫你哥哥，但是你二十一日的來函，陡的稱了我妹妹，
我怎能不稱你哥哥呢？所以我頭上寫的遵命兩字，只得
有屈你默認了。其實我倆早就應該如此的稱呼，表示吾
倆相交的度數。

冰哥：這是什末道理？當我提筆和你寫信的時候，自

然而然的從筆尖上流下許多的話來；每次寫到‘祝你’的時候，嫌終未盡愜意，未盡欲言。就是有時我在牀第之間，在夢中夢著你的時候，也覺得和你說上不少的知心話。怎樣，怎樣逢到真正見了面的時候，倒沒話可講了呢？你看十九和你到西山去的那天，簡直沒講著什麼話！但是我不曉得人家是怎樣的？終不見得也同我倆一樣吧！

在小說上面我們常常能夠看見描寫女性的一段形容詞的：就是講到一個女性對了男性談話的時候，終是粉頸低垂，兩手盤弄著自己的衣角。……我對了這層上很用過一翻深刻的觀察，覺得女性中犯這種病的確是很多，真給一般小說家的鐵筆所寫定了。這種弄衣角的現狀，實在是女性表現著自己鎮定著小鹿跳動的心靈；一面表示著自己碧水盈盈的雙眸是給‘怕羞’所籠罩了。

我的武斷以為一個女性在今日女權運動膨漲的時候，對了一個男性何必要示羞呢？女性對於男性只有生殖器是有差別的，其餘就不應當放棄一切，自以為是一個女性而不能和男性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在你的視線裏或許是看見的，在西山上面坐在石

坡談話的時候，我竟數數的低了頭弄著衣角，真使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爲什末要去盤弄著衣角？哥哥！你看我真該死，自己真是明知故犯了。

自從脫離學生生活以來，終日的困居在家中，誰去練習運動？誰去練習體操？所以弄得一些腳勁也沒有了。那天我要是沒有你處處的攙我扶我，真是爬也爬不上山頂啊！說出來真笑話，回來後我還覺得很疲乏而吃力呢。

哥哥！你回校後諒必也很倦疲的了；請你十分的慎重著起居飲食，以免再發病啊！

西山的風景真不錯，離城也不遠，要是有機會，我們真不妨常常的去暢一下子胸襟。那天拍的照，諒必已洗好了，清晰嗎？我嬌睡在山坡上的那張，攝得怎樣？請你每一種寄兩張給我，也算遊玩西山的紀念。

山頂上擁抱著接吻的時候，你心中覺得痛快嗎，我只覺得高高的太陽反射了鮮紅的血色，冷峭的嵐風微微緊吹著我倆的面頰，落了單的蝴蝶飛繞在我倆面前而嘆氣，半山腰的野卉遠遠的對著我倆而點頭。——牠們是妒呢？是惱呢？是羨呢？是恨呢？

哥哥！我們一切都不要管，我們接我們的吻好了！
你來信說此次遊玩西山的結果，就是使你我成了十幾首的遊春詩；哥哥，請你錄給我拜讀一下！因為你的詩，個個字都能使我懾服的。讀了你的詩，可以使我的心靈得到一個很偉大的安慰。

親愛的：我幾時也想胡謔幾首詩寄給你，請你削改削改；你也允許我學做一個詩人嗎？

信上所寫的兩個請求，你不要使我失望。

你的小妹妹小芹白

第二 十 信

四月二十九日

哥哥，你的攝影手段真不錯！你所寄給我的十張照片，實在使我撫弄得愛不忍釋。

我橫躺在山坡上的那張，承蒙你題了幾句，我何人斯？敢當你所題的辭句嗎？謝謝你的盛意！

人生說穿了本來是一隻紙製的老虎，裏邊只有枯澀，乏味，無聊，泡幻，充滿在當中。當一個人看穿了人

— 信 —

生觀的時候，一隻紙老虎戳穿了的時候，了解真實意味的時候，只能穿一件木袍子在身上，到真實的另一世界上找尋新生命去。

哥哥！我們既然沒有穿著木袍子的可能，那末還是從我們所愛好的藝術上去暴發我們生命的火燄。哥哥！你的所攝之影，在無聊時光，真是安慰不少。

現在我講一樁笑話給你聽聽：——

哥哥！你的信在昨晚郵差纔送來，在臨睡的時候，我把你的信隨手放在枕邊。——每一封信差不多都是放在枕邊的，以便在夜籟人靜的當兒，我好抽出來細細的默讀，細細的咀嚼此中意味。

你所抄給我的幾首遊西山詩，牠所在的地方，當然也和來信在同一處的枕邊。你的詩，在昨晚我輕輕的讀了兩遍，內心却感受到十分的刺戟，我沒有旁的辦法，只得沉沉的暗自飲泣，無端的把十字布的枕上，染溼了一片！

太陽之神用了多少掙扎的精神，在茫茫的黑海裏狂奔，怒號著，奮鬥著，他的敵人就是沉默寡聲的夜神。

我們呼呼的睡著，奔騰的心靈，棲止在被中暫停了

工作，不知太陽之神和夜神鎮鎮的戰征了一宵。

最後，最後給太陽打了一個勝仗！夜神退却到一千萬里以外。可憐的月姑娘，也被太陽之神一同所驅逐了！牠——太陽之神——於是將戰勝之餘威，也壓迫呼呼入睡的人們。

大雄雞翹起了紅花冠，大聲的啞啞啞啞叫著，對著血紅面龐的太陽之神求饒恕。

我給雞叫所喊回走入睡鄉的靈魂，不得不夢回醒來。你所給我的信，重復的觸入我的眼簾。

你那百讀不厭的詩，我當然又在枕邊輕輕的讀著，心潮又重復的澎湃旋轉起來。‘唉！淪落的天涯啊！’眼線的終點，雖然直射於你的詩上，但是思線的他端，正在找尋你的心孔而鑽入。

輕微的詩調，佈滿了這頂舊洋布的帳子裏；或許酷像炎炎夏日欺侮人類的蚊子唱歌聲音。

讀了一遍，再讀一遍；讀了一遍，再讀一遍；讀了不知已經什麼時候，仍舊讀著你的遊西山詩。

我只知道讀詩，實在你的詩迷人太深了！感人太深了！我把一切人生附屬的條件，都忘得乾乾淨淨！我讀

詩鑽到了詩中，不曉得一個人應當在早晨起身的。

我只知道讀你遊西山的詩，忘了我應當起身的。我的老母，看我在日上三竿的時候，還不見我起身，她老人家著慌了，以為我或許給病魔所制服了！

“芹！你難道不舒服嗎？怎麼今天這個時候還不起身？”

我方始驚醒了迷夢，想起了起身的一回事。唉！哥哥，你的詩迷人太深了！感人太深了！你聽了我這個笑話要輕視我嗎？

祝你
永遠的納福！

讀你詩而忘了起身的你的妹妹

第二十一信

五月四日

哥哥！

現在寫信的時候，恐怕你正在那裏興高采烈參與著紀念會吧？我也滿想以我曾為學生的資格前來出席，

可惜事實上不能允許我啦。

往年我在學生時代的時候，在今天真是忙得很哩，諒必你今日也一定同樣的忙法。我對了你，真是愧死！

時光真快，不覺得又是一年了！去年的五四節如在目前，眨眨眼又逢五四日了。從前童年時代，天天盼望著日子快過，好馬上嬉笑歡悅的過新年，只恨天不如人願，偏偏把時光之輪走得慢些。

現在受了一切外界灰色籠罩之感應，只盼望時光慢點的過去，以免徒加馬齒徒增感恨；但是黃金難買的滑去，一瞬眼時光就走不少路了！好像時光之神故意的爲難，把時光之輪走得非常的快。

哥哥！你也覺得時光走得太快嗎？

哥哥！你是時光增加一天，學業也隨之而增加一天的。失學的我，就是時光增加一百天，也和未增加的一樣！常言道：“不進則退；”喂！哥哥，不進的我，當然是一天一天逐漸的向後轉了！

哥哥！你來信說我太把你的詩格抬高了。你又說不過一時興之所至胡謔兩句罷了，不能算是什麼詩不詩，你又說你的詩太覺枯澀了，毫無一些優美的點綴地方。

——你所說的我一概要否認的！

不是我爲了愛你的緣故，就去左右了我的真之鑒別力；不是爲了愛你的緣故，就將石灰去迷了我的雙睛；不是爲了愛你的緣故，就喪心病狂的說一片欺人自欺的言語。——哥哥，這一點要請你明白的！

無論何人，做的詩要是像遊西山詩那般的懇切，像遊西山詩那般的有情緒，那末假使給我寓目了，我一定要說迷人太深了！感人太深了！或許也可同一樣的使我忘掉起身的那回事。

你將來一定可以做成一個很尊貴可欽佩的平民詩人；因爲你所做的詩，純粹是天真漿汁之流露，毫無一些矯揉造作的地方。唯其沒有點綴，纔是真正民衆的創作哩！這種民衆文學，是可垂千百萬年而不朽的！哥哥，哥哥！

哥哥：幸勿自謙，勉之勉之！

我日夜的禱祝上帝，願他老人家常賜你幸福！祝你他日成功一個平民詩人！

祝禱你的芹

第二十二信

五月十三日

哥哥，哥哥啊！

現在從郵局裏把你借給我看的‘文學史論’寄還你，請查收。

這本書當我看的時候，雖然我很有興致去看牠，可惜牠當中所引證的書籍，我是泰半沒有讀過的。費了二十多天的功夫，把牠雖然完全看過一次，委實是囫圇吞棗罷了。

五月裏做學生的本來最忙，什麼五三啊，五四啊，五九啊，五卅啊，——逢到這些日子，終有一個大規模的民衆運動，至少也要開一個紀念會的。哥哥！我不能追隨你奔走去愛國運動，反來埋怨你不寫長信來安慰我，天下甯有是理？

這兩天可愛的青蔥的春景，漸漸的躲到地中海去了，一片火燄似的煤爐裏的灰燼，漸漸的向著大地進攻。

鎮天的聽見蜜蜂嗡嗡的聲浪，蜂娘穿著羸黃的工作衣裳，不住的努力牠們工作。想起了人們用的滋潤的馨甜的蜜糖，恨不得去問他們一聲：‘爲誰辛苦爲誰忙？’

哥哥，我倆願做愛神——唯一愛神的奴隸！別做造物的傀儡！

這兩天心緒不寧得很，恕我不再多寫。

喂，哥哥，現在你的飯量怎樣了？乞告！

小芹匆匆的寫給哥哥阿冰

第二十三信

五月十九日

好哥哥：

你在百忙中能夠寫封長極長極而纏綿深情的信給我，非但使我讀了感激你的盛意，並且使我自愧不能寫封稍有情緒的信給你。哥哥，我多末的辜負你啊！

哥哥！你說唯一的最欣悅的時光，就是握著筆寫我的信的時候。其實我也何嘗不是如此，所以我每天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想有一個時候能夠伏在案上寫著給

你的信。

我自己覺得自從同你相交以來，非常的僥倖；尤其是在這個世風澆漓的潮流當中，求偶渦中的少年女子真是危險極了，每每給一般蜜餞砒霜似的少年埋葬在墮落的窟中。

哥哥，我真僥倖，得到你這麼一個知己！希望你也能拿我當做一個知己罷！

今天忽然的暖熱了起來，早上起來？是穿的夾衣，現在穿了單衣還覺得熱哩。哥哥！你是怕熱的，對了這個忽然熱的天氣，呼厭嗎？我寫到這裏，汗已淌了不少，真儼然如伏天一樣，怎麼這樣的熱啊？

現在我把筆管，稍微停了一刻，仰首對著窗外的天空，只見西南邊彤彤烏雲，好像替日光戴了一頂帽子。紅而黃的華雲，漸漸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倒戈，都去投降如席捲般的烏雲。

哥哥：我不是天文家，但是我看了天空這一幕戴帽子的現象，就斷定在最短的鐘點內，一定要沛然的下雨了。本來啊，五月裏（陰歷四月）的天，那能如此樣子熱呢？唉，天啦！你老人家也不依常軌而指揮宇宙

了嗎？毋怪人世間的殺人越貨的一天比一天多了！

哥哥，我的親哥！現在我又要和你告別了，請你核准吧！

你的妹妹寫於最熱之時

第二十四信

五月二十四日

我的哥哥，哥哥：

十九日寄上的信，諒已收到了吧？今天已經二十四了，怎麼還沒有接到你的復音？在不可遏止之間，不由自主的映出許多紛紜的對像，流出許多紛擾的思潮。

哥哥！我接不到你的信，比什麼都失望！比什麼都傷心！好說一些精神都沒有，精力將要不能支持整個個體的活動模樣。

沒精打采的拿了一本魯迅著的‘吶喊’，看了半天，也不知書中是說些什末！‘心不在焉！’‘心不在焉！’

在一個不知不覺中，手裏捏著的‘吶喊’，竟掉在腳所踏著的地上。兩個眼眶起了一陣靡靡不振的感動，最

後雙目只得閉了起來。

短時間中謝絕了思潮的光顧，把腦的工場封鎖而暫停。在一個小藤榻上居然也呼呼的走入了睡鄉，尋著打磕睡的甜夢。

一陣緊急而可怕的聲浪，雖然我在睡鄉中，依然能夠送入耳壳之中的；醒了定一定神，原來是敲門的聲音。

哥哥，原來是你啊！

——你聽了要突兀嗎？原來是送信人把你的信送到了。——二十三日的信。

哥哥！現在我好像是一個有嗜好的大烟鬼，過足了癮，精神就從烟槍裏灌入了皮膚的裏層。我現在滿身都是精神，我的精神是從你信壳裏所帶到的；我的精神簡直是你頒賜給我的。哥哥，謝謝你！

昨日有同學到我這裏來談及，Y同K在蜜月裏已經翻餽過數次，婚後雙方的感情，倒比了婚前不如了！K呢，常常的背著Y淌淚，終是說Y太殘忍了。Y呢，常常的對人說很覺得結婚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K太寡情了。

哥哥！這真是件出人意料的事吧？並且我的那位同

— 信 —

學和我說：“他倆的愛情很有不能維持的危險，將要把多年積蓄的愛情破產了！”

哥哥！這一個消息不曉得是否確實？你的耳鼓中也有點聽見嗎？請告我！

哥哥，我們永遠的相愛！

你愛的妹妹芹

第二十五信

五月二十九日

哥哥，親哥哥！

我十分的佩服你的見事之明。

啊，原來Y和K的確發生惡感了，這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唉，這真是中國方萌芽的自由戀愛的結婚底不幸者！

哥哥！你那二十六日的信上所說的，我已很能了解你的意思。然而我從客觀方面的觀察的所得，和你的見解也十分能夠吻合的。

哥哥！你所說的他倆此次結婚後的愛情之破裂，實

在今日自由結婚的一樁重要問題，並不是單單兩人的局部問題。——這是非常準確的見解！

我們研究這樁問題，應當把眼光視線的終點，搬到較遠的地方纔是；不過應當從近處的地方去著手研究。

K呢，說Y太殘忍；Y呢，說K太寡情。——這點上我們就可以著手研究他倆愛情破產的原因了。哥哥！你所說的：他們決計不是破產於‘愛’情上面，一定是破產於‘性’情上面。——我想或許是給你說得非常的對吧？

雖然性是愛情中的一部分，不過世上很有一夥少年伴侶爲了性去搖動了愛情，K和Y就是此中的一對。——這實在是醫學上的問題。

本來啊；從前有人說過，有情人一旦結婚後，必定要發生特殊的可怕徵象；所以有情人成眷屬，是件很危險的事！

哥哥！，現在請你恕我，恕我不顧一切的直說！請你不要笑我不顧廉恥啊！哥哥。

其實結婚後的愛情破裂，實在是受了性的牽掣；因爲在婚前的愛情是純潔無瑕的，婚後就不能不加入性

去衝動兩人的心懷；於是兩人的性量是否同等，那是一件絕大的問題！

雖然我們結婚的條件，最需要的是著重愛情，但是性量的是否吻合，也應當附帶注意到的。近來一輩提倡自由結婚的學者，在他們的論文中，現在也慢慢的把眼睛擺到‘性量’上去。可惜社會上的一般人，和一般想結婚的有情少伴都昧於此點，而未加注意！

哥哥！他們一個說殘忍，一個說寡情，不是明明爲了性量而發生的問題嗎？Y的性量大，K的性量小。

唉，他們既有了裂痕，就算能夠依然的相處，也是一樁十分痛心的事！現在恐怕他們早把以前幾年的交誼丟到了大西洋去！

哥哥，我的哥哥！雖然現在我倆談不到是夫婦，更談不到結婚，不過我倆應當永守著純潔無上的友愛！

哥哥，祝你
永浴在愛波裏！

你的妹妹 露上

第二十六信

六月三日

哥哥，親愛的冰哥！

現在舍間的門牌已經掉換，以後如蒙來信，17請改書19罷。

一日的信，我已收讀；已經讀了五次以上，請勿念！

哥哥！近來的幾封信，不知怎的，對於我倆的私事，提及的地方很少。在這一封信上，我預備把我的近狀，約略的告訴你，你願意聽嗎？

冰，心上的冰！你也知道你的妹妹十分盼望著聽你的近況之報告？哥哥，請你在下一封信上不要使我失望的告訴我啊！

一般時髦人所鄙棄而不屑為的‘縫紉’和‘烹飪。’平心而論，我們女孩子是應當學習的吧？所以我現在每日除掉讀書，寫信，看報之外，就是很潛心的跟隨了家母學習這‘縫紉’和‘烹飪’的兩項課外功課。家母，她老人家對於這兩項功課的經驗和技術上，委實很有一手高殊

於人的功夫。

不是我有意的誇讚自己，不是我有意的自尊，我敢憑了未灰化的良心這麼的說給你聽：自從失學以後，未敢一日脫離了我所曾經讀過的書本。雖然我不敢自暴，雖然我不敢自棄，不過爲了缺乏了一個引路去敲開書門者的緣故，要想在學業的立場上有進境，真是件不可能的事。

爲了這點上，我哭了多少！淌了多少淚！唉，我真是個弱者！真是個弱者！

現在我只好明知故犯的去上孔老夫子的當，去遵守他‘溫故而知新’的名言，所以未敢一日的釋卷。唉！我真是一個自騙自的人，把人生也看得太認真了吧？哥哥，請求你不要笑我？

起居飲食，雖然比了做學生時候舒服不少，不過現在我的飯量終不及在學校裏時候好了，這是什麼道理？

哥哥！我那有你現在的地位痛快。我當日有做學生機會的時代，也是和你一樣的痛快！現在如坐囚籠的一般，只有接著你的來信時候，或許可以使我有微微一笑的可能。

新近我是受了新愁宿恨的總攻擊，不知怎的居然使我受著一個失眠症的結果；每天不到更深，終是難於尋著睡夢的。要是我是一個詩人，一定可以多得著不少的詩料；可惜我是飯桶，不是詩人！

安眠藥水年青人不宜喫的，但是我實在無法可療我的宰割心靈的失眠症，所以不得不借助於年青人所不宜飲的安眠藥水，喫了倒很覺見效。哥哥，請你放心，我是不敢多喫的！

這一時我覺得很瘦，拍出照來恐怕難看；既然你要求我攝一張給你，那是我無論如何要違命的。我預備明天就到××攝影館去。

哥哥，哥哥！你的近狀我是急於要知曉的，請你在下一封信上不要使我失望！——這是我所誠意的祈求你。

冰哥的芹妹手上

第二十七信

六月九日

哥哥，摯愛可親的冰哥！

我的照像已於四日去攝了，但是至今還沒有洗好，真使我慚愧得不敢說什麼；在這封信上，不能把我的憔悴的色相流露在你的眼前。

你的信，你的玉照，都在前天收到的，昨天有點瑣務，所以挨到今天纔寫回信。哥哥！你真使我的心葉飛舞，你真使我的軀靈安慰。你現在比較逛西山去的時候，豐潤得多了；你這副圓壯的相貌，真是上帝應當賜給你受著幸福的洗禮。

哥哥，你真是顆安慰小芹的種子！自從前天接了你的來信，我就把你的豐潤玉照，莊敬的放在枕前，當我不能睡著的時候，就拿在手中，和你深深的接個吻；或許是微笑的注視著。

哥哥，你真是顆安慰小芹的種子！自從你的玉照放在我的枕邊以後，兩晚都使我酣暢的熟睡，頓時生出許多有力的血液去滋潤一般已枯憊的細胞。

哥哥，你真是顆安慰小芹的種子！自從你的玉照放在我的枕邊以後，失眠症完全退却而不能再佔據在我的身上了。——現在我的失眠症，完全給你的玉照醫好了！

哥哥，你簡直是個良醫！你的玉照簡直是一服良劑！

你的近狀，在你的信上看了，已經很詳細的知道了。唉，不必不滿意於環境罷，青年人本來是變相的囚犯啦！你不必爲了我倆而哭，願你爲了普天下的青年而哭！青年除掉強顏爲歡以外，其餘就沒有青年的真理了！尤其是經濟不能獨立的青年！

哥哥！尤其是我最爲危險；所以我現在也並不怨怒，聽著這個入世二十年的身子，去飲恨！去飽受痛苦！一個不學無術的女子，想到佈滿了陷阱的社會裏去攫取麵包，那真是難乎其難的夢想！

像我這麼一個失學的女子，真是萬萬不敢去顧念我的前途！哥哥，我的命運早就交在你的手中了！

我的照一俟洗好，立即寄上，決勿爽言的。現在我的精靈跪在這頁信紙上，仰求你此時不要懷疑！祝，敬祝你

一帆順風的進步！

給你醫好了失眠症的芹

第二十八信

六月十六日

心版上印著深痕的哥哥：

今天你接到我這封信，必定要一則以喜，一則以氣的！哥哥，哥哥啊！

現在我莊敬的把我不可示於他人的色相，從這封信的信壳裏帶到；她能對你微笑！她能在你困憊時候解除你的煩惱！

哥哥，你看這張照上，我的面部表情，雖是微笑的樣子，但是你是知心人，一定可以看出強顏爲歡的地方。

哥哥！請你把這張憔悴的照相，把他的價值稍微視重一些，把他珍藏起來。當你在怨恨小芹的時候，你就拿她出來……或是看在她的面上。當你想安慰小芹的時候，你就拿她出來撫慰她好了。

現在一般闊人，都有什麼駐×地方的代表。哥哥！這——照片——也是我的代表；這是駐在你身上的代

表，你的代表，好在你早就派來了。

芹向來是不敢說謊話的，因為欺人就是自欺；哥哥！這一層蒙你一向信任我的。

哥哥，我雖不是屠夫，不是劊子手，但是現在要忍痛的刺你心了！刺你的心了！不過在未刺你之前，早就刺了自己的心，鮮紅的血，不住的流著！受了傷痛的心靈啊，不住的呼吶著！哥哥，這並不是寫的信，實在是鮮血，呼吶的遺痕！

哥哥！我們以前是有過信約的：我的心，我的靈，我的精神，我的白肉，一切早就付給你了。尤其是可看見的物質的白肉，在有一日的時候，終當獻給你哥哥收用；——現在我依然守著此誓。我的靈肉有一日的存留在這個芸芸衆生的人海裏，那我終不違渝此誓！

唉，冰哥啊！現在你依然信任我的話嗎？

這個不幸的消息，請你聽了原諒我的心纔是：——

現在我有一個表姨，在日內就要住到我家來了，大約要住三個月的光景。來了以後，當然是和我夜同宿日同室食同桌的。她雖然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但是她爲了特殊的原因，要非常注意到我……！我倆的通信

祕密，要是給她知道了，那末對於我倆的前途，要受到非常不利的影響！

哥哥，我們在這個不幸的時期裏只得忍痛的停止通信！哥哥，請你原諒我的心！體恤我的心！明瞭我的心！裁判我的心！

哥哥！現在我好像是睡在你的懷裏，發著慘淒的哀鳴：哥哥，當你未接到我的信底時候，祈求你萬勿來信給我，否則你不是愛我而害我了！

我在可能的範圍裏，馬上寫信給你好了！

哥哥，我們暫別吧！信雖暫斷，心絲是依然相連的！

哥哥，我的心，早就獻了給你！我的白肉，也是應當貢獻給你的！

請你在痛念我的時候，拿了我所獻上的照片狂吻好了！

唉，哥哥！一切的話，我現在只得都付於不言之中了！後會有期，幸勿懷疑！幸勿懷疑！

請你千千萬萬，萬萬千千的保重！珍攝！

愛你的妹妹小芹出於不得已的獻言

.....

.....
.....
時日和快馬般的飛跑，瞬即多日了！
.....
.....
.....

第二十九信

八月二十六日

唯一心上掛念著而多時相念的愛哥：

哥哥！你或許是忘了我了？

唉，正在我倆深情密意的狂奔中間，忽的發生了一個絕不利於我倆的阻礙物！——就是我的那位表姨住到了我家來。

在這不能通信的時期：增添了多少惆悵，頻加了多少遺恨。終日恍恍惚惚，若有所思！哥哥，想的是你！淌的是淚！恨的是她！——我的那位表姨。

哥哥，她真討厭達於喜馬拉雅的高峯！終日跟隨了

我和管獄人一樣，簡直雷池一步都不離的；所以我只得在心府的音樂弦上狂奏著想哥哥的曲子，終於不敢在手腕上流露哥哥兩字在白紙上。

唉！相思苦矣！相思深矣！

從今天以後，希望你原宥我過去的不通通信之苦衷，從今天以後，希望你能夠在暇閒的時候不要忘了小芹而寫幾行給她，安慰她飄泊受創的心靈。——但是她的通信處已經更換了。

哥哥！並不是我有意的拿你擺到了八卦城裏，使你摸不着一個頭腦。哥哥！現在我所要說的，恐怕又要使你納罕？

我現在已成了一個離鄉的女子！在這兩個多月未通信當中的變化，簡直要使你聽了一萬零一百分之呼奇！

本來呀，這真是出乎你的理想平面之外的。我所急於要告訴你而使你欣悅的，就是我現在已經有了求學的機會，重度我的人生至寶的學生生活！

哥哥，不過我是一個離鄉背井的旅外女學生了！——但是我並不失望，並不呼恨。

從前不是我時常同你說的，我認爲一個人沒有受過完全教育，纔是一樁最羞恥的事，一樁最遺憾的事。可恨我自己受過了初等教育就失學；唉，受了經濟束縛的我，只得在心版上負了重創。

哥哥！可惜你也是一個被經濟所克制著呼喊的人，否則我或許不會失學吧？

我現在腳底下所踏著的，是S埠的土地；口嘴裏所呷進去的，是S埠的飲料；舉目所看見的，是S埠的景象。哥哥！我自從我的表姨去後，我就立刻叩別了慈母，忍痛的判袂了故鄉，隻身的爲了求學而到S埠來。

目下一個大學裏，或是一個專門學校裏，牠允許一個不出學費的人把他的書包放進去嗎？誰不知道現在是貴族的教育！哥哥！我現在能夠不帶一個銀塊而重度學生生活，這不是令你呼奇的嗎？

我在昨天把我的人搬到學校裏的。來校雖是偏重於藝術方面，但是對於文學和科學，也有相當的學習機會。我因爲音樂和我的個性太相左了，所以選入的是舞蹈班。哥哥！他日學成歸來，和你相抱著同舞的時候，你或許要心花怒放的吧！

— 信 —

我們這位校長，Mrs. F 她是一位著名的藝術家。她爲了提倡藝術的心非常熱，所以創設是校，無論學，膳，宿各費，是一概豁免的，我所以得到來讀是校的機會。

我來了祇有兩天，裏邊一切詳細，只得在下一封信上報告了。

哥哥，冰哥！請你不要忘掉我，請你給我的回信！件寄：‘S埠X路中國傾花音樂舞蹈專門學校。’

哥哥。我忙得很，恕我停了毛錐子吧！

祝你

順利進步！

你兩月未通信的芹妹鞠躬

第三十信

九月二日

愛的人，愛的冰哥：

當我二十六日抽暇的寫了一封信給你，我的心中如開了八音匣子一樣，叮鈴瓏瑯的狂鳴了起來；同時腦

幕上映了許多不同的對像之反射。

雖然依了我的終身之願而重度人生至寶的學生生活，不過自從寄出二十六日的信以後，就像起了一重很偉大的思潮，使我的黃色雙眉，深深的鎖了起來！

哥哥，二十六日的信，是一件何等樣子的危險品！或許他能致我的死命，或許可以使我在異地的 S 埠自殺！哥哥，你是世上最慈悲最恩仁的人，你是救我命的人！哥哥，我的命已經交給你！

時光像流水般的過去，在傾花的寢室裏，已和他發生了將近十天的關係；但是來所希望於你的回雲，望遍了天涯，依然空讓時光快快的過去而不能盼到！

謝謝你，好哥哥！你的覆音在今天頭班信來的時候，使我細細的聽到了。

來信寫得這麼的誠懇，真使我又感激又慚愧的。哥哥！你還沒有忘掉我這一心想做學業的奴隸底人嗎？我在這裏，忽忽的已將十天了。

現在把我入學後的近況，略微的報告給你聽聽；我們這個學校，這個學期纔創辦的，所以設備上面，是非常的簡單。在裏面求學的，完全都是新學生；這一點是

很僥倖的，不像旁的學校新進去的時候，要受足老學生的氣。呵呵！

傾花是不收學費的一個學術機關，所有的一切開支費用，都由 Mrs. F 個人所擔負的。個人的經濟有限，所以一切從簡的地方，我們應當加以充分的諒解。

路旁青葱的垂楊，曠地幽秀的芳茵，把××路上佈滿了清潔新鮮的空氣；所以我們校舍雖然只有三樓三底的兩幢德國式的住房，但是足夠的可以供給我們呼吸十分清靈的空氣，洗滌煩惱青春的抱負！

F 的名氣是非常給人重視的，所以遠近前來求學的十分踴躍。現在雖然開學，依然還有陸續報到投攷而入學的人，可惜校舍小了一點。

課程表要在下星期纔得發出，我們舞蹈班裏大約上課堂的鐘點是很少的。將來我對於舞蹈，不知能否稍有造成？

哥哥！現在已經敲著熄燈鐘了，恕我未能再寫。不能把許多話貢獻給你聽，請恕我！

芹妹匆上

第三十一信

九月九日

哥哥！多末好聽的批阿那，多末悅耳的凡亞鈴，我的心弦也發生了共鳴底作用，一切都陶醉在這悠揚清暢的波裏。

毛毛雨下個不停，微微風吹個不住，哥哥，你的朵雲，却能夠在風雨交加的中間，清晰詳明的直射在我的視線範圍，印入了皺紋層疊的腦版上面。哥哥！難道你對於我的前途有希望嗎？

我們這個學校，完全和普通的學校迥殊的；恕我大膽的說一句：就是處處都含著藝術化的。

前天晚上舉行了一個交誼會，教授學生濟濟一堂，演出了許多令人笑痛肚子的事情。尤其是校長 Mrs. F. 所致的訓詞，我們應當是牢牢的放進天君的籥子裏去。現在寫點在下面：

“……諸位同學：人生是什末東西？現在我把牠簡單的答復，可說：人生之船，滿載著枯燥，乏味，無聊！我

們既然處在這種的環境之下，拿什末纔可以安慰？同學們！我們爲了溯尋人生真價值的地方，要求正切的明瞭人生哲學的真義，所以應求社會的需要起見，創設現在這朵剛發芽的傾花音樂舞蹈專門學校。諸位要曉得只有藝術纔能真正的純粹的安慰枯燥，乏味，無聊的人生！……’

哥哥：雖然我們的功課裏，西文漢文日文每星期共有十點鐘的樣子，不過藝術學校裏的課程，是不能著重於此點的。舞蹈班裏每天終有四小時的舞蹈課，但是舞蹈專依著上課時候的習練，那是萬萬所靠不住的。

每天下課的時候很早，但是終不能十分的得到長時間的暇時；爲了要乘著課後的餘暇，練習著上課時所學的舞蹈；否則在體態上，姿勢上終不能合乎舞蹈的條件。

哥，冰哥，恕我以後不能寫長信！但是無論如何我極端的願意常常寫信給你，更願你常常的使我聽到鄉音！

哥哥！在一個有機會的時間，我們依然進行著吻的工作；務請你千萬的不要失望！

今天風雨齊來，簡直像寒天一樣；空氣鼓盪在人面的時候，覺得怪涼。哥哥，請你不要著涼！祝你永抱在愛神的懷裏！

你的愛人——芹妹妹

第三十二信

九月十五日

哥哥，我的冰哥。

故鄉要開運動會了，貴校當然是這個會裏的中堅分子。你雖然不是運動生，大約也要參與其間忙一下子吧？

學校裏的功課雖不忙，但是種種的事實上告訴我：此次不能回到故鄉參觀運動會了。哥哥！你是世上知我心的人，當能在我心坎的深處，尋出我的苦衷的地方。

冰哥！好在我們後會的時候正多，不必急急於此時；出於至誠的祈求你加以諒解！在最後奮鬥的結果，我們有擁抱的時間，似征夫歸來般的接個甜蜜而深長的吻！

事實上既然逼我走入不能違命的路，我爲了十分愧對你所付我的盛情，不得不在不得已的中間重提派代表的舊話了；哥哥，現在再派代表前來吧！

星期三乘著化粧舞蹈的機會，就央了善於攝影的李先生，把我穿著輕颺飄旋的舞衣模樣，攝入他的四寸柯達克的鏡箱裏邊。

冰哥！你慢一點看我的信，先拿我寄上的照片看看，這是我魂魄靈肉所寄託的。你看，比了上一張怎樣？你看了發生怎樣的感想？

寄上的照片，或許可以算是我的重度學校生活的一張紀念品；非但是我倆愛情的紀念品哩。

我的寢室裏一共住五個同學，雖然覺得房間狹小一些；幸虧房裏共有四扇窗戶，靠著空曠的日人所築的綠蔭花園，所以倒還覺得軒敞。在黃昏朝霞的時候，舉頭望著窗外，綠蔭的全景，就能飽覽無遺了。

我們的上課是很散漫的，並不像普通學校裏的刻板式的上課堂和做囚犯一樣。哥哥！你以爲怎樣？

我馬上就要練習舞去了 所以匆匆的寫此。

運動會裏的花絮，寫點給我！

祝你
健康!

你的妹妹芹寫

第三十三信

九月二十二日

我的親親愛愛底哥哥：

我真是自己想想慚愧，粗心到了極點。哥哥！多謝你的盛情，把我的飲食掛在你心腔之中，我的心真是太粗了，不能在你未問之前，忠實而詳細的告訴你。

每天和他校一樣的三餐：早餐是粥，午晚兩餐是飯。喫粥有四個小菜碟子，喫飯有兩葷兩素的四個菜。菜肴雖然非常的寡少，燒菜的廚房的手段終算不壞，所以每一樣菜終很可口的。

我們所喫的喝的，都是校長挖了自己腰包而賜予的，就是飯菜苦些，我們也不能嫌苦；好在現在所給我們從口而入的，終算還能使我們相當的滿意。哥哥，請你不要掛念。

在膳堂上同食的時候，每八人開一桌，幸虧我們都是身軀嬌小的女兒身，所以倒也不覺得太擠；這一點也要請你放心的。

你的來信真是寫得詳細極了，在在都可以證明你的一顆心的的確確底放在我的身上。冰，你真使我在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都要熱烈的不忘的愛你！

我雖然不能遵你的命，未能如我的願底回到故鄉來看秋季運動會，但是比我親身參與的結果還要詳細。哥哥，這都是出於你的所賜啊！謝謝，謝謝你的詳細見告！

啊啊哥哥！我這個樣子的一個下姿女性，談得到嫵媚兩字嗎？恐怕你愛我的緣故，懷了有偏見的成見，把你的正確的鑑賞力起了一度殊態底變化，所以看了我的照，就批評嫵媚兩字。

我親愛的冰哥，我現在也不管嫵媚不嫵媚，只要能夠安慰你就是了！

我的所以要求完全教育，爲了經濟的壓迫而來傾花，也無非是爲了你哥哥。總之，我的生命火箭之燃燒者，唯一的你就是你冰哥！

——我寫到這裏，上課鐘狂鳴起來，不得不把我筆尖已壞的方登筆攔住。

小芹寫於上課之前

第三十四信

十月五日

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我在傾花已經消磨了一個多月；此中的經過，真是有足述的。

哥哥！這點你是承認的吧？我們現在所提倡的藝術，當然是趨重於民衆的藝術，平民化的藝術。

但是，但是音樂和舞蹈，這是和各人的個性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和音樂舞蹈性是相近的。——我們的校長，爲了這個非人力可挽回的現象，所以不得不著手嚴格的甄別一下。否則徒然糟塌了教授人的心血，創辦人的經濟，依然不能栽培合乎社會所需要的人材。

冰哥！現在我們兩班的同學，一共有近一百的人數，難道此中個個人都是符合個性的嗎？不見得吧？

在上星期六，於是全校就舉行一次大試驗，要是不能及於所定的條件的，那就老實不客氣的放她在淘汰之列。

這一次的結果，終算春水一池，起了一個很特殊的變化。一共只得及格了四十人，——音樂班二十人，舞蹈班二十人，——其餘的同學，暫時都請她們向後轉的開步，回她們的府了。

哥哥！我終算沒有取消，仍舊是四十個當中的一個。在我這一個月裏的潛心學舞結果，成績還算給學校當局所滿意而證許是將來的一朵舞蹈之花。哥哥，請你放心吧！

現在學校當局，已經正式宣言，從今以後，就振作精神起來栽培這朵剛發芽的傾花，務使她在最短期間，發出耀人雙目的光明。

教者，學者合作起來，同向那光明的路上進行，進行！

‘舞史’是我們校長 Mrs. F 參攷了東西舞書，加入了自己十年來跳舞的經驗而纂成的。讀了此書，正如身入滄皇迷離的舞宮一樣！她是發了講義給我們讀的，因

爲此書還沒有出過單行本。

F 曾經替我們說過，她爲了公開起見，將來想把‘舞史’出讓與書局出版，以便國人明瞭跳舞的意義，跳舞的價值，跳舞的源流，跳舞的變遷，和我人對於跳舞應有的態度。

我們用了最經濟的辦法，把‘舞史’在三個星期當中讀完了。內容。上至最古的 Classical 舞，Greek dance 舞。下至現在所時行的 Charleston 舞，書中都詳述無遺。

哥哥！現在我終算對於學舞，已經領會到很有趣的興味，對於舞的皮毛，也略窺一二了。

近日你作何消遣？希望你依然能夠出於至誠的寫信指教我，拜託拜託！

你的妹妹寫在 S 埠

第三十五信

十月十三日

親愛無上的冰哥：

偉大而值得紀念的雙十節，我在 S 埠上度過了。故

鄉在這天，一定也有熱烈歡欣的舉動吧？

S埠上的雙十節情形，我現在先說給你聽：——

上午呢，各機關，各團體聚集在公共體育場，舉行了一個儀節隆重的慶祝典禮。在各個參與者的面部表情上，聽了許多偉人的聲嘶力竭的演講，不由人的起了負的之快樂之變態。

貓兒的眼珠成了一線，一切靜物的影子都成了直線，炊烟一縷縷的掛在樹梢上面，在這萬家喫飯的正午時光，這個儀節隆重的慶祝典禮，纔算奏著閉幕的音樂；可憐的兩條腿，已經矗著站了三個鐘頭以上了。

禮拜堂裏的大鐘狂鳴了，一般喜觀熱鬧的男女性，都偕著他們的伴侶，攜著他們的小孩，走到各各的會場裏去欣賞雙十的慶祝會。

午後S埠上舉行慶祝會的地方非常之多，每一個會場裏都滿擠著來賓。

我們校裏呢，在午後假近處的XX會堂也舉行了一個慶祝紀念會。裏邊所有的節目，都是全體師生所擔任的。

哥哥！我們學校的節目，當然是逃不了音樂和舞

蹈，去貢獻在觀眾的視線之間。你想我學了一個多月的舞，也在臺上獻醜了幾個節目，真是自己想想也慚愧的！

我也厚著臉在臺上舞了一節單人舞。——舞名叫落霞，這是 Mrs. F 親手所教我的。當我舞完的時候，聽見一陣鼓掌的聲浪，我不由的紅雲飛上了眉尖，蓋住了面部。

冰哥！異日我和你相見的時候，我也舞一節落霞給你欣賞，好嗎？

晚上S埠還舉行提燈會呢，我實在爲了日間吃力疲倦得太過分，只得臨陣脫逃的沒有去參加。

希望你也把故鄉的雙十盛況，在來信上，約略的告訴我一些！

哥哥！我的軀壳雖然寄留在這S埠，我的心靈，實在仍在你的懷裏，你覺得嗎？

祝你
馨甜而美滿的生活著！

你所愛的妹妹萍

第三十六信

十月二十日

哥哥啊，哥哥！

故鄉的雙十節，也不亞於S埠嗎？我看了你的信後，閉目凝神默思著，好像看見哥哥在雙十那天奔走忙碌的樣子。

冰哥！在十三日的信上，不是訴說給你聽的？——我在XX會堂的慶祝會裏，跳了一節單人的落霞舞。

你想：我這樣一個在一月以前是完全不知舞的女子，走進了傾花只得一個多月，就謬然的跑上了舞臺，居然也擔任一節舞蹈的表演，真使我自己想想也慚愧。

此次我實在因為欣逢國慶，忘了我是一個拙陋不知舞的女子，所以就大膽的接受了校長 Mrs. F 的命令，大膽的獻身上去，暴露了我的不知舞的醜態。

哥哥！我實在是一個不知藝術的女子，不過大膽的站上過臺，在衆人的視線之下表演過一次藝術之舞蹈。

這次慶祝會舉行以後，就發生了許多的笑柄，你聽

了也要付諸一笑吧？

藝術可惜是抽象的；不過熱心於批評藝術的人，我們應當表示歡迎的。

自從過了雙十，S埠的小報上，儘量的記載各會的消息，趣聞；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尤其是這種小報上面，對於我們這個傾花的慶祝會，格外加以注意的。

他們在報紙上，做了不少‘傾花雙十慶祝會的批評文字’更奇的，我所舞的落霞，他們居然也加以論到。他們大約所說的：芹的身材怎樣的苗條，姿色怎樣的豔麗，舞態怎樣的窈窕。哥哥，你看這種話多末的卑鄙齷齪啊！唉，難道這算批評藝術嗎？真是喪失了批評的價值了！

文風靡弱的現在，尤其是小報上面，我們可以常常看到這種卑鄙齷齪，沒有廉恥的評藝文字；謂之無恥，誰曰不宜？一般編者，一般投稿者，真使人家齒冷！

同學 Miss 張的舞蹈之成績，委實不錯；因為她在雙十後接到了許多男性少年的求愛的情書，信中所說的話，看了真使人肉麻。唉，這輩可憐的求愛少年，把愛字看得太輕了！難道我們這種弱女子，看了你們昧了良

心所恭維的美啊，麗啊的幾句話，就將處女之愛來膏沐你們嗎？雖至愚的人，亦不出此！——這般青年真如俗語所說的：男人生了女人病。

哥哥！你看了我這封信，也要發笑吧？

哥哥，在這漸冷的天氣，希望你注意於飲食起居！

叫你哥哥的小芹

第三十七信

十月二十七日

我的冰哥哥看吧：

你的信，我看到了真使我非常的愉悅！

哥哥！你的信簡直是一輛速率極快的火車；你這輛或許是大人先生出進所御的專車吧？因為你這輛車子專門載著我的心靈向著故鄉之域狂奔，當我看了你的信，就好像回了故鄉一樣；恐怕我就是回了故鄉，目所見的，耳所聽的，也不能有你所寫給我的這樣多。

你是一個很用功有抱負的青年學者，請你不要爲了我的信而妨礙你的功課，這是要使我永遠不安的！請

你以後給我信的時候，寫得簡單點吧！

我們的學校裏真是與他校迥殊的，每天坐在課堂上做木人頭恭聆教師教書的時候很少。他的根本的不同地方就是：——

普通的學校，終是把數理或是英國文列做必修科的；我們則不然，——除掉音樂和舞蹈是必修科，其餘就馬而虎之的了。

自從進了傾花到現在，‘作文’只得做了一篇。爲了數理和英國文不是主要課程的緣故，所以這幾門的教師，當然聘請得不大高明了！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了，雖然此地科學和文學的教師都不十分出色，可比了我孤陋寡聞的失學坐在家裏，終勝過幾籌。——所以我對於傾花並不覺得怎樣的失望。

這兩天我們所學的是玫瑰舞，校長先生日來正趕製著鮮豔奪目的玫瑰舞的舞衣。聽說過了幾天，又要使我們在一個會場上，把我們的玫瑰舞公開一次。

這一點上使我覺得遺憾的，就是我們剛學了一些皮毛，就要到東到西的挖出來了。不過我們是免費的學

生，不能不聽供給我們食住的校長先生的指揮。哥哥！
你說對嗎？

現在我很難得靜坐的機會，所以我不能寫很長的
信，這是對了你很慚愧的。祝你
去嘗馨甜的香酒！

你的芹妹妹手字

第三十八信

十一月二日

我的哥哥，——唯一心上的冰哥：

你的來信，我已拜誦而領會了。

關於玫瑰舞的話，現在乘著這封信寫點給你聽聽：

玫瑰舞就是根據了歐西的 Lancers 舞而編成的。這
類的舞蹈，雖沒有脚尖舞那般的難學，但是四個人的動
作要立在同一條的水平線上，那就很難的了。——因為
Lancers 舞，要有四個人同舞的。

我們所學的玫瑰舞，同舞的四個人，兩個人穿著白
紗的舞衣，兩個人穿著絳紅的舞衣；白的是白玫瑰花，

紅的是紅玫瑰花。

費了一星期的練習時間，纔把這玫瑰舞學會；但是‘純熟’兩字，終覺得羞答答的不能放上。而我們這位 Mrs. F 以爲很滿意了，就把我們這四朵兩紅兩白的玫瑰花，放上××學會舉行成立典禮的會場舞臺上去。

因爲前星期××學會來東請我校參加舞蹈的節目，我們校長一口允許了，預備就將新學的玫瑰舞去供應××學會的需要。

他們的成立典禮在前天舉行的。——這是我第二次走上舞臺跳舞，所以態度上比前次從容得多了。

哥哥！我的皮膚之顏色，你還能記憶到吧？Mrs. F 爲了我的皮膚潔白，所以叫我表演一朵白玫瑰花。當我穿了白紗的舞衣，搽了潔滑的水粉，在穿衣鏡裏看見了我自己，頓時覺得我像一個病院中的暖四模樣。

今天此間的小報上面，果然又把前天的事記載出來了。還有一個不要臉的無聊文人，化了愛芹室主的名，做了一篇‘談談玫瑰舞’，——裏邊的措辭真是醜態已極，我也不願意寫出來污我筆頭！有一句最最堪恨的，什麼‘……恨不能一親香澤……！’

— 信 —

唉，這輩無聊文人，簡直當我們是一個伶人了！哥哥，願你裁判一下！

哥哥！我受了人家的侮辱，只得訴說給你聽。願你替我伸冤！好哥哥！

被人輕視爲坤伶的小芹

第三十九信

十一月七日

哥哥，謝謝你十分注意到我現在的環境！你的來信的用意，我是非常覺得感激的。不過我不得不出於至誠的再寫點給你聽聽，請你千萬的加以諒解我啊！

Romanticism 派雖然見衰於歐西，不知怎的忽然起了一陣很有勢力的西風，把牠吹到了東亞；逐漸的膨漲及於S埠，尤其是深深的印入了 Mrs. F 的心坎。——這是無可諱言的！

傾花是 Mrs. F 所創辦的，而 Romanticism 的觀念，在她的心中，有相當堅信的地位；並且簡直是一個崇拜中的中堅分子！所以傾花有浪漫化的地方，我們也是無

可諱言的啊！

哥哥！現在我們所要認清的就在這點上，自從中世紀到現在，多少的學者爲了浪漫文學，浪漫藝術而聚訟議論，大有莫衷一是之概；況且我們不是一個專門學者，——也沒資格稱學者——就是把我們的眼睛裝到了頭頂上去，也不敢去批評浪漫派的命運！

總之：要是借了 Romanticism 主義的名，去做出不名譽的事，那纔是社會之賊哩！

哥哥！其實舞蹈就是柔軟體操的變相而已；所以我練習了兩個多月的舞蹈，身軀在無形中覺得健全得多了。冰哥！土風舞你或許是常看見的吧？不是和徒手體操相做的嗎？

我的知心者，你或許不會冤枉我是一個好出鋒頭，好虛榮的女子！來進傾花的初衷，並不是要想做成一個時下所紅極而做人玩弄品的舞女；或是要想做成一個女交際家。

我實在受貴族教育的致命毒，在半途上備受著失學的痛苦！我因爲傾花是允許寒女走進去的，雖然牠是一個藝術學校，終比我坐在家裏勝過幾籌吧？

— 信 —

哥哥！我的所以走入傾花，你能加以諒解嗎？一切請你釋念，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同宗法社會裏惡化分子妥協的！

現在我的精神上，還覺得相當的愉快，請你千萬不要遙念！祝你讀了我的信微悅！

爲了求智而走入傾花的芹

第四十信

十一月十五日

我的諒解我而關心我的冰哥：

承蒙你讀了我的去信，有十一日這樣的懇切而諒解的回信復我，謝感你付我的盛意！

哥哥！我們現在舞蹈班裏新聘了一位很時髦的教師，她是S埠的一朵著名皇后交際花。她的名字，你在報紙的附張上，常常能有遇面的機會——Miss I

Miss I 專門教授我們却爾斯登(Charleston)舞，她預備拿了五年來在交際場中所得的舞之經驗，完全公

關的貢獻給我們。

雖然我倒並不以為奇逢，而 Mrs. F 的呼幸程度，真使我的秃筆不能形容盡致呢！

哥哥！Miss I 非但是得到個交際家的榮譽，並且是一位閉月羞花的美人；所以 S 埠的小報界裏，真如春水一池，干卿底事的鬧個不休，用了十分不潔淨的言語，去做卑躬屈節的諂諛工具；但是所得的結果，使她驟都不睬；依然同了她的舊有的意中人，在舞場裏出現。

不過自從 I 來了我校，同學當中的交際上面，竟發生了新的紀錄。

哥哥，請你放心，我的心除掉在你的胸懷中活動跳盪以外，決不與第三者發生愛的關係！天尚在，地尚在，我決不敢違背前誓的約！

在這個星期日，曾經同了兩個精神較契合而性情相投的同學，把 S 埠約略的漫遊一下，滿吸了一些郊外的新鮮空氣。

當我回來坐在寢室裏的時候，不自量力的手健起來，握了筆在張紙上寫了幾首似詩非詩的漫遊之感慨。哥哥，哥哥，你是吟詩的能手！——尤擅長於感慨的吟

咏。現在我大膽老面皮的把我胡謔的作品寄給你，請你千萬勿却的斧正一下！

我們現在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當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每天終有幾個身上搽得噴香，面上裝出道學神氣的青年參觀者。——長時間的參觀。

這一輩人呢，大概都是自以為是：一個教育家；一個交際家；一個藝術家；一個文學家；一個新聞家。

其實不是我有意的鄙視而侮辱他們，這輩人可以籠統的算他們是野心家！

聽見校長說起，下星期又有三個團體要請我們參加舞蹈和音樂的節目；屆時當再奉告。

哥哥，哥哥，我又要不寫了！

我是小芹上

第四十一信

十一月二十三日

哥哥，早安！

今天我睡在牀上，覺得一陣難以形容的難受，所以

不可再有戀於牀榻的可能，頓時我就和拙脫離關係了。

所以今天我起身的時候，一天微芒的曉星，依然穿著昨夜的睡衣。只有一點點微片的魚白色，慢慢的蓋住了容光嬌豔的月牙。

遠遠的大約在五里外的雞聲，在乘便的風裏帶到了我的耳畔。尤其是同室四人的鼾聲，使我聽了不敢有開門推窗的動作。

現在手錶上面的指針，已經指在五點半的地方，清靈而新鮮的曙光，已經透過了綠蔭花園的密林，漸漸地漸漸地印入了玻璃窗，穿過了淡綠色的窗簾。

哥哥！現在我不能做什麼，所以只得拿了筆吮著昨天的殘墨，寫這麼幾行貢獻給你。哥哥，殘夜初曙的光線，不能使我寫得整齊而端正，恕我恕我！

十九日是××學校舉行十周紀念會，二十日是××協會舉行募捐會，二十二日是××和××團體舉行游藝會。——哥哥！這三次會我校完全都加入節目的，雖然校長先生很輕描淡寫的答應一聲，却苦了我們這輩跳舞奏樂的同學了。

這麼冷的天，我們穿著最輕最薄質地的舞衣，當了

觀衆不住的來往翻翩的舞蹈，上了水粉的肌膚在寒氣嚴厲中出沒，雖然校長先生很輕描淡寫的答應一聲，却苦了我們父母所遺留我們的肌膚了！

哥哥！這一句要預先聲明的，就是我的允許交給你的身軀，始終有很偉大的抵抗力，所以十分的健全。哥哥，請你別掛念我啦！

有一針消極劑注射入了我的心神時候，有時我就很奇特的想著：創世主亞當所創造的人類，真是一件很奇異的怪物！怎樣一個女子，披著處女色的舞衣，在臺上有規則無規則的跳著，就能足夠的滿足臺下觀衆的需要呢？唉，尤其是當今的人類是怪物，聽見跳舞兩字，就如中了麻醉劑的一樣！

哥哥，最後我們自己聊以安慰吧！自己高聲的喊呀：藝術是安慰人生唯一的妙品！本來著，人生沒有一件事是合乎真理的，除非是一死！

無論如何，我依然是潛心的學舞；在可能的範圍裏，仍想做著造字聖人的奴隸。哥哥，你是我的指南針，你是我迷漫海中的一座燈塔。

同室的四人，大約也快起身了；哥哥，恕我不寫

吧！

你的心高上

第四十二信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十五日的信收到了。

冰哥！你真對於我的前途不失望嗎？

Mrs. F 常常對了我抱著非常的樂觀；她因為看了我們幾個月的最短時間學舞的結果，在舞臺上公開的時候，就能沒有瑕疵之點流露給觀眾，真是一樁頗非易易的成績。

不過，不過我們不能就以此而自滿，在我們進行的前途中橫著一個石礮；藝術是沒有止境的，學業是沒有止境的。

哥哥！現在你的芹妹度的舞蹈生活，已經在三個月以上了。

我們的環境，四面伏著幽美沉默的牆垣；耳聞目染的，悠長甜悅的琴聲，和妙曼輕盈的舞態。

哥哥，藝術真是一切的真義！藝術真能安慰人生於萬一！哥哥，我們兩人的身心，完完全全情情願願的獻給藝術吧！

現在我把S埠上有幾個敗類青年所致我的求愛信，在這封信裏附上，寄給你聊博一粲。爲了色相舞姿而求愛，這類鮮紅的心一定起了一度的變色，染著旁色的化吧？哥哥！我的靈，我的心，我的肉，早就獻給了冰哥，所以我只得出於殘酷的手段對付他們。——給他們一個沒有回信！

他們——這輩求愛而失望的敗類青年，當他們發現了失望的時候，一定要狠狠的，狠狠的咒罵我吧？以爲我是一個上帝的驕子，搭著神聖不可侵犯的處女架子。

把我們的話向後的說來：多少冰清玉潔有人格的姑娘，一個個墮落在這輩搨著新文化招牌的青年之卑鄙伎倆的羅中！

哥哥！在我有一日有知覺之前，我的靈，我的心，我的肉，天天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是獻給你的；一切得祈求我的哥哥放心！

這兩天我們所學的是水鳥舞，這一齣舞蹈雖然很容易跳的，但是全靠在手腕的地方，要軟得和棉花一般，否則就很難看的了。

大約明天晚上，我們這幾隻水鳥，又要了一個會裏的舞臺上出現。哥哥！你看我們忙嗎？

匆匆寫此，獻給
我的冰哥！

芹上

第四十三信

十二月三日

你的回信，在一日的黃昏時光，在綠衣人的手裏，丟進傾花的傳達房。

哥哥！你真是好整以暇，把這輩求愛者的肉麻信，加上了這麼許多注解。哥哥！我讀了真是不由人的發笑，要是把牠公開在報紙上面，一定可以博得閱者們奉腹的。

故鄉現在也是盛行著水鳥舞嗎？你所寫的‘睹物思

人，感何如之’的兩句，我讀了真使我麻醉。哥哥，你別失望，你別……！請你在懷人的時節，認清了暫別纔是！

哥哥！我並不是鐵石心腸的人；雖然不想故鄉家園的殘景，怎能不思念到痛癢相關休戚相共的冰哥呢？

上月二十九日，是S埠舉行各界聯歡大會，——我們前去加入節目的。

淡綠的電光，在對面直線的射來，我們穿著淡灰色的舞衣，在這消極色的電光中，小鳥般的頻頻跳著，我們自己發呆的想著，或許置身於另一世界了吧，

現在S埠上居然很有一般人，把舞星兩字來恭維我們這輩傾花的同學。其實我們學舞未滿半載，就加了舞星的頭銜，唉！唉！

哥哥！我們貴國裏很有一般人，把兩顆水晶球的眼珠，裝在一個小錢的孔裏；眼光之近，無以復加！照這種現象看來，在科學上，藝術上，文學上，要想深進研究的人，當然是為數很少的了。

其實嚴格的說來，我們怎能真正的合乎舞蹈的條件；就是我們的教師，也是未必見得，何況我們這輩初

學的人呢？

雖然我們對於舞蹈，不是門外漢的資格，要說是登堂入室的內行，那也不見得能夠夠得上！社會上一般中了舞蹈毒的，和生著女人病的，竟高聲大喊，冠冕堂皇的把我們稱為舞星，嗤嗤！

S埠上的小報和畫報的編者同作者，每日不絕的到我們校裏來，不是要求我們簽一個字給他們，就要求我們給他們在帶來的快鏡裏攝一個影去。唉，真是麻煩極了！

若是我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那末就在他們的報紙上竭力的攻擊和毀謗我們了。這種不幸現象的事件，實在是他日有人編輯‘社會百怪史’時的唯一資料。

哥哥，我欲無言！我欲無言！

昨晚忽的陡冷起來，今天大有雪意；晚上雪之神或許要降臨了。哥哥。珍重些，不要受涼！

冰哥鑒之。

芹妹虔上

第四十四信

十二月十日

哥哥！嚴酷的灰白色，罩滿了天空；冷削的寒霜，蓋滿了枝頭；缸裏盛著的流質清水，在每天的早晨變成了薄薄的固體之物；大地的一切，佈滿了肅殺的恐怖了！

金黃燦爛的鮮花，一朵朵無抵抗的落掉；受過化學作用的綠葉，一瓣瓣無抵抗的枯掉；——這種嚴重的天氣，好像我在去年曾經逢著過的。

哥哥，天冷了，天冷了！

哥哥！你還記得嗎？去年在聖誕節的時候，忽的暴冷起來，溫度表裏的 Mercury 時常在零度的地方活動。禮拜堂的鐘聲，適和路旁貧民呼冷的聲浪，先後成了很自然的節奏！

前星期三我在商店裏買了兩磅半蜜蜂牌的絨繩，在舞餘課罷的時候，偷了功夫結成一件絨線衫，結了敬贈我的冰哥的。尺寸大小，大約還能配合；不過針頭之粗，組織之不整齊，真是無以復加的了。哥哥，一切請你

原諒我吧！

現在交給郵局獻給你，請你勿嫌粗劣而收納吧！哥哥！你穿了這件絨線衫，就好像我鑽在你的懷裏一樣！

在嚴寒的氣候裏，請你賞個臉把牠穿在身上！

我的改古詩，說是：‘小芹手中線，冰哥身上衣。’哥哥，你看了要笑我不通嗎？

這件絨線衫胸前結著的SH兩字，你可知道是什麼意味？現在我把這個啞謎兒，告訴你聽吧，SH就是Sweet Heart兩字的縮寫。

我的SH啊，我的哥哥啊！這件絨線衫的顏色合你的意嗎？我爲了你的個性喜歡素淨，所以用的外國青和白的兩色。

我們這兩天跳舞時候，幸虧生著炎炎熊熊的火爐，所以不至有著寒之虞；哥哥，請你千萬的放心爲要！

哥哥，信和物件收到之後，請你在最短促的時間內給我一封回信！

哥哥啊，我的SH啊！

你的SH 芹書獻

第四十五信

十二月十六日

哥哥；哥哥啊！

絨線衫收到了嗎？——收到了。

淺淺微物，聊寄寸衷罷了；哥哥，居然你也很喜歡青白之色嗎？足見我是你的知心人啦！謝字還請你收回了吧！哥哥，這點微物，也值得謝嗎？——我的愛人，請你不要把我見外！

我們回溯學舞到現在，爲時不過四個月的樣子，易難的舞蹈，雖然學會了二三十節，但是終苦於疲命的到各團體，各會場去參加節目。

雖然這句話我是不願意說的：——我們傾花裏很有一部分的同學，當她們聽見出去參加節目的時候，就能足夠的發現葡萄酒邊的馨甜氣味在她們的雙頰上面！

哥哥！你能信仰嗎？對於出外把所學的課物，視爲藝術的貢獻流露給觀衆欣賞，我是完全立於不得已的。

被動地位。

環境誤我，我誤環境，這個肯定的答案，我竟沒有這個力量，可以明白的告訴我自己。哥哥！究竟是環境誤的我，還是我誤的環境：請你裁決吧！

哥哥，我的哥哥！前天偶爾的在圖書室裏看見一本‘××評論’裏邊有一篇‘論今日歐風東漸之舞蹈’，我就不可遏止的把牠看了一遍。這篇論文的作者，委實是一個社會上的有心人；雖然他從主觀的方面著筆，但是她不肯放棄事實的真相。尤其是他的行文流暢，處處可以看到他是的確一位熱情醫救社會的作者。

我自從看了這篇論文以後，委實的使我不能真正的認識自己了！

哥哥！總之，我現在還是徘徊著沉淪的歧途呢，還是踐踏著光明的大道？最後終有明白發現的一日。

這兩天的思潮，真如決了西江水一樣，我能和誰去說？除掉你冰哥，又有誰能知我這顆熱烈的求智心？

哥哥！最後說不定我要在不知不覺的中間而墮落吧？不過就是我墮落在深窟的時候，我也不敢喊什麼冤枉！不過我是一個受毒於貴族教育的女子！

心緒紛紛，寫得真是不知所云，一切請原諒我吧！

阿序鞠躬

第四十六信

十二月二十二日

出於至誠的感激你的安慰！

千怪萬怪，只怪我做了貧女的不是；唉，我的終身之命運，都交給傾花了！雖然現在不一定立於失望的地位，我却時時刻刻的深深嘆息在默念之中。

哥哥，我中了社會上貴族教育的毒，受了‘論今日歐風東漸之舞蹈’的暗示！

我的懷疑的癥結，懷疑之焦點，就在 Mrs. F 的身上；因為她也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女子，不過她是一個國內聞名的藝術家。但是藝術究竟不是黃金，不能變雪白的米粒，高敞的洋房！藝術家究竟不是呷西北風的！

既然她是一個無資產的女子，那末她開設這個傾花學校，又任何的費項都不收受，校中的一切開支，都挖她個人的什末腰包？

雖然人類的創立事業，不一定爲了圖利，我們不應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不過藝術家，終究不是呻西北風的！

哥哥！在這一點上，我現在說給你聽了，你也要加以充分的懷疑？

哥哥，我的命運，交給了傾花！我的前途，交給了懷疑之中了！

這一種的懷疑，終於成了一件心坎中勢力很雄厚要俟於異日解決的疑案。

哥哥！這兩天校裏功課忙嗎？

你允許再送我一張玉照，我現在已經預備引頸遙盼了；請你速踐前言！請你不要使我失望！

我的物質上的精神，仍舊如此，請你放心好了！

現在我們依然照舊的進行推轉著生命之輪吧，在將來懺悔的時日再懺悔。

哥哥，你愛我，我愛你！

愛你的芹妹

第四十七信

十二月三十日

哥啊，愛哥啊！

現在已屆新年了，我寫著一首賀詩敬獻給你吧，願
你接受我的致意：

“掬著誠意禱祝著新年之神：

願你的笑渦中永遠地蘊藏著快樂之神的笑容！

願你的心弦上永遠地彈唱著幸福之神的歡歌！

願將你的笑容和歌聲播滿了地球上貢獻給宇宙的
一切！——使你的希望完全都成了實現！”

哥哥啊，這是使你多末的失望，盼望了好久的新年
在這時纔捱到！雖然家庭間對了這個新年，沒有什麼放
爆竹祭祖酬神的舉動，但是我們無論什麼學校，都有三
日以上的陽歷年假。哥呀！貴校放假幾天？

論理這一次不應當以信和你見面，應當我的人
和你見面的了。在你的理想中，或許曾經想到小芹在陽歷
年假一定要回故鄉的。

我不敢昧了良心的說我們不放陽歷年假，更不敢以忙字作推辭；不過，不過我是不能回故鄉了。——在這陽歷年假期內。

哥哥！我是不敢作為理由的，不過我的最後呼聲，就是請你洞察我的環境，諒解我的不得已的地方纔是！

我不應當忘掉故鄉，也不敢忘掉故鄉；我更不應當忘掉故鄉的冰哥，也更不敢忘掉故鄉的冰哥。上帝在頭上，他老人家不許人們說謊話的。在每天，我的懷抱中，無不掛念著故鄉，尤其是掛念著故鄉的冰哥。所以我的身雖在S埠，心實在故鄉，在故鄉的冰哥的心中！——我敢以人格擔保我所說的這番話。

我們校裏預備在元旦日和次日（二號）兩天，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歌舞會，把我們所學的東西，赤裸裸的公演出來，給S埠人士一個真誠的認識。

所以我們這兩天加緊的練習，使得公演的時候，給S埠人士一個較佳的印象。我雖非此番會裏的主角，總也輪得著是個要角的地位。哥哥，你想！我再有功夫回故鄉嗎？

Tango 舞在中國學習的人很少，因為這齣舞非常

的難學難跳，我們爲了要謀較深的貢獻起見，所以不避難的潛心練習。但是，哥哥呀！真是難極了！Tango!
Tango!

我實在忙於學舞，恕我不能作長談！

二十六日的來信早就收到了，勿念！

敬祝

新禧！

你的愛人芹妹獻頌

第四十八信

一月五日

哥哥！又加一年了。

你的賀片，非常的精美，頗含美術的意味；謝謝你的誠意！

元旦次旦兩日的經過，理應在這封信上告訴我的冰哥。——拉雜的寫來，任著意之所至。

這次的歌舞會，在S埠上很得一大部分人的重視；這次喬皇偉大的歌聲舞腔，實開S埠的新紀錄；所以每

天在開會前的一小時的時候，來賓席上就放滿了頭顱，擠得水洩不通，後來的，只得很抱歉的請他們看著‘客滿’的牌子，享以閉門羹的滋味。

在來賓席裏，有幾位細心的人們，還帶著倍數很大的望遠鏡哩。尤其是一大部分的來賓們，身上搽了異香撲鼻的香水，氤氳著芬芳的氣味，盤繞在會場裏邊；身廁其中，真如進了衆香國裏！

哥哥！這一層消息你或許在報紙上已經看見的了，就是此次的歌舞會，並不是公演傾花的成績，實在是開了這次會，憑空的增加了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可憐我們這輩不出學費受教育的同學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做了 Mrs. F 增加收入的工具了！

來賓們不是無條件的拿了一張券就能進來欣賞我們的歌舞，每一張券都有相當的代價。券價共分三等：頭等每張三元；二等每張二元；三等每張一元。

平均每天的觀衆，都在二千以上，哥哥！那末請你算一下子吧，兩天的收入，或許可以造成一個小資本家吧？

我們的會場，是假座中央大會堂舉行的；中央在 S.

埠上好算最大的會堂，所以能夠容納二千人以上在會場裏邊。

哥哥！我們純潔無瑕的女孩子，做了人家增加收入的工具，這是件多末痛心的事！這是件多末傷心的事！這是件多末可恨的事！這是件多末羞恥的事！而今已矣！而今已矣！一切都給入學時的志願書所埋葬了！

我們細細的想想，當一個穿著西裝的少年，拿四角錢的代價換著一張跳舞券而走進舞場去，其價值不是等於一個拿了一塊錢的代價買了一張入場券而走入歌舞會來一樣嗎？唉，唉，真使我愈想愈慚愧了！

哥哥，總之現在我是否墮落，只得由你裁判吧！

我是弱者，真是弱者，無情的淚珠兒灑滿了信箋！手也顫了，眼珠也花了，我不悲哀自身的投入陷阱，只痛恨偽教育家的欺人！

哥哥，哥哥啊！

手抖眼花的芹寫於泣時

第四十九信

一月十一日

哥哥，你的安慰我，恐怕不是出於誠意吧？你恐怕我傷心而安慰我的吧？哥哥，冰哥啊，我的心已傷了！我的心已碎了！一切我都葬送在入學時的志願書之下了！

唉，經濟被壓迫的人，想想真是可憐！本來呀，我把人生看得太認真了，把學業太重視了，一切我都給‘求智’所犧牲！懺悔！懺悔！我雖給入學時的志願書所克制，也不由的要發洩懺悔了！

我們好算坐了幾個月的鼓中，只知道潛心的學舞，不知經已做了人家的工具！

哥哥！這個受觀眾代價的污點，有生之日，還有洗清的一日嗎？毋怪有一般同學，已在不知不覺中染了化，中了毒的度着浪漫生活。我的未與為伍，還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唉！現在這種宗法而腐化的社會，真是險到極點的了，在在都能使人墮入很嚴重的深窟裏去。稍不常心，

就要失足的了！

‘人在人簷下，怎敢不低頭？’我現在內心雖然如火般燃燒著懺悔而痛悔之燄，但是爲了入學的志願書攸關，不得不依然聽著 Mrs. F 的指揮，一刻在校裏學舞，一刻出外去參加節目。

今日 Miss I 新教我們 Walgy 舞，這節舞雖沒 Tango 舞的難，但是也不很普通的。就是 S 埠上會 Walgy 舞的，除掉 I 會的人就很少了。她現在教授我們，自己以爲是一片很忠心的對我們哩！

舞的種類，歸納起來，可成三類。——營業舞，交際舞，優秀舞。

本來學校裏所學的舞，大率趨重於優秀舞，旁及於交際舞；現在我校却不然，所學的大都是交際舞，優秀舞學得很少。——這點上我們就可燭鑒到 Mrs. F 的用心了！

在現在狐步舞非常時行於舞場，我們當然免不掉也學過一番的。前天 Miss I 把我們全班的同學率領到一個××舞場裏去，她的用意呢，使我們得一個實地參觀的機會。

當我們走進了××舞場去的時候，裏邊並有一部分拿了香檳狂飲的人，認識我們是傾花的學生，於是就表示十二分歡迎的樣子。

她——Miss I——的交際非常的廣闊，所以認識的男性很多，一時要求她同舞的人紛至沓來。——這雖是交際場中很慣的現象，但是我們看見了真覺得很奇特的，——她真是位交際能手，大有韓信將兵的樣子，一個個都允許他們的要求，凝態馥郁的舞了一陣。

當她舞過了，於是還有許多男性要求和我們這般同學同舞，Miss I 也允許了他們，分別的介紹給我們，這時的我，真如走入了魑魍路上，不知怎樣是好。

小鹿兒在胸頭跳得很利害，我正在魑魍時候，大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之勢，她介紹了一個姓章的和我同舞。

雖然這位章先生有一副和藹可親的岸然道貌，但是和他同舞的時候，就能足夠發現他是一個人面獸心的東西！唉，舞場！舞場跳舞的人！

我和他同舞的是狐步舞，照了狐步舞的規則，在兩人的胸膛地方，應當有八寸的距離。唉！但是他在同舞

— 信 —

的時候，那有八寸的距離，肉與肉完全緊貼著，——不過隔了兩層薄薄的舞衫——委實是擁抱愛人一樣！同時下部的性具，也是隔著舞衣而摩擦著！唉，我受了姓章的欺侮了！——那個很硬的……！

哥哥，哥哥！我自從前天回校後，整整的痛哭了一夜，現在枕上恐怕還能尋出淚痕來哩！

哥哥，我真痛恨！我真對你不起！

要不是受了貴族教育的壓迫，怎會使我走入傾花？
唉！唉！唉！

你的妹妹——欽恨綿綿的芹

第五十信

一月十七日

哥，最後呼喊的哥哥：

哥哥，今日我的良心發現了！

在最後的掙扎之中，我不得不醜著厚厚的臉蛋，欺騙哥哥再寫這麼一信呈上。——這是我懺悔的遺痕！

殘酷之神，悲哀之神，灰色之神，和一切之神，現在

都降臨在我的頭上，迫得我神經錯亂！迫得我痛淚橫流！——此時的我，良心到了發現的時期。

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我還有臉寫信給你嗎？一切祈求你原諒，千萬請你再看我這一封信吧！

青年的人啦，經濟不能自主的青年啦，就是在陰霧迷漫的山上，做了人的魚肉，也不能發出多大力量的嘆息！

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我現在處於身敗名裂的銅牆鐵壁之下，我還敢說什末？不敢怨環境！不敢罵社會！哥哥，不過我是有負你了，有負你了！

愈是你能充分的諒解我，所以愈使我自覺得慚愧無地！哥哥，要是你有鎗，請你忍一忍心把我鎗斃掉！要是你有刀，請你忍一忍心把我殺戮掉！

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請你不要再諒解我了，請你不要再可憐我了，我是欺你的人！

自從我踏上了S埠，走進了歧途的時候，這就是欺你的開始日。現在我給真理所不容，給天良所不許，真覺得十分的，十分的，十分的對你不起！哥哥，我負你了，我真正的負你了！

哥哥！我的所以走入歧途的傾花，實在根本了人類不受完全教育是最可羞的恥心。要是進一層的問我：受過完全教育以後又怎樣？這個重大的問題，我就不能作透澈的答復了！

不過自從我中途失學以後，眼看著一般以前的同學們，都受了幸福之神的洗禮，都有升學的機會；我看了以後，頓時就有許多的憤懣，怨恨集中在我的心坎裏。於是我生出立志升學的決心，因而誤走入這個傾花！

唉，虛榮殺人！哥哥，虛榮殺我了！

過去的現在，略微再寫點出來，這是多末傷心的溯述啊！

前天這一層的黑幕纔發現出來，真使我痛不欲生！原來每一個團體請我們去參加節目，這位 Mrs. F 沒有拒絕的道理，是收人家相當的代價的；美其名曰化粧費。毋怪她很情願我們今天到這個團體裏參加歌舞，明天到那個團體禮裏參加歌舞，她的本意本來不要我們貢獻什麼藝術給社會，她實在要想借了我們去賺點化粧費罷了！

唉，我們上了她這人面獸心的偽藝術家的當，做了她賺錢的工具了！

她或許簡直是一個變相的老鴇吧？唉，我墮落了！我的人格染污了！再有什麼臉來見我的冰哥！

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

芸芸的人海裏，真有這種的敗類！我寫到這裏，恨不能奔到校長室裏去，拿 Mrs. F 痛痛的，痛痛的怒摑幾下，爲我幾十個上當的同學出氣！但是這不能成爲事實，不過幻想罷了！

其實傾花的舞蹈，最大受人歡迎的原因，就是得力在半截體的舞衣。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何謂半截體的舞衣，你或許沒有知道吧？我真欺你了，在以前忽略的沒有告訴你。

可惜藝術是抽象的！否則我們可以訴諸法庭，使這借藝術面具而斂錢的 Mrs. F ……！

雖然我們不是做八股文的紳士先生，不應當說什麼有傷風化的話，不過是否貢獻白肉纔算藝術，這是我們應當狂鳴的！

是否透露了曲線美，纔算純粹的舞蹈，——這又是

一樁很懷疑的問題！

半截體舞衣是什末？——就是當我們走上臺跳舞的時候，我們兩條潔白的腿，完全赤裸裸的露在外面的，只有上身穿著一件如蟬翅薄的舞衣。

在我們舞旋的時候，下部的一切，完全流露給觀眾們欣賞；不過在性器的地方，懸著一條極薄的橡皮月經帶去遮蓋著。

有時振動過分的當兒，那條月經帶的橡皮移了原有居中的地位，那末，那末，處女祕密而不可示人的兩腿中間的白肉，就鬚眉畢現，毫無隱藏的流露給觀眾們欣賞了！

唉，喪心病狂的 Mrs. F 爲了要討好觀眾起見，增加收入起見，出售偽藝術騙人起見，所以就不惜犧牲了我們同學們的瑩瑩晶晶潔淨而無瑕的白肉！真可殺！真該殺！

穿了短的舞衣，露著下部處女美的肌肉，唉！哥哥啊，我最後呼喊的哥哥啊，我的白肉犧牲了！

哥哥！我的白肉，不是早就詐了你的？但是，但是，但是我的白肉，現在已經給許多觀舞者所欣賞，收用，

而宰割了！哥哥，我最後呼喊的哥哥，應當貢獻給你的白肉，現在已經在許多觀舞者視線之下所宰割了！

在精神的立場上說來，我不能再算是處女的白肉了！哥哥，我欺了你了！背了前誓了！有生之日，再有什麼臉來見我的冰哥！

其實我的白肉，直接說來，是經過了殘酷的宰割！間接說來，是給××舞場裏的姓章的將我的白肉竊取了！

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我真慚愧死了！

可憐呀！我現在失却了一切的抵抗力量，知恥而活潑的心靈，給入學時的志願書所葬送！最後消極抵制的政策，只得出諸一死！——走入這條路的中間，或許為期不遠了！哥哥，屆時請你不要為我個人而哭。請你為普天下被經濟壓迫的青年而哭！

哥哥！這是我最後的呼喊你了，我還有什麼面目和你再通信？——這是最後的一函！

白肉！被宰割的白肉！

欺人！欺了愛我的冰哥！

我不敢怪什麼他人！不敢怨什麼環境！不過處於迷

漫陷阱裏的我，最後依然要高高的，高高的喊著：

“教育要平民化！
應當真心提倡平民教育！
揭穿偽教育家的面具！
別做偽藝術家的賺錢工具！
打倒借藝術教育賺錢的政策！
打倒老鴿式的校長！
當心舞場裏的魔鬼！
處女的白肉不應在羣衆面前公開！
取締營業式的學校！
………………！”

哀哀涕泣，爲我一般上當的青年而哭！敬獻給我欺
他的冰哥！不知所云！不知所云！

請你不要忘記，我那消極的洩恨政策，實行之期不
遠了！不遠了！我實在無顏再寫！

哥哥，最後呼喊的哥哥！

現在敬獻上一朵血淚的杜鵑花!!!

神馳魄飛的小芹最後敬禮

——九二八五九風聆日脫稿——

15553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三版

版 所
權 有

名 家 短 篇
創 作 選

全 書 兩 集

定 價 銀 二 元 八 角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函 費

選 輯 者	戴 一 鶴
發 行 人	樊 劍 剛
印 刷 者	大 衆 書 局
出 版 者	大 衆 書 局
總發行所	大 衆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